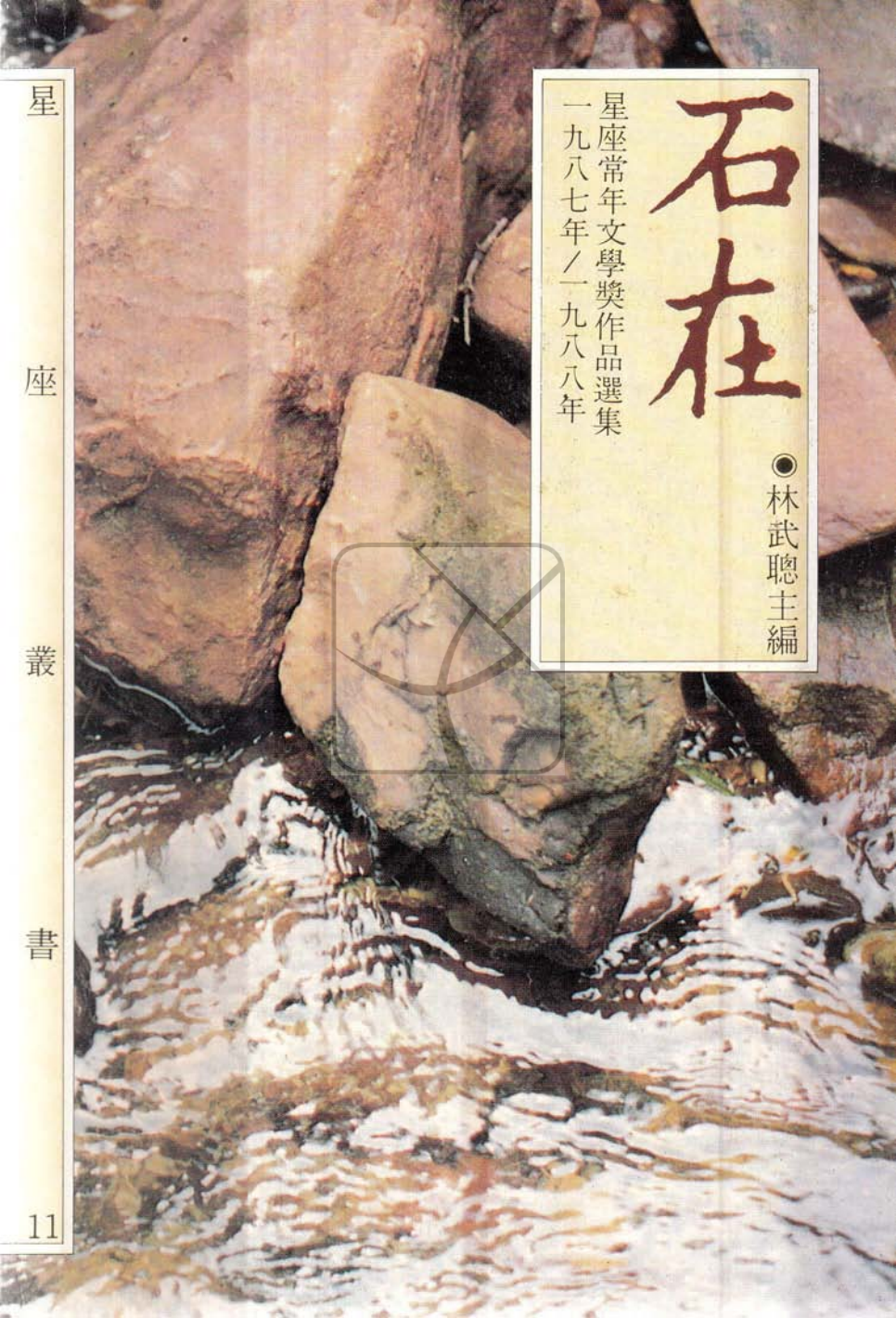




石在

● 林武聰主編

星座常年文學獎作品選集
一九八七年／一九八八年

星

座

叢

書

11



馬華文學電子圖書館 惠存



砂拉越星座詩社

敬贈

公元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哪咁大咁多
咁多咁多
咁多咁多
咁多咁多
咁多咁多



咁多咁多
咁多咁多
咁多咁多
咁多咁多
咁多咁多

日六十月五年二一五二



星 座 叢 書 11

石 在
林 武 聰 主 編



砂 勝 越 星 座 詩 社
出 版

百

林



石在

目

錄

林武聰：石在，在水中，火種不滅又如何？

序「石在」

3

詩

卷

謝永就：山，他們俯耳說些什麼？	15
謝永就：寺鐘曳鳴	17
李 笙：水之七變	18
李 笙：老人	23
沈本愛：我善飲酒的朋友	25
李 翟：門前組音	26
林夏濃：輓歌	28
林 陽：我將會漸漸失去呼吸	30
林 陽：鄉思	32
林 陽：這島上的風雨早已歇了	34
林 陽：魂語	36
采 楓：回家的路上	38
夢 揚：愛情：給斯	40
楊 熾：伊甸新事	41
劉寄奴：我昨夜夢見	43

散

文

卷

勉 之：我想寫篇童話	47
勉 之：夜來香	50
勉 之：左手，右手	53

勉之：願再次擁有	55
勉之：她想	57
勉之：框	62
梁放：四月	66
冷亞：伊爹	69
阿郎：這種日子	73
阿微：界綫	76
林武聰：心雲，答答出岫的	77
林夏濃：似水	81
林夏濃：流光	84
林夏濃：青天有月來幾時	87
林陽：寫在八月	89
林陽：紅塵散記	92
梁展翹：這是怎樣的一種心情	95
陳蝶：花之系列	97
黃澤榮：The Way We Were	102
楊熾：西風	106
筱雅：夢中人	108
遲菊：叙	110
醉蝶：那年在 Sedaya	112

小

說

卷

黃澤榮：奴英的抉擇	119
鞠藥如：踏在草尖上的腳	122
曾麗心：微哀記	170

附

錄

星座常年文學獎得獎作品與評審員一覽表	185
作品評語選輯	186
砂勝越星座常年文學獎簡章	193

石在，在水中、火種不滅又如何？ ——序星座常年文學獎作品選集「石在」

· 林武聰

許久未通音訊，近來可好？我離開故鄉，離開我們的詩社，不知不覺已經一年了。真的好快。來到這不算陌生的異地，原本以為在不同的天空，不同的星光下，可以靜下心來，好好整理思緒，重新出發；可是說來慚愧，在新的地方，俗務還真不少，好些要儘快做好的事都被拖延了。「石在」的稿子，本來早已選好，幾經重複考慮，現在總算定了稿，交給了你。由你做設計與出版的工作，憑你做事的細心，我十分放心。可辛苦你了。

「石在」的封面設計，不知你是否已決定，採用上回你建議的那張圖片？那張河灘石堆的圖片，是你自己在砂勝越的內陸流域拍攝到的實景，最具本地色彩與獨特性嘍；潮流興此調，嘿，你用它做封面，應該會大受歡迎吧？其實，我相信你不會僅僅把真實的景象照搬算數。深知你的要求，我可以想像，你在設計時一定費煞心思，把圖片裁剪，拼湊，把色澤加深、放淺，再遠觀、近看，比較、選擇……。我知道你一定會把它弄得實實

在在，新穎特出，不一樣就是不一樣。所以我對你放心。

我們把選集定名為「石在」，靈感其實就是來自那張實實在在的圖片。我不禁想起了「葉味」、「遲水」和「星籟」。星座詩社的星座常年文學獎，應該是在一九八一年開始舉辦的吧，到一九九一年已辦了十一屆。照計劃所定，每兩年的文學獎作品，應該被編選成集出版。可是，說來慚愧，我們的出版工作進度實在慢，至今只出版了上述的三集。記得那一次，我們偶然發覺，這些選集的書名，恰巧都是以自然事物或現象寓意。第四本選集取名「石在」，在構思上可說是一以貫之。「葉味」，新嫩的葉子剛剛冒出來，或有其特殊的芬芳；「遲水」，雨露儘管遲來，到底還是被等到了；「星籟」，在遼遠的夜空里，無聲閃爍的星星其實有着千言萬語，有待我們用心傾聽；而「石在」呢？石在，火種不滅，前景光明？就是如此簡單。

開始的時候，我們都是這麼想的吧？可是我現在不這麼想了。我現在想的是：石在、在水中。是啦，不久前我也去了砂朥越內陸的姆祿山國家公園。乘長舟在清澈得罕有的瑪林瑙河逆流而上，時不時也看見河灘上實實在在存着的石堆。看着那些石頭，禁不住遐想：河水淺時它們躺着曬太陽，河水高漲時它們只好躲在水中，擠在一起互相取暖了。唉，在砂朥越，石在，在水中，火種不滅又如何？

這麼說，你一定會問：怎麼又悲觀起來了？難道到現在還看不開？不是嗎？目前的馬華文藝，「形勢一片大好」，文壇熱鬧，文學活動多，文學獎多，許多人都看好馬華文學必能大放異彩，成為世界華文文學的重鎮。而砂華文學，挾其「鄉土色彩」與「獨特性」，必將在馬華文學中佔一重要席位？是的是的，我舉手舉腳都贊成，現在的形勢的確比以前好得多。然而，我總是想到

了一些隱憂，我總是覺得砂州的情況還是叫人耽憂。

說起砂州的情況，我想那不是一句「文化沙漠」就說得清。其實，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世界各地的華文作家，包括港台作家，每每談及自己區域的華文文學，都常說該地是「文化沙漠」。想來在許多地方，文學群眾與總人口的比例總是微不足道，不足於使當地作家感到滿意。可見所謂「沙漠」的標準，各地高低不同；甲地之沙漠在乙地人看來或許幾近綠洲了。前些時曾在雜誌上讀到溫任平先生的一篇文章，強調個人先天條件與後天環境互相配合的重要。記得他舉例說，若一個文學天才生長在非洲的蠻荒地區，其天才也無可施展。由此引申，溫瑞安在香港能够以文學發揮，溫任平在大馬則難有這種成就。我相信事實如此。我也因此想到，或可創一片語，謂「文學非洲」？想想又不恰當。別小看非洲哪，非洲作家也得過諾貝爾文學獎呢！

還是說回「文化沙漠」或「文藝蠻荒」吧。在大馬，東西馬的「文化沙漠」又有不同。坦白說，每次我讀西馬的書報雜誌或到吉隆坡的書店買書，總有眼紅的感覺；無他，只因為想到，如果我們這裡也有這麼多書報雜誌，這麼多書店就好了。如果說西馬的文學環境難於允許作家達致文學的高度成就，如果說那也是「文化沙漠」，那麼我們這裡的情況又是什麼呢？

把自己地區的文學環境說得這麼差，或許有損自尊，或許會被指為文學自卑心理。然而我的着眼在於整體的真實。不錯，砂州文壇的確有幾顆閃亮的星。個別而言，他們的成就比起西馬作者可說毫不遜色，甚至過之而無不及。西馬的朋友也常說，砂州是卧虎藏龍之地。我們自己甚至也常提起，有幾位出生砂州的華文作家（如李永平、張貴興、蔡明亮等人），在台灣文化界已有一番成就。我們心里以他們為榮。我們也為我們的「吉隆街」

（印度街）、萬福巷與胡椒被寫進李永平的「吉陵春秋」里，使得彼邦文評家費煞思量去揣想考據而感到興奮。可是如果想深一層，看看整體現象，我們實在無法為這些零星的光芒而沾沾自喜。

在大馬華文文壇上揚名的幾位砂州作家，他們的成就有目共睹。基本上，文學創作仰賴作者個人的努力，個別作家的創作成就與文學環境的興衰沒有必然的關係。所以非洲國家儘管落後，卻也可以產生世界級的作家。幾個作家的傑出成就，并不代表當地文學環境的大好。尤其是當我們發覺，在大馬華文文壇為砂州爭光的作家，長期以來就是那幾個，細想起來這其間就有隱憂。我理想中的文學環境，有大批的後起之秀，每隔一段時期就異軍突起，不讓幾位前輩作家或文學強人專美，甚至大有後來居上之勢，這才是健康的文學發展。可是老兄，我們倆搞文藝搞了這些年，編副刊鼓勵創作提拔新秀，整體而言我們的努力不算成功。而我們也自知，以你我的斤兩馬力，坦白講，我們自己還稱不上是有潛力的新秀。或許我們也沒有這個野心。

理想的文學環境，不是只偶而產生一兩個具文學特異功能的強人，它應持續地呈現百花齊放，百鳥爭鳴的景象。在這種情況下，不只文學的生產者多，文學的消費者應該更多。一個讀書風氣不盛，讀者群眾不多的社會不可能是個良好的文學環境。我有時甚至懷疑，我們這裏的文學讀者，會不會只集中於作者群，或比作者群多不了多少？說「寫的人比讀的人多」我嫌誇張刻薄，但對一些嚴肅的文學書籍而言，此話或有可能不幸言中。一般而言，讀者衆多是文學環境的最有利條件。李永平等人在台灣文藝界闖出名堂，也即意味着那兒的條件比這兒更能讓他們發揮才華。我不敢說他們若留在砂州或大馬就沒有這番成就，但肯定的是機會不高。劉紹銘教

授曾以李永平的「吉陵春秋」為例，指出文評家在肯定作品價值與作家成就方面的重要。我有時候想想，假設李永平的「吉陵春秋」在大馬創作與出版，則他的成就可能沒有這麼快被肯定；甚至肯定其成就的可能不是大馬自己的讀者群與文評家，而是港、台或大陸的評論家。我不是蓄意看扁本國讀者與文評家，只想指出我們的整個文學環境還比別人的差。

我想我們也應該清楚，我們為出生砂州的作家在台灣取得成就感到高興，卻不能以此而認為是砂州文學之光。我甚至以為，這現象顯示了另一個遺憾：在我們這裡發芽的文學秧苗，到了外地才告茁長而開花結果！記得張貴興（七十年代曾以紀小如、羽裳等筆名在學報與蕉風月刊發表小說）曾說，他若留在大馬，恐怕寫不出什麼東西。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他在台灣寫的小說，從其內容與思想看來，我們很難把它歸於馬華文學。我看他的「柯珊的兒女」，里邊有篇小說以美里為背景，小說中描述了我們熟悉的市區、公路、移民關卡等，可是其間所透顯出來的感情與心態，對我自己而言已是格格不入。我感覺到他與我們是越距越遠了，甚至在文學上，他已不屬於我們。同樣的，李永平的「吉陵春秋」，也給我類似的感覺。李永平的小說世界，時空背景令人無法確定是某時某地，其中滲雜一些古晉的背景，沒有什麼大不了。記得我曾在本地報章讀到一則地方掌故，說古晉的亞答街與友海街一帶，曾有過一名瘋子持刀一路砍傷了幾個人，弄得人心惶惶，風聲鶴唳。這篇掌故文章我目前無從查考，有心人若弄了出來，或可作為研究「吉陵春秋」的一項重要資料。我自己覺得，李永平筆下劉老實操刀殺人，替長笙報仇的重要情節，其靈感或可追溯到這件事。然而不管怎樣，李永平所塑造的小說世界，他所表現的主題，明顯的其本位已經不在大馬本土。他

寫的作品已經屬於台灣文學，馬華文學或砂華文學都沾不了光。

唉，老兄，一寫就扯得遠了。寫了這麼多，都為了一句「石在，在水中」，都為了說明我們的情況叫人耽憂。火種縱然不滅，卻難於敲擊出火花，燃亮夜空。So what? 我希望我不致於讓人感覺我在潑冷水，我相信我寫的是我自己看到、感受到的情況。當然，我雖稱不上是「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也絕非是「無可救藥的悲觀主義者」。我們在詩社里不是常說嗎？「親愛的，不要輕言放棄。」我們的文學處境固然堪虞，我們卻也清楚：文學的興盛，與整個社會的文化、政治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文學的推動，有賴全面化制度性的努力，并非少數人的力量可以左右大勢。我們也從來沒有妄想以幾個人的力量來促成什麼重大影響。但應該做的事我們仍要去做。我們的朋友葉誰老叔不就曾以其小說作者的犀利眼光為我們觀照過嗎？「放心，文藝可沒那麼容易死，你總可以看見有幾個人在搞，但搞來搞去就是那樣。」言下之意，當然就是：永遠半生不死。然而，我還是樂觀地以為，有心人齊來努力，肯定會把情形改善許多。

在客觀條件十分不利的情況下，我總覺得文學資訊的傳播更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我們這個令人沮喪的文學環境，文學資訊的缺乏是最為關鍵的問題。迹象顯示，本地不少年青的寫作者，他們所能接觸的文藝讀物，泰半局限於本地報章的文藝副刊；西馬較有水準的報章與文藝副刊對他們而言也難得一見。在這種情況下，文學視野無以擴大，文學欣賞能力無以提昇，無怪乎我們近來很難看到大批表現出色的新秀。我一直堅信，文學創作是十分個人的績業，豐富的文學資訊讓人浸淫其間，肯定可以催生更多創作。我所謂豐富的文學資訊，包括

國內國外具水準的各類出版刊物、報章與書籍，足使一個文學愛好者明了當前的文學發展趨勢，並且得以廣泛閱讀各類好作品，再擇其所好而有以致之。

文學努力的起步與持續，主要看個人所受的影響。文學資訊，不管通過別人引介或自己自發的獲取，應該是影響的根源所在。寫到這裡我就想起李笙。記得八七年年中我們開始推出兩週一次的「烟火」文藝副刊，李笙大概在八八年開始投稿，當時他的詩作我看着是不錯，但明顯的還相當青澀。他來信尋問如何買得到「蕉風月刊」，并表示在美里很難找到好書，他只能在書展中找到一些詩集如創世紀詩選及張默編的百家現代詩選等。一年後但見他的詩作進步神速，開始可以感覺到洛夫、楊澤等人的現代意味，再過不久竟有了林燿德、陳克華等人的後現代風味，卻又頗能融為自己繁富多樣化的創意。原來他大量閱讀了港台與大陸新近的出版，包括詩、小說、散文與文學理論，吸收力強，又能熱衷地投入創作。他是近年來砂州文壇上表現標青的少數新秀之一，在語文的掌握方面下過功夫，比起其他一些文字根底不够紮實便遽求所謂創新的年輕作者，他的作品水準高出許多。從他身上我看出了文學資訊所能促成的影響。

認真說起來，砂州區域性的報紙（不下六、七家）在傳播文藝資訊方面顯然十分不足。有些報館財力雄厚，但對文化及各種藝術的關注卻令人失望。本地報章的文藝副刊水準參差不齊，真正具有水準的少之又少（就連我們詩社主持的副刊，基於各種原因，近來也魄力不足，思之心痛）。我每次看到本地報章大量把西馬報章的新聞與綜合性副刊原封不動地照搬過來，就會生出奇想：如果文藝副刊也被搬過來那就妙了。我有時想想，西馬報章常常轉載外報的精選文章，或許砂州報章也可安排一些文章選載，把西馬，甚至港、台與大陸各地的好文

章選擇性地轉載，像台灣「光華雜誌」里頭的「文摘」。在砂州的許多地區，尤其是較為偏僻的鄉鎮，外地報章難得一見，年青人的讀物局限於區域性報紙；砂州報界的文化人，若能為這些地區的青年人着想，有系統地「轉播」更多更全面的文化資訊，那實在是造福人群的事。他們手上有的是十分有效的傳播管道，大有作為。當然，事在人為，如果連賽馬版也能全面而及時轉載，選載其他文章應該不是問題吧？

老兄，這本選集的出版，雖然幾經辛苦，一拖再拖，可是為了在文藝資訊的傳播方面獻出心力，我們能做些什麼就去做吧，做不來的只好盼望別人去做了。這本選集收錄八七年與八八年的文學獎作品，另一本選集則集合了八九年與九〇年的作品。兩本選集一起整理時，我決定把評審員的評語也一起收錄。我相信作者都有雅量，不介意這些評語（或褒或貶都有）被公開。在批評風氣嚴重缺乏的情況下，這些評語應加珍惜。總的說來，這兩冊選集的作品還算可觀，就數量而言，「石在」收入詩作十五首、散文廿三篇及小說三篇，詩的收成比較上較差。下一冊選集收錄了詩廿三首、散文十七篇及小說二篇，詩作收成較好。作品的質地如何由作品本身去說，我無須多言。但明顯的是作品內容與風格相當多樣化，并不局限於什麼主義或流派。作者群之中，「石在」裏出現了數位文齡較長的作者，如謝永就、沈本愛、鞠藥如、梁放、陳蝶與黃澤榮，下一集的作者群則多為新秀。另外，兩本選集的作者也不局限於砂州人，本集的林陽來自吡叻，在砂州執教數年時常投稿給「烟火」副刊。下一冊選集里的陳全興，原為檳城人，在沙巴醫院任職時也常在「烟火」副刊發表作品。至於陳蝶，數年前自西馬到古晉定居，已自言是東馬人了。新人之中，李笙的詩作在本集中收錄兩首，其標青表現將見於下一冊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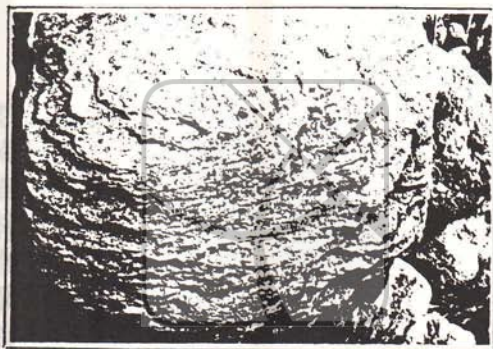
集所收的八首詩。除了李笙之外，表現突出的當推勉之。她的散文本集收了六篇，下一冊將收四篇。我總覺得她是深具文學慧根的人，從其散文看來，常有令人嘆服的妙想。她如今一去台灣數年，我心里擔心她會步李永平等人之後塵。其實，果真如此，我們豈能不為她高興？但願她能在外地茁長，回到砂州才開花結果。當然，選集里的其他新秀如楊熾、艾利等人也各有所長，我們都希望他們以後有所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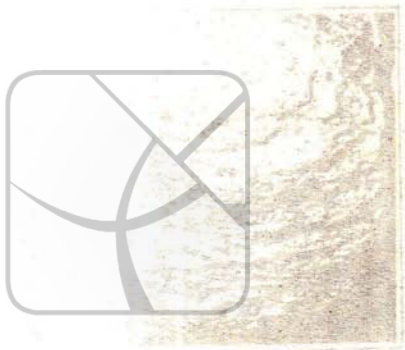
老兄，真的是寫太多了。對了，下一冊選集我建議定名「雲湧」，不知你的意思怎樣？寫到這裡，瞻前顧後，一時百感交集。儘管石在水中，想想又覺得無須在意火種不滅又如何如何了。不管怎樣，凡是盡心盡力就好，畢竟日子還是要過的，老兄，是的，物換星移，時局之變難於預料，待得風起雲湧之時，我們會想些什麼呢？我會想，江湖寥落爾安歸……………。

九三年四月

丁未大富最剛真，兄生
宣和時底事，《斷髮》告到
百有餘。雖交題百知一，實
（？）同時又短不能入意
曼慈七口哀平，特
（？）件野有夢覺之同
蘭江，悲管與（？）
（？）式公滿、在許洋某
對望工參借，題的說來，
（？）而言，「石在」收入
及小說三篇，時的收成比較上
約廿三百。徵文十七篇及小說
拾貳題如何由作品本身去說，
作品內容寫風格相當多樣化，
談，作書冊之中，《石在》表
示，和劉永淑、虎和愛、魏西
下一期的作者群則多為新得，
（？）對於沙州人，本集收洪紹
明非常發染給「洞天」兩刊。
則為預載人。查沙州劉德經聯
友作品，至楚陳強，數年道自
走東瀛大了，新人之中，李想
、吳雲青表現將見於下一期。

詩卷





一九八七年第七屆文學獎詩組得獎作品

山，他們俯耳說些什麼？

• 謝永就

鬢髮皤然的雲們觥籌交錯
聚繞山鄉峰域
竊竊私語……
一片樹林之國
因此滿佈流言
因此灰翳了視線
因此，有樹嚙着風乾的水



愚昧烟燻，揉擠着良知的淚
而有炯炯之眼的
乃須窺見飛鳥罹難的故事
在迷離假像中殞墜……
而山，只傳着鏗鏘灼灼的回聲
從未破戒撒謊的
山，你說他們俯耳說些什麼？

陰霾低，天空在那裏？
曾為話雨的
灑落水晶珠簾

變作拴綁心柱的繩纜條條綫綫
一陣颯蕩，一陣稻草人的抽搐

拉扯着胼胝漸生的感受
山啊，只傳着鏗鏘灼灼的回音
從未破戒撒謊的山
你說，國事滿懷的
這麼一樓風聲
該怎樣拂入良知的隙縫
一一吹動？

一九八七年五月·貓城



變作拴綁心柱的繩纜條條綫綫
一陣颯蕩，一陣稻草人的抽搐
拉扯着胼胝漸生的感受
山啊，只傳着鏗鏘灼灼的回音
從未破戒撒謊的山
你說，國事滿懷的
這麼一樓風聲
該怎樣拂入良知的隙縫
一一吹動？

變作拴綁心柱的繩纜條條綫綫
一陣颯蕩，一陣稻草人的抽搐
拉扯着胼胝漸生的感受
山啊，只傳着鏗鏘灼灼的回音
從未破戒撒謊的山
你說，國事滿懷的
這麼一樓風聲
該怎樣拂入良知的隙縫
一一吹動？

變作拴綁心柱的繩纜條條綫綫
一陣颯蕩，一陣稻草人的抽搐
拉扯着胼胝漸生的感受
山啊，只傳着鏗鏘灼灼的回音
從未破戒撒謊的山
你說，國事滿懷的
這麼一樓風聲
該怎樣拂入良知的隙縫
一一吹動？

寺鐘曳鳴

• 謝永就

鐘擺

在四度空間淡然擺渡
而四度空間外
有一口寺鐘
細水淙淙地鳴誦



說曇花柱柱觸蕊
在瞬間，傾怒放的盛唐向晚唐
熒熒榮華仍翩翩之露的結滴
坎坷繞樑，三日該散。
說星空味變而不朽
是謂永恆？

說那些眼眼之外的來日
在瞳瞳明鏡上髮白
而鏡里今世
早就墜入一淵迢深的前生。

問衆生，仍有幾多貪欲、瞋恚……
悄悄煽動燎原劫火？

一九八八年第八屆文學獎詩組得獎作品

水之七變

謝史釐吉

· 李 筌

(一)

轟然

自我柔韌的體內
滾動的澎湃，一種離心力
欲迸發火花欲生詩句
而高壓在上，我必須衝天而起

月已偏西

一顆小星遽然墜落顯示一個生命的
降生

已是最終的容認

源自原始，一種體燃的力量
炸裂

美麗的水花濺起

涌向鷹隼盤旋的岩壁涌向四處

(二)

我乃水，多觸鬚的流體

雖然千變不離其宗
雖然仍啜飲千古的瀚海
却迴異於一般的水類
千刀揮去，也斬不傷我分毫身軀

此地
默然我立下誓言
我將與美締結終身

於是溶入一切河一切湖一切川
以天為衣，以地為席
與污泥同流
而心中則謹守戒誓
於是乃欣然自流

（三）
除了啟誓
我仍確信水的信念
那是一種自我的窺覓與肯定
舉起詩，我不惜犧牲水的娛樂
不惜在昏暗的眾瞳中摸索



而你們卻說我只是一顆
小星的附身，星象圖中
終究映照不出一撮輝芒

可是你們都
錯了，我乃水乃同宗於天上雨水的家族
不一樣是水嗎？而我更擁有永不止竭的精智
只要我吮緊大地
一切便無法遺棄我

(四)

千般激蕩而成詩
鏗鏘如出鞘的刀鋒
橫過讀者的眉睫
驚飛起流芒，一瞥螢火
而平凡的聲響卻成高音

晚上
街燈霓虹與星光月芒
是一樣的

不能不懷疑
所謂眼睛所謂心不過是
一面灼傷生鏽的鏡片
似明似滅在夜的
盡頭

(五)

是盛夏的季節
炙熱一如赤燙的熔漿
一條火龍自喉管竄起
這是水與火的搏斗
你們聽到水沸騰的聲音嗎？

我竟不能靜臥
萬丈高亢的嵐雲上
一片紅焰跌落

那是憤怒的聲音
體內，機臟的血液猶在抗議
只為了渴望恢復水的冷度
而風中



粉碎的肌膚不斷昇揚

(六)

碎肌凝集而成壘塊
黑壓壓我必須回返大地
以更迅暢的速度和密度
而處此潛伏時期
我欲傾聽萬籟的神話

而日已沒而月已沒
莽莽蒼穹下，所有樓宇
所有生命都伸舉千隻手萬隻臂

雷霆、閃電
乃死亡的明示
乃新生的暗喻
剎時，西天斜傾
雨已降落地面溶入一切



(七)

却是不够堅硬
風暴來時便泛起漣漪，水乃屬柔性
我乃迷於一切固體的硬度
鐵器敲擊而不磔
却生嗆然的高頻率之音

此乃最高之境
零下的冰度不容騷動
清醒之思域遂在凍結中孕育擴展

我終究是水，但終究非水
不為其它而只為某種神話而閃爍
而蠢蠢欲動，而在另一次出發之前
我將如蟲蛇般冬眠
坐待另一種痛楚的蛻變



老人

· 李 笙

（暮色中

那老人在孫兒的扶持下
顛巍巍地走上梯階
然後在一張古銅色的餐椅上
坐下。）

或許早已預視一些不幸
你把雙眼長年闔起
不見風雨不見世中千般冷的那些面孔
除了空與暗，任你摸索着昔時的輝煌
輝煌，那曾閃爍過生命的星流
而今却映白你稀疏的鬢髮

寂靜如此，實不甘就此頓坐如嶽
你遂揮起虬結之手
並且激動地說起某些心事
某些年青的不朽
以及老妻以及兒孫們的種種鄙視之瞳

并且询问起日子
如何在棺木上雕塑自己的空间

哦！暮色已层层，沉沉下坠了
你遂张着乾瘪的嘴
在孫兒舉箸傾餵食物時
大口大口地吞着整餐的
苦澀之黑

人生

望 幸



中島暮

不辨其情良幾近人涉耶
舊弊土宜此應應應
土僻猶幽色隱古深一亦對然
(。不坐

幸不進一則竟口早稍迎

。法調平甚那雙既將

。名幾于中世良不爾風良不

。昔昔索則府封。都瑛空下氣

。星相命此假繼因幹職。歇嘆

。漫響幽瀛靜府白如味令而

。星應此意甘不實。此成錯瑤

。平之於此味則滋有

。。心慈某強游此傾燦且并

。。時不而齊爭些某

。。時將隨隨舒此氣則寧李英思

我善飲酒的朋友

· 沈本愛

今年的雨季為何這麼長呢
我善飲酒的朋友
在這暮日的黃昏裏
夜闌對酌 細數重重烟水茫茫江湖
夢回依稀是那年
送君雨驟斜風外
而今水廂誰與聽弦斷

而今水廂依舊是
一窗
夜雨
我的朋友 回首飄泊的年歲
古老的河堤也寂寞了
嗚咽為誰呢
為飲酒的豪情 為手中殘缺的夜
為那年悠悠的悠悠的鐘聲晚禱？

門前組音

• 李 翟

1.

晨，還在打盹時
花樹都已沐浴完畢了
鳥兒唱着小調
卻不知揚自那一棵樹梢

2.

月光最愛踩着芒果樹枝
遞給草蟲
幽韻和光輝
泥香 草香
坐在鞦韆上
蕩漾
葉間
閃着 閃着光暈
使胡姬也目眩

3.

燈
鑲在窗口

把光束溫暖
月光躺在紅瓦上時
老花貓弓着腰
美人蕉已睡着了

4.

才想拾起
樹下的一片心事
風拂來
又飄落了千瓣萬瓣……
只是，我將會踩着它們走去

鄭夏林



鄧盛東光駐
和土瓦路離光月
翹脊已離蘇落
丁管翹已薰人美

誠能感卡
事心共一怕不樹
來將風

輓歌

(To peace, with Love & Tears)

· 林夏濃

如果午夜
你醒來
風輕輕梳落
我灰亂的長髮
你會明瞭
樹
為何
不再蒼鬱挺立



如果清晨
你醒來
雲沉沉映落
我混濁的心情
你會知曉
河
為何
不再清澈潺流

而如果

如果你酣睡不醒
雨茫茫哀悼
我喪子的悲愴
他們永遠無法了解
我眼角的淚
為何
殷紅

八七年清明

我懂，在
林
這是最美



翻不翻翻翻果吸
 翻哀苦苦雨
 翻悲情千齊舞
 翻丁寒無風木門翻
 翻情情風舞
 翻風
 翻風

我將會漸漸失去呼吸

聞新平十八

• 林 陽

想仰望天藍
 天藍或可剪織成被
 錯的是有黃色鏡框嵌住我
 慘綠遂怙起久歇的衝動
 無法痛苦
 無法消除膨脹的胸刺
 無法讓赤心有家掛愁

媽媽怎知道
 她洗淨的被單不淨
 歲月本是一架古老的洗衣機
 她把我的外衣
 洗得更爛
 又將我的內心
 洗得更舊
 更濁

都說了，天黑不是一種變幻
 都說了

傷情不是一種裝作
一口乾涸的水井
盛不下再秀麗的山水

天藍不叫藍天
昏鴉掠過
濺撥起漫天漆黑
積壓在我窄窄的胸口

我將會漸漸失去呼吸
我懂，在這密不通風底冷牆里
閉上眼臉
這是最後的一次冬眠



君莫歸——豈不聞
共水南園葬口——
水山南園葬口不強

天蓋何不蓋天

傲然傲者

黑雲天驚風驟雨

口亂凶卒卒葬去無歸

鄉 思

鄉和去夫漸漸會得共

鄉和去夫漸漸會得共

鄉和去夫漸漸會得共

椰濤遠了，啊遊子，行囊也空了。

永不匿跡的是舊夢
一覺捫去便織到今番
所有的淚水

都已枕在腦後
逐漸叫陽光舔乾
漫漫的征程，正茫茫
偷竊你極需的安眠

不想是一種殘虐，啊遊子
怎麼思量只剩一道窄門？
鑽進，一半痛苦，一半夾着歡愉
明月却拒絕會見古人
拒絕

一切漸行遠去的割裂
滄滄心情，遊子啊！
星星也有失守蒼穹的時候

在萬家燈火泯滅的那一刻開始

鄉音輕輕招引你的魂魄，輕輕
像暗夜中的一盞明燈
亮着來時路
帶你越千山，帶你渡萬水
帶你去扣
那一扇半掩着
斑駁的家門



這島上的風雨 早已歇了

• 林 陽

這島上的風雨早已歇了
只有你窩在暖暖的厚被里
遙想南海一端的濃霜

遠離家鄉的日子
茅草花顫抖於晨風，絮聒的麻雀
築巢在檐上
一切都那麼自然，只有你的動脈
竟凍得未能雀躍

偶爾暢飲拉讓江水
你的醉意僅得三分，濁黃的心事
不曾沉澱
隨蹣跚步伐喧嘩起來

於是幻覺油然而生起
你仿佛已走入一片沙漠
天空出奇空空蕩蕩
回首不見暮雲遠

突地漫天風沙
撩起一網沒有邊際的冷漠
漸漸，漸漸地
蠶噬你缺了口的心

那種痛楚又如何詮釋
諸如近乎失鄉的傷痕
諸如被人欺凌的過程
將來在歷史書冊可有記載
抑或也來個任意刪改
而生命中苦苦追逐的綠洲
難道就躲在退讓和忍辱的背後
可有誰會像你
把憤怒與不滿
釘在臉上

如今，這島上的風雨早已歇了
只有你在閤起雙眼那當兒
依舊反覆盤問……
海那廂又如何？海那廂又如何？



魂語

飄着，背後太陽早已下山了
就如斯孤獨地走入寂寞
無法想望另一個世界的顏色
連風都來欺侮我
一身空蕩被吹散

我攜帶疲憊蹣跚
很久都不敢回去了
那座古老的城
那對蒼老心情的人
還守候着最絕望的等待

一連三載，不再夢
排在眼前的是
遙遙漫漫的無止境
再不會有阻撓的聲音了
一路飄着去
不識前方何方

想起古厝，油然驚覺
又冷又餓又酸又空茫
雨一滴滴開始滾落
隱隱聽見悠長的狗吠聲
望一望這莽莽荒野
不由得疲乏到欲和泥躺下
做最長久的停泊

只是路
顯然愈來愈遠
鄉音聽不見，熟稔的也照不見
我這一管瘦削的軀殼
原本就是透明失血的包裹

像這種灼傷的故事
往往在第一道陽光之前中斷
不是劇終，是繼續
一場痛苦掙扎的延長

雲霧然斷，雲去跡懸
 空又鎖又澹又斜又
 落窺微開斷雨一兩
 雲知曉的月忽見滿
 裡疏葉葉直墮一重
 離別底蕭瑟玉尊樽由不
 所曾的太長最難

回家的路上

怎麼走，走掉一生
 還是在回家的路上
 家，仍然影子迷離
 夢中才忽成蜃樓

路上，霧開始瀰漫
 街燈已經亮起
 烟鳥已經棲定
 瞳孔依然迷失於淚水
 如濕漉的火柴棒
 燃不出一點火花

海峽的呼吸一刻未憩
 哀嚎日夜不絕
 像被遺棄的嬰兒
 無人想了解原因
 只有可憐的身世

此端的西岸

詞只只

盡愈來愈然隱

山雨絲絲，風不語音聲

悲離的暗裏音·采楓

在地的加夫問登風路不展

車站由遠近靜寂靜

深中雨夜黃昏重一葉亦非非

繁榮是，益隨風不

見悲雨其戰苦蕭瑟一

彼處的東沿
焦距還是十萬八千里
光圈依然無法接受黎明

回家的路上
烙印十億人的足跡
足跡在幽徑徘徊
在夢魘相擁哭泣



詩集詩集詩
里千八萬十長盡頂鼎
即蒙受封者無然亦國光

土觀館寧國
觀風館人巖十甲歌
師將將幽空觀星
詩哭聽詩圖夢詩

愛情：給斯

· 夢 揚

是紅毛丹的早熟
抑是蔗糖的甜酥
吞嚙過後
一陣陣的傷痛
便始於少年的成長
始終知道是不能釋放底判決

再也無能回首
醉在蹣跚
迷逝了年青豪志
就這樣子躑躅在一種
笑靨的寧謐
複製一張張再版的感覺

就是這種稱絕症的
傳染病 患上之後
一陣陣的傷痛
便始於少年的成長
一輩子的風濕……

伊甸新事

· 楊 熾



如果你在洪荒的恆古
當混沌的大地剛甦醒
驟然 驚覺
你，只是唯一的你！
那時我會掩至你身旁
輕輕 悄悄
看你徬徨
聽你無助
而後就伏在你的耳根 說
「人類滅亡了，全滅亡了！」

然後，然後
我將耐心的等待
我將屏息的守候
等你說
「地球只剩下我們兩人了嗎？」
「地球只剩下我們兩人了。」
不騙你
四周昏沉 寂靜

就只有你的聲音 和
我的迴響
還有還有 還有
我心溫柔的牽動

我們是不是這裡的主宰？
我們 我們是唯一的人類！
這裡 在這裡
你願不願意——
做回那個夏娃？
而我 我一千一萬個願意
做回那個亞當！
答應我
我們要好好的
好好的再做回亞當和夏娃
這一次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偷吃那粒禁果了！

專祿回司

古詩詠荒典奇祥果賦
顯搜網此大開通諸書
景漢 微羅
前前一現且見 詩
雲集前至集會海和江
辭辭 羅羅
諸書前譯
開無府藏
卷 前早離來並對解發而
丁 前全 丁 三 駭人

氣機 美詩
前前前心機前非
前于你思報報非
諸心非
前前入前前非不前非
前前入前前非不前非
前前不
前前 前前前

我昨晚夢見

• 劉寄奴

我昨晚夢見我就這樣倒下來了
就這樣倒下來了，倒下
如一座蒼老的
山

毫無預感的半夜，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死了？
還是忍着滿口滿嘴的血活下去？

至於我生不帶來而死又不帶去的是什麼
連自己也不曉得
也不曉得我的死
竟是這年代一顆動蕩的驚悸
迴波流轉

我墳前矗立的十字架竟又譜出孤獨而單調的身影
看看前生來看我的朋友有多少
他們又奉獻了什麼給我
還帶不帶琴來
買一束詩香給我
或者閉目領首，為我禱告一闕

苦澀的經文，是伊們生前時常讚頌的

驀然回首，看見我墳上竟然也獻上花圈
 淒苦的花瓣哭泣着
 宿夜的雨露

一九八七年五月初稿

一九八八年重修



散文卷



何時常掛頌的

文 婿



一九八七年第七屆文學獎散文組得獎作品

我想寫篇童話……………

· 勉 之

我想寫篇童話童話里有山有水水里有銀魚山中有小鹿不要白雪公主但是有位白髮瑩瑩的老婆婆有張搖搖搖的安樂椅老婆婆天天微微笑地訴說著古久古久以前的故事山澗為她伴奏還要有把古舊的六弦琴彈出一兩聲鏗然製造一兩個故事的高潮……………。

愈唸愈不像童話了。小孩子一定不愛看。

不過我真的很想寫一篇童話。

好像寫一隻小小狗到處流浪，為的是找尋幸福。小小狗一直流浪流浪，於是從小小狗到大大狗再變成老老狗。有一天它躺着曬三月天一個不下雨的午後的太陽，忽然看到一隻小小狗在繞着圈子追逐着自己的尾巴。老老狗奇怪地問小小狗在幹什麼。小小狗說有人告訴它幸福就藏在尾巴上，只要捉到尾巴就捉到幸福！老老狗大笑三聲，對小小狗說你這笨狗你不用追那尾巴自然就跟隨在你身後……………。老老狗說到這裡，突然恍然地大笑：從小小的那個時候追逐尋求到禿髮掉牙的現在，一直為快追到了快追到了的奮鬥而滿心歡喜，原來是這樣一回

事。

這篇也不太像童話。

後來想起學報里家毅的一篇小品文，說他的衣櫃的門後貼了張畫，畫的是隻五彩繽紛的蝴蝶。家毅還說：未曾隨風飛過，知道太多我的事，想必也不忍心離去，不如就寫一篇小男生捉蝴蝶的故事。故事要這樣說：小男生住在一座開滿百花的谷底牧莊中。他的爸爸媽媽爺爺奶奶都是美麗慈祥的長輩。但是小男生很孤單因為牧莊里只有他一個孩子。有一天他到花叢間玩耍，看見一隻蝴蝶美麗非常。小男生花了大把勁才把美麗蝴蝶捉到手。他想要把蝴蝶養在他美麗溫暖的臥房中，可是爺爺說蝴蝶沒有那麼長的壽命來陪伴小男生一起長大，而且蝴蝶負着傳送花粉的責任。小男生哭着鬧着，一頭一臉是淚是汗，於是爸爸心疼地說要把蝴蝶制成標本，這樣子蝴蝶的美麗就可以保存下來，久久遠遠。這時蝴蝶說：讓我飛吧讓我飛吧，再溫暖再美麗的牢獄也及不上明媚的花叢，讓我飛吧飛吧！

原本就決定寫這樣的一篇童話了，可是後來想起另一隻小鳥的故事，於是就寫不成了。因為想起來覺得有點若有所失的遺憾。

小鳥的故事是這樣的：小鳥會唱很嘹亮很悅耳的歌，於是大肚子的富翁把小鳥捉住，關在一座很精緻很舒適的籠子中。富翁盡心盡力地侍候着小鳥，把自己認為最美好的一切都給了小鳥——除了飛翔。最後小鳥卻鬱鬱地死去了。它臨死時說：仁慈的人類呵你的快樂不是我的快樂，正如我的哀鳴在你耳中變成歡樂的歌唱一樣！

想起小鳥就想起在學報看到的一篇文章，大意是寫一個男孩說：你要我做得跟你一樣的好。好，我可以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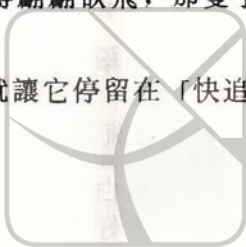
到。但是這不是我呀！做自己難做別人容易。你是要我做我自己呢還是要我做別人？寫這篇文章的人真殘忍。可是我又愛煞這篇文章。

就因為這樣，所以想寫一些美麗而又溫馨的故事，讓人看了溫溫暖暖地微笑，覺得世界還美麗。

可是寫不來。那些看童話想童話說童話的日子呀！從前只覺得白雪公主與七矮人或仙履奇緣都是好美好有人情味的新聞，現在知道了那原來是故事……。

讓擁有一顆童心的朋友去寫童話罷。而我呢？新的童話我一定要看。除了看，我只想畫雙手，雙手間再畫隻蝴蝶，蝴蝶要畫得翩翩欲飛，那雙手欲合未合——捉得到麼？

呵別那樣問。就讓它停留在「快追到了」的美麗的那一瞬間罷。



夜來香

· 勉 之

許多許多綠葉，枝頭綴着繁星似的小白花蕾。含苞待放，也不嬌柔也不甜美，只讓人覺得有一股汨汨不絕的生命力，靜謐地在枝頭流竄。

傍晚時分，細細而純白的花便仔仔細細地綻放了。媽媽興高彩烈地嚷說好香好香，把花盆沖洗一番，興緻勃勃地捧入廳中。

剎那間花香浮動在小小的廳中。是一種捉不着的香味。不留神時，深吸口氣，猛然覺得，腦子里濃濃膩膩的全是花香，待要留神去尋覓，却只是剎那馨香。驀然想起那首歌：一翦寒梅傲立雪中只為伊人飄香。一時間不禁傻呼呼地歡喜起來了。

入夜了，白花兒竟悄然無聲地滑落地面，也不見花殘了，仍是生機勃勃地挺張着那細細的五片花瓣，像嬰兒的五根胖短的手指，不曉得為了要抓住什麼而張着。

也不過是一段短短的時間，熙熙攘攘地鬧得一整身是白白的香氣息，也落了疏落的花。大概是花長得小眉

小眼，落了這許多，仍覺得疏落。

第二日一早，唉呀！花盆週圍繞着一圈白色的花瓣，密密麻麻的。媽媽心疼地嘮叨了一番。我說收拾起來，集得多，縫個花瓣枕來抱抱。於是一整日興高彩烈，也不曉得心痛花的凋零，就是高興可以枕着花香，剪夢成碎瓣。

媽媽叫妹妹收了，拿去在陽光下曬。想來白花是不太喜歡陽光的。花香也逸去無跡了。

心中着實懊惱了一陣子。後來忍不住看看，嘿！早晨那花幾乎落盡了，誰想，夜里又是花香滿枝桠，喜洋洋地綻放着，看了心頭也是喜洋洋地禁不住嘴角的笑意。

忘了是那里見到的句子：揮手間，每一刻都有美麗的事物在終結；拭淚間，每一刻都有美麗的事物再開始。

生命中要抓住的不過是這些飛躍而美麗的氣息罷了。

是不是就這樣子一直開到生命的盡頭呢？

當然不是。一連幾夜靜謐而慎重地開花凋花。然後便停息了，貯蓄精力，等得下一個花季，綻放……。

想起席慕蓉的「一棵開花的樹」：

如何讓你遇見我

在我最美麗的時刻 為這

我已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

求祂讓我們結一段塵緣

佛於是把我化作一棵樹

長在你必經的路旁

陽光慎重地開滿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當你走近
請你細聽
那顫抖的葉是我等待的熱情
而當你終於無視地走過
在你身後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
是我凋零的心。

是啦，怎麼最恰好的時刻綻放呢？機緣不是來得太遲，便是太早，叫人不能仔仔細細地為那些最美麗的時刻多添些顏色。

不奔瀉的淚沒有意義，不凝結的淚沒有價值。不痛快綻放的生命呢？

是的，是淚是歡笑，總算是燦麗過的生命……

為伊，我遐思翩翩。那些沒花香的綺夜，夜夜美麗如首老歌。

（那南風吹來清涼，那夜鶯啼聲淒愴，只有那夜來香，吐露着芬芳，夜來香——）

媽媽說：那是盆水梅！

左手・右手

・ 勉 之

迷上象棋了。不過不常與人對奕。因為我這個人很缺德，常常在束手無策的時候，就想把棋盤一攔，到處找無聊的事情做。好像吃糖喝水，看電視翻雜誌，聽歌聊天甚至逛街等等。神智清醒了，又回到棋盤前，苦思對策。

有時却在戰情險惡的時候，忽然就興起動筆塗鴉的念頭。

換句話來說，就是我絕少專心一致地下棋。當然是沒敢把這些缺德的慾念付諸行動，只斃在心底。如果真的這樣大牌，與我對奕的人，不氣個人仰馬翻，算他大人大量。最後，產生的後遺症是下棋的興緻被破壞無遺。

所以只愛左手右手地自相殘殺。

一個我變成兩個我。那真是快樂的遊戲。左手勝了是快樂，右手贏了是快樂，和局也快樂，這叫不分彼此。

有時瞪着棋盤，為一步行錯的棋子而痛心。驀然却想起一些些曾經的遺憾，禁不住便愣住了；或者是舉棋

不定的時候，總是怪自己寡斷若此。所以常面對着棋盤，想着那些快樂也想那些遺憾。有時想久了，覺得棋盤上的紅綫及棋子慢慢模糊，凝成一團，又散成紛亂的圖案，再清晰成直綫和圓。什麼都想，但從未曾恍然大悟過，這也算是一種自虐性的樂趣。

當然也不是常常都很快樂的。絞盡腦汁竟然只為了打敗自己，真悲哀。其實那個時候，「自己」已經化身成一對棋鼓相當的對手了。

要找這樣的對手不容易呀，自己的每一步每一着都如玻璃般被對手看透，是惶慌；對手的五臟六腑被自己摸得透澈，是得意。等到驚覺彼此心意相通時，無論是敵是友，都是——快樂。



願再次擁有

· 勉 之

跨入那扇門，猶疑了一陣，見人群湧向左側，她於是移步跟前，然而等了許久仍被隔在人牆外。她啞然一笑，向另一個方向走去，心中想：那個方向也是一樣。

（是不是真的如此？那個方向都是一樣。）

遠遠瞥見一幅驚喜，急步上前，卻又被一群人攔住。她嘆了口氣，站在一旁專心等待。人散開了又一群人擁上。然後的然後，她終於站在畫前，畫在說什麼呢？空中一朵灰色的雲？她凝視畫中少年高舉的手，凝視空中那團灰色，覺得有種被壓抑着的情感，掙扎着要成為淚滴。也許她如此呆立了長長一段時間了，身旁那個女子咕咕笑着對伊男伴說：看那人像呆了一樣。那麼動聽的聲音，她不禁回頭，見那波浪似的長髮下的臉，心想：也是一幅畫。然後她想：灰雲背後應該會有亮麗的陽光囉！

她繼續移動腳步，從一幅畫到別一幅畫，仿若走過一顆一顆跳動的心。或說是那幾幅深深淺淺、或藍或紫的 INSPIRATION NO.5 或 NO.7 或 NO.15；或是那幅

山那幅水那股情，她一筆一抹地走進去，心神隨之行。

（原來美麗是這樣一回事！）

後來她在一個女子的背後止步。女子梳着髮髻，坐在一面落地大窗前的床上，光透過窗，落在地上、女子身上。伊有細長的脖子。伊靜坐着，她站立了許久，不見伊回首。伊是隻寂寞的獸，困在一幅畫是冷然的綫條與顏彩中，不，是一幅藍藍的色彩中，牆壁地板床單女子身著的衣裳盡是深深淺淺的藍。許是因為困得久了，伊始絕望地面向窗口，面向着外面的世界，疲倦地跌座床上。伊會有什麼故事麼？伊的眉間是否浮着一抹淡愁？伊是否抹着淺淺的紫色的眼影？伊的唇想是蒼白而吐不出言語的吧？要不，怎麼整個畫面是文明的冷然？

她長長地在心底嘆口氣，復想：怎麼就有許多人總愛背對人們，不讓人瞧出自己眼神的色彩，沉默地守望着寂寞，長長久久？

忘了轉多少圈了。她只覺與畫者間，似遠似近，卻沒有刻意去記住他們的名。我相信緣份的。她在心底低低地自語：我是相信緣份的。

也許是繞了第三圈，或者是第四圈，她開始從框着BATIK畫面的玻璃中，找尋來去的人影，去來來去。那些人們在顏彩中走動嬉笑言談。她在那些一小框一小框的玻璃世界外巡視，禁不住滿心歡喜，帶點阿Q式地想想看，你們都被框在這小小的世界中啦！然後裝作不在意自己的身影也被框在畫中，走開了。

後來她改變了遊戲。不再看畫也不看人，專看人們的五顏六彩的鞋子，冥想伊的主人的神態，猜對或者猜錯，一樣開心。

她想……

· 勉 之

（那時候雨正浙瀝呢，她撥去額前濕濕的劉海，緩住正奔向郵政局的腳步。未曾在電話亭避雨，自亭中往外頭望去，車馳過人行過雨落着。她覺得心底有許多話，被重重困在雨中。）

喂。

是我。

妳好嗎？妳那兒下雨嗎？下着雨呢。我？我在公共電話亭。我原是進來避雨的……電話亭越造越多花巧了，像極一幢幢的小房子，總有悲歡有聚散的故事在上演……雨好像愈來愈大了，我沒帶傘哪——

喂。妳在聽嗎？

我，我很——我不知有誰可陪我聊天。

我仍在寫，寫一些不知道會有幾個人看的東西。我想我是個虛榮心重的人，總找些話去告訴別人：我是這樣想那樣想的，來滿足自己。當然我現在仍失業，因為

剛剛我才從一間辦公室出來。嘿！那個什麼什麼經理盯着我：妳足十八歲了嗎？

是啦！我一直是發育不良的貓樣，扁扁矮矮的。將來我老了，一定是個瘦瘦乾乾的小老太婆，並且比現在嘮叨。啊！我想寫一篇小說，說一個賣雪糕的老爺爺，成天樂呵呵，孩子們擁上去買，老人看着他們年輕的臉，想着自己飛逝的青春，暖暖地微笑。似這般沒有什麼衝突性的情節，想來沒人要看吧？我要寫哪，只為寫一個這樣歸於平靜的生命。但是後來寫不出。

妳說我是不是沒用？我常常計劃要去做一些事情，結果沒有做出來。像「娃娃看天下」中的那些小不點們，成天驚天動地的想做一些事情……我一直在寫，一直在找尋，努力地找尋，我究竟是為了什麼而奮鬥而掙扎，我在努力找我的路，可別人眼中我總是小丑，費力地作出許多人在年輕時也做過的掙扎，真吃力不討好。我想，做一個小丑也不壞吧？在臉上塗下顏彩，隨你的意，笑容要有多誇張就有多誇張……當然，當然我們不要提起眼睛有沒有笑意。

（他們說眼睛可以出賣它的主人。她緊緊捉住電話筒，盯着機身的小紅點：一角錢兩角錢五角錢，嘿嘿，你們這些要錢的嘴巴，別張了，我身上一個毫子也沒有。她沾沾自喜了一會。）

喂。妳在聽我說話嗎？

陪我聊天好不？妳有空嗎？當然。如果妳沒有空，沒有關係的。真的，沒有關係……

……。

喂？妳放下電話了嗎？

告訴我妳很空閑，好不？我一個人，在電話亭中，車在亭外飛馳，雨在亭外落着，淅瀝淅瀝，可是，我覺得世界靜得嚇人。

妳知道誰是邁克嗎？哪，從前的學報現在的蕉風中都可見到的那個，那個喜歡史諾皮的男子。呀！對了，我新近讀了鍾曉陽的書，喜歡。還有那許多人，他們寫出我們的情愁悲歡的人。他們——我，我想我不說了，我曾經興緻勃勃地說了許多許多，可是最後我發現我總在人群中自語。我說邁克，他們回答：邁克？邁克什麼？陳？劉？呵！我學會很靜很靜地微笑。我還須要說什麼？勿說鍾曉陽了，說起張艾嘉——哦！差婆。天！我的最愛。

人們常說，有一條路，是寂寞的人走的，走過的人也寂寞……呀？我？我寂寞？哈！我怎會寂寞？現在雨落，總有出太陽的時候。我常常說我喜歡太陽，可是沒有人相信我，他們堅持我是月，多變且陰冷，令我傷心。妳呢？妳認為我是月嗎？抑或是不亮的星子？

唉唉！我有些語無倫次了。

妳那邊真的沒有下雨嗎？有太陽嗎？我喜歡陽光，雨天也不壞，老天把悶氣都給發洩出來了，明兒又是好天氣，對！最怕陰天，沉沉地不發一聲。

有一回同保慧在一塊，她說：看！我們這裡陽光正好。是吧？妳也會同意的吧？同朋友在一起，縱是雨落，總覺空間有陽光氣息。哦！當然，會有這種感覺是因為我們正年輕。

年輕好嗎？我想是好的。會對一些事情看不順眼，也會令一些人看不順眼，而且，總對朋友特別親切，因為沒有代溝。代溝？哈！年紀輕，所以常會想：來日方

長，因此特別懶散。我的朋友們不同我談詩說畫，但是，我還是喜歡靜靜微笑着，聽他們的訴說笑鬧，因為知道，這一生中沒有幾回可與朋友促膝坦談的時候。啊！我說話很沒有頭緒吧？

我現在想起許多事情，都是一塊一塊的，啊？不是，是——一樁一樁地想。

妳知道嗎？我把書籤插在一個小紙盒中，有些是買回來的，也有自己畫的。那一天，我伏在桌上，構思着小說的情節，卻在抬眼間就見到那張無怨無悔。

無怨無悔。一翦寒梅傲立雪中，只為伊人飄香。

心中煩躁，把它抽出來扔在一旁，一瞄，底下那張露了出來：痴——款款深情非君莫屬。就把頭埋在臂彎，哈哈大笑。那時候呀，我真佩服自己，盒中多是這種調調的卡片，也不知買時心中在想什麼了。人世間，有幾樁事可達無怨無悔的境地？能為一人一事痴情深深幾多時？那首歌妳聽過嗎？我唱給妳聽：紅顏若是只為一段情，就讓一生只為這段情……

（一輛巴士馳過，女人拖着孩子，手忙腳亂地拭着身上的水漬，破口大罵，距離遠了，她聽不到聲音，一切都那麼滑稽，她笑着，輕輕哼歌。）

現在想起來，最愛的是你……唉！好不好聽？

喂。

喂？妳——為什麼不說話？

（她掛上電話，望着雨落的世界，輕輕哼着：妳是不是準備這樣過完大半生？）

是……不是……不知道……

（你永遠在等待嗎？你總是遲了一步嗎？你可能把同情當作愛嗎？）

是是是是是——

（你總是在找藉口對不對？）

對的。

（你總是說：唉！無所謂！你總是拒絕別人的關懷嗎？你難道不想找人說說話嗎？你還付得出嗎？你用什麼方法來隱瞞自己？……）。

天晴了。

（她發覺自己的聲音有些沙啞，大概是感冒了罷。天天天陰，明天應該放晴了罷？她向手心呵氣，然後把雙手藏在外套的袋中。）

這樣比較暖和。

（風中仍夾帶着些許雨絲，她迎風而行。）

框

·勉之

(一)

怎麼還不下課呢？

藍藍的天白白的雲暖暖的陽光，這樣的天氣真不適合呆在課室中，該到太陽底下，去跑去跳去歌去舞，像野蝴蝶。

（當然我們是蝴蝶，翅膀是斑斕是清素不要緊，總之不是蒼白。）

可是，該死的鐘聲，它怎麼還不響呢？

我把脖子伸得長長的，去看窗外的天。飄過來是這一朵雲，飄過去是那一朵雲。可是這樣飄過來那樣飄過去，我看到的仍是這一窗小小的天空。

我伏在桌上，轉頭向走廊的欄杆望去，那兒常常有一二隻小小鳥，靈巧地朝地面啄食。今天卻沒有小鳥，我順勢向羽球場望去。

外面的世界好大。可是我只看到一小部份的羽球場，

被框在長方形的門框中。

正眺望間，有個高中生，背着書包，捧支冰淇淋，匆匆走過羽球場，匆匆地舐食着，一忽兒便走出門的框框，走出我的視線。我從來沒有喜歡過冰淇淋，可是現在——突然十分妒忌。

後來他又匆匆走入那一框空間，再匆匆走出。我尚未來得及嘆息，幾個女生漫步走入那一框天地。我聽到班上同學說：真好，他們提早一堂放學。

是呀！真好。日日我們悶在課室中，當然知道上課應該專心聽講，可是心中委實盼望能在上課的時候到校園去走走，享受那一時半刻的小小的脫軌……。

是不是因為常常有人有意無意地暗示我們：來，留在這個框框中，我說你乖！

所以我們便呆在一個框中，所以我們乖。

有一個夜晚，我的補習學生翻開課本，說明日平測。書本裡頭寫到：

「下雨了，不要出去玩。」可改作「下雨了，要留在家里。」

「不可讓小狗跑進屋里來」，可改作「小狗應該留在屋外」。

不禁失笑。

翻來覆去，盡是繞着圈子在說話。像每回老師勸我們努力唸書，總是皺着眉頭，旁徵博引，說了很多很多故事，很多很多的從前我們這樣從前我們那樣，一大堆。

結論是：要好好唸書哦！

有時被悶得發慌了，極想逃出這個框。

（你說要去登高，去暢飲翠蒼中的靜謐，但這山，也還在塵世中。你把船划到那兒去呢？划來划去，仍是划不出這泓藍天碧水。）

跳出這個框？（框框，有時仍是必要的呀！）

（二）

於是想起高一那年的教師節。我一個人在禮堂的二樓，向舞台望去。

舞台上鬧哄哄地，一忽兒是大合唱老師我愛您，一忽兒是笛子獨奏，一忽兒卻是幾個女生興高彩烈地舞出採茶撲蝶的歡樂。我因站得遠了，自覺感受不到那股歡樂，不由地想：台下的人們又如何呢？於是向下望去。

黑黝黝的人頭一片，我不禁嚇了一大跳。立刻想到自己也曾是那一堆堆人頭中的一個，以後就很不喜歡坐在禮堂中。

但是現在想想，覺得也沒什麼不可以的。自己原本是個平凡的人，當然得成為眾人中的一個了。

在台下，可以鼓掌可以咒罵。真的沒有什麼不可以的，想想，如果每個人是主角，誰是觀眾？許多許多的謾罵可以把一代梟雄扯下台去。這也許夾帶着瘋狂或盲目的意識，但無論如何，是單獨一個人在遠處旁觀時所不能辦到的。所以，寧做一個熙攘眾生中的俗子，莫做淡然置身事外的高士，那種喜怒不形諸顏色的漠然，多麼沒有情感！

何必力求超然脫俗？既然跳出框框之後仍是框框，

與其耗費力氣去自艾自怨，不如盡力把框框變成樂園。終有一日，小框框會轉變成大框框，我們便將擁有較大的空間，去奔騰，或者傲翔。

（生活是不是這樣呢？奮鬥奮鬥，是為突破小框子，以致無限大……？）



一九八八年第八屆文學獎散文組得獎作品

四月

· 梁 放

四月，九重葛綻放。

愚人節里，我們在外謀生的兄弟妹多人，卸下工作，不約而同往家園飛奔，總覺已給愚弄了一番。以前，萬萬沒料到，還鄉，竟純要給父親填上掃第一回綠。

那個斜坡，草木叢生，原是無人過問的荒地。去年清明，父親帶把巴冷刀，堅持正弟陪他上山來。父親在公祭處拱一拱手，拜了拜，然後選中那個地方，還親自伐下一棵小樹，顫着手插下，做個記號。父親說，那個地方好，傍着山，舒適得像一張安樂椅，不必像在山頂上一般，要曝曬一整天的太陽。

清理了那一小方塊地方的雜樹野蔓後，發現它原來還面對一池蓊鬱鬱的睡蓮，玻璃般的池水上，泊着一葉扁舟。池的另一邊有一所中學，環境清幽、亮麗。

一個月後，父親走了。

同樣的一抔黃土，父親生前親自來看過，還對着面前的景緻點頭讚許。可憐的父親，除了那一時間，接着

的三十多個日子里，他不知是否也想過躺在其中的光景？

十個月以來，故鄉一連死去好些人，也全葬在那個斜坡上，有的還是父親生前的好友。僅僅在父親走後兩天，相繼而去的是成叔。在那一向閉塞的小山城裏，他是父親唯一可以與之交換「武俠世界」的老友，也是每天風雨不改，同一地點同一時間，一定要喝喝茶，聊聊天的小伙伴。還有就是土叔，在父親臥病期間，他來得最殷勤，幫忙處理父親後事不過幾個月，他也有一個深夜里撒手西歸。

今天，來憑吊的，也一樣在斜坡上置了許多花草。

父親墳前，仙丹花長得艷紅欲滴。華弟在墳前祭台邊種下的紅色草，也都十分碩壯茂盛。記得兩年前，也是屬於九重葛的四月里，父親觀賞我一園子的盆置，對淡紫色的品種贊賞不已。父親，在您右下首，我也為您栽下這麼一棵。明年清明節，您將會看到，它一樣開得如以往般燦爛。

三堂兄前來祭拜逝世多時的伯父伯母之餘，也前來探訪。他是一名老粗，竟感慨萬千地說：人死了，就是這麼樣了。

就是這樣了？一抔黃土？一座石碑？

去年年底，正弟一家到訪，我們興奮地全衝出大門口。見了面，大家面面相覷，怔了怔，驀地驚覺，在這迎接隊伍中，單單少了這麼一位仁慈的老人。正弟一臉憂鬱，雙眼一眨，兩行眼淚就這麼樣流了出來。

清明那天，正弟炷香的當兒，我發覺他右手的拇指下，也有一顆繭子。他說，那是裁剪時，手持剪刀所致的。

父親臨終前，與我曾那麼緊緊相握，我用另一支手撫摸着那顆粗大的繭子，一時不敢相信：那繭子，是多少年磨礪而成，撫着它，還令人感覺多少脈搏在其下跳動，多少熱血在其下奔流，豈料一剎那，一切已全然休止，冷卻。

一個土饅頭，一叢叢花草，雲石墓碑上，父親依舊笑臉相迎。那一池的白睡蓮，一個個顛巍巍佇立水面的花蕾，也已隨太陽昇而逐漸甦醒。

那個斜坡上，到處是花草爭妍，不由得令人感到驚愕：我們可真的是為掃墓而來？

愚人節。

准是我們無故給愚弄了一番。



伊爹

· 冷 亞

我這麼一大把年紀了，媽還是不忘取笑我和伊爹你在山下池塘冲涼後，比賽誰先到家。你總是圍着毛巾，挑着一大桶清水，疾步帶跑地繞過學校，我小小的鐵桶放着香皂盒，叮叮咚咚又笑又嚷地直奔上山坡。那些日子，伊爹你已五十歲左右，我小學還未畢業

她總是跟她伊爹的。媽這樣說我。

滿村的草茵山坡叢林孕育我童年，我總是在傍晚跟伊爹你一起去山腳或山的另一頭鄰家，我總是靜靜地坐在一旁聽大人聊天，暮色深沉我便獨自先回家溫習功課。一日沒跟你一起出現，鄰家便要問起我。就是你去鎮里開會，你大清早摸黑在碼頭乘船也要帶着我。（記憶中，鄰家從來沒向你收費，是尊你為校長還是尊你時時義務協助村民，我無從知道。）

我記得初時大家怕十歲不足的我在會議中會吵鬧，伊爹你的一句她很乖巧的，便使我常成為會議中唯一以非教師身份出席的一位，而我從來不曾打擾過他們。可是，伊爹你一定沒想到我竟然會先認識那些伯伯叔叔，

直取笑說「教師騎車黨」中少了你。你似乎好陌生，可是對我的關懷愛護仍然不變，媽說就沒見過另一個疼女兒多過兒子的父親。

還未習慣伊爹你的轉變，我的年假已結束，我又要離開家。

幾個月下來，電話中你仍開朗，還一直催我早日埋天窗，你說我有所歸宿便是了結你最後的心願。然後，說要去納閩探望大哥一家，去看看新生的孫子，然後大哥叫我某日某時去接機，伊爹和媽要來古晉看我，大哥笑言伊爹特地選了星期二我休假那一日好讓我接他們。我雀躍萬分數着日子。

可是，端午節前夕，便突然間傳來消息你遠在納閩醫院冷冰地躺着，一向鎮定一向堅強似你的我竟然握不住電話筒，頭一次，我讓眾多顧客看到我的淚珠……

兩夜兩日無眠碎心的等候，等到載伊爹你的專機，我乾涸的眼睛呆呆地瞪着那個從此是你永遠的睡床，不知伊爹你是否舒服，讓我自那夜開始，一直想着不得入睡。

你入土之際，沒有任何徵兆驀然雨水傾盆而下，他們說老天有眼，告訴眾人，伊爹你的四個孩子大孝大敬，可是，我要讓你和媽愉愉快快去觀光的心願就因為還未蓄够錢而再也沒有機會讓你知道。哥哥和我都說好了，這回農曆新年趁一家團圓為你做壽。可是，都來不及了，來不及了，連桌上在你探大哥期間收到由中國寄來十幾封信箋你也來不及看了。我想遙遠彼岸閩清縣厝園的大小小接到寄自同一地址却不同筆跡的信封時會如何地驚異。

從此再也聞不到伊爹你文言文書信，從此誰替鄉里鄰居寫信和書法。從此媽媽再也沒有伊爹你一塊兒話當年談今事，從此誰替媽媽拿主意。從此姪兒姪女那兒去公公長公公短，從此誰讓他們過騎摩多車的癮。從此我回老家再也沒有伊爹你等在機場，從此誰替我買我愛極的菜包。

可是，伊爹，可是為什麼我一直總覺得你只是去外地，再多等一、二日你便要回來看我呢？



這種日子

• 阿郎

00.

醒後，本來有大把時間不讓太陽溜上我的床；但是，一瞧見那餓得扁扁的錢包已經無力跟隨我時，這顆菩薩的心腸就顯得更慈悲了。

（等幾滴洗眼水都花去差不多五分鐘
大力地捏牙膏
小心翼翼地刮鬍子
指甲又髒了
好在皮鞋還够光亮
現在都不流行用髮油的）

二個金盾都依依不捨地串進了別人的金鍊了。那二隻戒指又是紀念品！要動腦筋就和那條金鍊商量吧！相信是不會拒絕的。

01.

隔壁的迷人草不知道出去了沒有？

（阿郎，你的衣服真耐穿呀！是皮做的嗎？

妳看走眼了，草妹，是我懂得穿衣服又會保養！不要我教妳？

死要臉！媽咪，阿郎的房租還了沒有？）

02.

由得你們把巴士擠得滿滿，我只等候有空位的才上車。

看你們急着用完早餐，不只消化不良會得胃病，也不曉得樂趣何在。

算我好命水，能細心地讀完日報所刊出的新聞和領略到那份早餐所帶來的舒適。

徵聘廣告欄常會使我多買一份日報。

寫履歷表就好像被老師罰抄寫校規一樣的多。

用電話又打得不是時候。

（A，阿郎，你好像是抽SALEM的，怎麼會變成DORAL？

好在我的臉够黑，也經得起打擊，所以能活到現在。）

03.

幸好走路是不需要還路稅的，就多走幾條街吧！也許前面就有老板了。

（有沒有路，COWBOY？

聽說孫子標倒很多工作，你沒有去找他嗎？

我是在問你呀！

我是請不起你的，阿郎，我現在自己都要動手才有工錢好拿。

有路就幫幫忙，COWBOY，這是我現在的電話號碼，O.K.？)

04.

二點半場的影片散場了。

累了嗎？不如到茶室喝一杯濃濃的咖啡烏（這是比較便宜的飲品），也可以順便歇歇腳。

如果不喜歡擠巴士的話，應該回去了；太遲了，就不好意思跟人家爭沖涼房。

05.

晚餐吃什麼好呢？

快熟麵？

或者到印度人的攤子買白飯拌咖喱汁？

聽說喝酒會使人醉的。

正中下懷。

（寫於廚房）



心雲，答答出岫的……

· 林武聰

① 最初出發的一朵

窗外雲霧茫茫，見不到藍天。也不知現在是身在砂州那一省的上空。或許再過不久就要進入沙巴州的領空了。這架 DC10 里人聲嘈雜，機身又在搖搖幌幌，我在卡片上寫起字來，也是一抖一抖的，寫完後大概會成了「跳舞的散文」吧。人在雲上，心在雲下，想你此刻在學校里一定把學生哄得嘻嘻哈哈，服服貼貼。這張卡稍後隨飛機飛來飛去，也不知什麼時候才會飛到你家里。到時相信我已登上高處不勝寒的神山，在頂峰回望古晉了。上到山峰時，我當會掬取白雲一朵，遙寄予你。你清晨隨車上學校，在車中往天空望去，若看到一朵最美麗的，最似心形的白雲，便是飄自神山山頂的那一朵啦。哈哈。祝你又快樂又高興又歡喜。GOOD LUCK。

② 山腳仰望的一朵

窗外雨綿綿。神山六千呎之處國家公園的別墅客廳里，燒着暖暖的爐火，所以不覺得冷。夜里外邊漆黑一片，什麼也看不到。這窗口本來是面對着神山山頂的，

傍晚時還可看到山峰的輪廓，現在山已隱沒在黑暗中。我們下午四時才到這裡，不過一路乘吉普車上來，並不覺得辛苦。明早七時許我們就得開始徒步上山，預料可在十一千呎之處過夜。希望明天會有好天氣，那麼我們順利上山後隔天就可到山頂捕捉雲朵了。這張卡傳到你手中時大概你已收到我的第一張卡了。怎麼，有沒有見到天上那朵美麗的心雲呢？BEST WISHES。

㊦ 山中期待的一朵

今天果然天氣好，未到八時我們便從六千呎昨夜歇腳之處出發，坐吉普車到了六千八百呎的地方，然後一路走上山來。山路陡斜，一路拾級而上，真的辛苦。到達十一千呎處的旅店時已經是下午一時三刻了。雖然昨夜睡了舒服的一覺，到了這旅店時，人却也累乏了，所以又睡了爽爽的午覺；不過，高山上氣壓驟減，只覺得有些暈暈的。這家旅店就在頂峰下，由進口處望過去就是高高在上的碩大的山峰。明早凌晨三時我們就得摸黑上山了，因為響導說過，遲了雲霧會越來越重。現在坐在旅店的LOUNGE里，窗外漆黑幽靜，櫃台那兒卻在播着卡達山語流行曲，聽不懂在唱什麼，伊伊呀呀的卻也引人遐思。想不到一恍間我就由古晉飛到這兒來，短短的時間竟隔開了那麼一大段空間。上得山來，又有那種震懾於自然的感覺。天地悠悠，而人竟何其渺小。明晨上到頂峰，除了捕捉雲朵，且讓我看看是否能再掬一把雪花（哈，山那麼高，你說山上會否霜雪霏霏呢？），帶着回去送給你，送給你自自然然的雪花白，讓你流露自自然然的欣喜，讓你的欣喜自自然然結晶成甜蜜。REGARDS。

㊦ 山峰豁然的一朵

登上神山最高峰LOW'S PEAK(13455呎或4101公呎)

時是八月廿四日早晨五時四十分。征服高峰的那種心情，一時也難於說清楚。想起來呢，凌晨三時開始摸黑上山的那段近乎三小時的路程，真是一段難忘的經歷。山勢陡斜，最後一段路程，我們走的都是石坡。人走在廣漠的山坡上，有些地方還得攀着繩索走，驚險得很。同行的一位同事說，他攀着繩索走上石坡時，心里總是想着家里的太太與孩子。我們一路停停走走，峰迴路轉，過了一峰又一峰。望見最高峰時，月已偏西，在微微放光的天空中，靜靜依偎着山峰。驟然看到這景象，那種靜止、寧冷、空曠、遼遠、深沉、豐盈的感覺便涌上心頭，仿佛人已經與天地溶合在一起了。我心中想起一句熟悉的詩：千里懷人月在峰。此句不知出自何處，我只知道是「三更夢書當枕」的下句，那個寫散文的琦君好像引用過。「千里懷人月在峰」，是的，正是那種景象。身在高峰，對着蒼天明月，懷想着千里山下的人，你說那會是什麼感覺呢？HOPE TO SEE YOU SOON。

山下回盼的一朵

剛才打電話給你，沒聽見你提起我寄去的卡，我也不便向你提起，看來那些卡飛得實在慢，也不知道會不會在我回去古晉後才傳到你手中。這張卡明早寄出後，我看也不須再多寄了。自上星期五到今天星期二，好像已經離家很久很久了，所以開始想起家來。呵，對了，神山山頂並沒有霜雪霏霏的情景啦，因為霜雪都被我們熱誠的心給溶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最早的艷陽天。冷靜的月亮隱沒後，陽光撒滿山峰，曬得連我的臉都中Sun-burn，今天臉皮開始剝落（臉皮是愈來愈薄了）。我掬不到雪花白，卻見到日出的燦爛，以及日出之前天上的一顆亮晶晶的星子。神山山頂高可及天，我伸手摘下星子，先抱在懷里溫暖着，又捕捉一朵最美麗最似心形的雲，叫它托着星子飄向西方。你清晨隨車趕遠遠的路去

學校，在車中往天空望去，看見天上那朵心雲，旁邊依偎着一顆亮晶晶的星，便是我托雲帶去的那顆我的星啦。

Take care, eat more, sleep more, relax more, enjoy more……。

(六) 羞答答躲在峰岫，未敢飄出的一朵

想着想着，總想着要不要在最後一張卡上繼續寫下去……and miss me more……as much as I miss you……。想了又想，想了又想，還是沒有寫下，那張卡已經寄出去了，我想了又想，又寫了這張，然而此刻我還不知道要不要讓它答答出岫……。



似水

· 林夏濃

我以為已經忘了你了。

年初三的聚餐，在琳黛的家，許多老同學都紛紛露面。十二年了，整整十二年的歲月，大家都是老的老，胖的胖。老武拖了一個像他體型的孩子，一看就知是小武，他說名叫金剛，大伙兒聽了哈哈大笑。死人周在一旁搖著頭，阿昌連連說著別搖了別搖再搖你的脖子可沒了，還是那副嬉皮笑臉眯着眼狀。麥意氣風發地大談政治經，費則一個一個拉着要地址要電話好讓他銷保險。大家你一言我一句地七搭八訕，氣氛熱鬧異常。

然後你就來了。

還是那股眼神，只是添了幾份倦乏，當年就是為了這雙欲說還休的黑眸，幾番思量幾番肝腸欲斷，還有無數次的午夜夢迴，擁被坐起發楞的悵惘。那些年來的心裏永遠是沉悵不樂，一想到你的眼神就感到心疼。

而我以為自己已經忘記你了。

時間和空間的隔離，生活環境和朋友的差異，漸漸

欠你，是我負你一生。但代之的總是那股窒人的沉默。

年華似水，日子漸漸地把滄桑寫進了你我的眼里，歲月一頁一頁地翻過去，把現在都翻進了記憶里，可是我到今天才知道，我還是無法忘記你。而你，永遠永遠是我心里那道隱隱作痛的創傷。

八七年二月



然後在學業過程中又與他們的兒女成為朋友。

中學時的我，甚至大學畢業後，我仍然跟着你，遇到多年沒見的村民，他們一臉的驚異，她就是當年總是在你身邊的小女兒？伊爹你滿臉的笑容道盡你的驕傲。

初離家在國外，我總是擔心伊爹你和媽兩老在家，又擔憂你的文件有誰處理，除了我，你是不讓其他人動你的東西。大一暑假，我堅持要做工，儲蓄錢第二年夏季才回家，你卻寄去了機票，去信說屢次夢見我返回家園。當然，伊爹你是不知道在異鄉我一直有夢中見到你卻摸觸不到你的那份驚慌。

大學畢業後，你留我在家中五個月，我上街，你心甘情願騎着摩多車載我。我堅持要往外地工作時，你說：伊爹和媽已這麼老了，是希望你能在家陪我們久些。結果，還是你把我送上機，讓我偷偷在機上流淚。

你跟媽後來完成多年來的心願，返回中國跟我四兄弟姐妹從未謀面的親戚細細拾起平息了三十多年的漣漪，伊爹你仍舊由遙遠的中國大陸按時寄信至另一個遙遠的北國。那時的我，工作雖好卻咬緊牙根忍受北國的寒冷，感情的凍結，我怎敢去信壞了你返國省親四處暢闊的心情？於是，當我回大馬在西馬工作一個多月之後，你二老到家時才知道，我已安定工作，也免了你們一場擔憂。農曆新年我回家匆匆，媽心疼我的憔悴，你一言不發，卻總是買回補品，還有我喜愛但都門沒賣的食品。我最終回砂州工作，也是為了要安你倆的心，雖然仍舊不能日日相見，可是感覺上我這個小女兒靠近多了。你們說。

今年二月見到伊爹你仿若兩個全然不同的人，廿多年來我心里的伊爹並不削瘦蒼老如斯。你不再赤着肩膊鄰居四處閑聊，你不愛出門找朋友，新年期間，我們一

界 綫

· 阿 微

落雨的時候，車子剛好佇止訊號燈前。擋風玻璃的下半個部位讓撥雨器掃描，順利形成二個半丘，吐出深淺不一的黑。黑漠漠以外有一攤攤碎芒，橙紅及蒼灰就肅條在這塊布幕；一方變色的雨露。

紅光在靜藍的雨里幾次掙扎地放射熱力，再奇異的一一被撕裂。可是魔魅倒不是這般氣息，沿着近光一路拉遠。枯黃的街燈緩緩成一孤綫，光圈垂在路面，是錯落底顏料，明艷地坐在黑里嘆氣。

她居住在這樣兜轉的風中，用長長髮末感受雨水的變奏，結出大小不一的局面。她又彷彿立一處斷崖，望遍青山碧水，多少變更，一一痙攣在眼底。

這一刻，面對着這明里的黑，居然教她想到人生。生命那麼短暫，是花也是夢，得與失、快樂和悲哀，都在一綫之外，人生原來是許多錯愕的片段，多事往事都過去了。

促成了你我之間的閼膜。我和你一直是靠書信叙情，而這年頭，白紙黑字寫出來也會變質，你卻從不明確表示心意，我自卑亢微的心也從不敢肯定你對我的情。

不知道什麼時候漸漸斷了音訊，但每年我都會輾轉從你的死黨那里斷續地得到你的消息。知道你已經唸完了書，知道你開始工作，也知道你日漸消瘦，相片上看你總是開開心心地笑，我從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你心理的牽掛。

有一年你回來，我從貓城連夜趕回，見到你卻始終鼓不起勇氣向你表達，而你的冷淡和若即若離，慢慢地澆滅了我心中那朵欲熄還燃的火苗。

我總是告訴自己說該把你忘了。

仍然是那種懾人的氣質，你一靜下來就會令我屏住呼吸。我看見你同阿麗談話，神情寂寥，你們一群死黨，現在也只剩阿麗和你了。雲和瑩仍在異國。朋友沒有在一塊久了，話題也漸漸扯不上，大家都是談着表面的客套話，內心深深藏起，不像十二年前那樣，剖心挖腹，恨不得把心肝掏出來放在桌上，任你剝割。

我始終還是忘不了你。

後來知道你依然對人不假以色，也不懂是不是為了我，而我已經把那千瘡百孔的心托給了另一個女孩，便深深地內疚起來。也許當年你是矜持，但那時是慘綠少年的我，又怎能明了一個溫婉少女的情懷呢？

聚餐散後，大伙兒一起拍了團體照，笑起來個個沒有十二年前那樣燦爛，但仍然是很開心。離去前跟你握手，手心還是那樣冰冷，眼神看入我的心，我說不出一句珍重的話，心頭沉甸甸的，我只想跟你講，是我一生

離開校門之後，踏入社會，這些年來，隨着工作性質浮沉不定，涉足的地方龍蛇混雜，漂蕩在城市文明與原始蠻荒的邊緣上，震懾於生存方式的巨大差異外，也開始覺得生命的渺小和自然的浩瀚。各階層的面貌看得多了，心中那股感覺逐漸麻木，彷彿一切因由，皆是理所當然。慢慢失去了少年時的狂熱，那股「抱天下不平事為己任」的憤世嫉俗，也隨時光緩緩褪卻。

前些日子看「茱莉亞」，當年那股沉痛的感覺倏然又浮升上來，窒息感越發濃重。看着雲妮莎烈格芙的大眼睛閃着眩人但倦乏的光采，珍芳達的憔悴與那縷縷的鼻烟，一股辛酸直逼心扉。銀幕上時間和空間的飄動，兩個女人彼此執着於各自的信念；而當友情已不再是什麼時，莉莉蓮仍冒着戰火赴柏林會茱莉亞。車站小店的重逢，在動蕩的空氣中兩人微微牽動的脣角，那輕泛又收斂得不能自己的笑，蘊滿着數不清的滄桑，令人不禁屏住呼吸，悵然良久。什麼時候，那些童稚的歡樂都遠去了？正如莉莉蓮最後承認自己是固執的，依然迷信於友情的不朽，但經過多少時空的轉變，她開始說：「時間久了，帆布上的舊油畫開始泛白……」，間中的蒼涼惆悵又有誰能真個明了？這開場的一段話，一句接一句的又牽動了內心里的那條弦。

真的，時間久了，什麼事都慢慢淡去，沒入記憶中，新的事物新的生活悄悄滲進日子裡。如今，自己已不再像年少時那般容易動情，一切都歸於平淡。這些年來，我錯過了齊菲里尼的「耶穌傳」，片中有美麗的奧莉亞荷茜，又漏了黛敦奧尼爾的「玉女良駒」，沒有當年大考期間仍夾着課本去趕「聖保羅炮艦」日場的那份熱忱，漸漸地寂寥下來。

一夜在燈下整理舊書，偶而聽到電台播唐希爾的「SOMETIMES WHEN WE TOUCH」，聽他唱：「有

時我想我了解你，有時我想我們都在隨波逐流，尋找着一個朋友，兄弟或姐妹……」，才一陣恍然，原來我們一直都在隨波逐流，原來時光流得這樣快，不在意間，離開學校已經快十年了。

老同學和朋友一個一個越漸疏遠，一切事物仿佛都披上一層歲月的塵埃。眼里望去，前面伸延的路灰濛不清，走過的足跡卻清晰地背後映現。站在生命旅程的半途中，回望或前瞻，有種「驀然回首，燈火闌珊」的惘然，感覺上宛若張愛玲「傾城之戀」里的胡琴，咿咿啞啞地拉來拉去，在一個清冷的夜晚，拉着的是一首說不盡的滄桑的故事……。

也許，時間本來就是那麼一回事。



青天有月來幾時

· 林夏濃

夜里在房間收拾着舊報紙，雙手翻得一片烏黑，走出屋外舒展坐久了麻痺的雙腿，忽然瞥見天空那一輪漸圓的月，黃澄澄地懸在黝藍無雲的天際，空蕩蕩地亮着，像一個透明的乳黃色玉盤，貼在透明的藍玻璃上，看久了溶入夜色中，存在又似乎不存在着。

總是有這樣的感覺，每當為生活中一些瑣事波折弄得焦頭爛額，不知身在何處時，這一輪清月便會驀然在眼前湧現，予人一種莫名的震撼，也喚醒內心深處日漸麻木的純真。

又近中秋了，如今的節日給人的感覺是一片商業趨向，年年公式化的社團公會聚餐，月餅廣告打得滿街響，在一片「飲勝」聲中，有許多人仍保持着良知上的清醒和真摯呢？在城市社會高度發展的洪流中，每個人都成了機器，不知所以地日復日活着，天天複印同樣的生活程式，誰還會有這種閑情去追望那一輪圓月呢？

我想起了「齊伐哥醫生」，電影中齊伐哥搭火車逃亡，在廣闊的西伯利亞雪地上看到那一輪皓月若有若無

地懸在高空，那一瞬間，他的國仇家恨，他的憂民傷懷都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那種平和安祥而又滿足的感受，這滿足中又帶着許多無奈的蒼涼，人類要到那一天才能真正和平共處，舉世無爭，永不興戰呢？

夜涼如水，有時我倒覺得月色似水，灑落在屋瓦道路路面上，在林梢葉間映着螢光，整個夜晚的屋宇被淹沒在海水般的月色中，出奇的寧靜。皎月當空，萬里無雲，在即臨的中秋，有多少地方的人，能真正的領略到這輪明月所帶來的訊息？



寫在八月

· 林 陽

為什麼要有雨季

雨開始落得殷勤了。天空像極了飽受委屈的怨婦，動不動直在流淚。

為什麼要有雨季呢？這般的撲朔迷離，是否在淺吟未竟歲月的淒迷？

每每一翻開報章，心中的清涼頓時匿跡，取而代之的是潼潼高漲的熱焰。

是呵，掛在島上的積雲，彷彿在醞釀着大風暴。而我們那痛楚曲扭的心情，誰知道呢？有人說，這已經是個瘋狂的年代。是非黑白，都可以是假象。

我突然記起一位朋友的嘆謂，他說——我們只是一棵扎根而不被林中樹木認同的樹。於是我不斷回想，在這風雨飄搖的季節里，我們失望了多少回？退縮了多少步？受傷了多少次？憤懣了多少遍？

為什麼要有雨季呢？是否風暴過後，才有雨過天晴，

也才有暖陽普照？

却鮮少有人仔細思索，為什麼我們的聲音不曾一致，步伐也總是零亂。為什麼？在據理力爭的背後，有獻媚奉承，在申張正義的同時，有折腰求全。為什麼？

我望向窗外，雨正滂沱。或許，一切的聲音語言，都要叫雨水給掩蓋了……。

為妳唱一首老歌

冷不？此刻底妳。

聽得見嗎？拉讓江淒切的水聲。

有沒有收到，那卷錄着我深深思念的聲帶？

還看不看星星？我這裡的最亮。

一天去開幾次信箱？風雨不改？

兩百多個日子不見，還哭不哭？

那本日記簿，記滿了沒有？

那些詩抄，懂了沒有？

那些夢，圓了沒有？

都沒有？沒關係。

我來唱支歌給妳聽，為妳，為妳唱一首老歌——

「花非花，霧非霧，

夜半來，天明去。」

天明去，天明就去。我……

那夜半妳來不來？來不來？

為妳唱一首老歌，那怕多了一道南中國海的距離。

再來一遍——花非花，霧非霧……。

永不倦。直到歲歲、年年。

星城一片寧靜

星很稀，城——很靜。月亮，貼在空中。街燈，睡在巷口。一切樹，一切風，彷彿都不再動了。

星城一片寧靜，一片寧靜。

我踩着自己的黑影，突地想起很久很久，不曾如斯清醒了。這些日子來，渾渾噩噩地，不知擷取了什麼，失去了什麼。

於是我便很容易地憶起K在信里跟我說的話。也不曉得算第幾回了，他總好言相勸，讀書在少年啊！我知我知，我當初的夢也不外擠進那扇窄門。唯在一番忙碌奔波以後，我只想歇息。大概在K眼中，我只要肯苦捱一把日子，夢兒將成真。那麼未來的日子會較充裕。

我明白那叫關心。但經歷過幾許風濤之後，我對自己才算有了較深的認識。夢，是延續是破碎都沒什麼不好。重要的是擁抱幾許寧靜平穩，在心胸。

平伏的思緒不同於消極，我如斯做了註腳。對於生活里的一些瑣屑得失，我何須斤斤計較？不是說過隨緣且喜麼？

是啊！隨緣且喜。

今夜，星城一片寧靜。時過九時，街道經已沉寂。我聆聽着自個孤單的跫音，涌進心底的，竟不是慣有的失落。

此際的心緒，一如月亮的澄明，一如星空的寧靜。這種感覺好柔美，好踏實。

偌大的夜，偌大的城，我走着。一個人，原來可以是不寂寞渾沌的。

紅塵散記

· 林 陽

○ 長長風雨 ○

睡夢一早即被殷勤的風雨敲碎了。我擁着被窩的餘溫，讓窗外那唏哩嘩啦的旋律輕輕扣咬我的心弦。聽到這溫柔的嗚咽，總會聯想起前塵舊夢，以及茫茫的未來。如今人離鄉離得遠遠的，許多的想望遂成遙不可及。日子恍惚得十分不實在。究竟，究竟將如何緊握這段年青的生命呢？

在洗臉盆刷牙的時候，一陣陣寒冽在我背後偷襲。噢，是否這就是多苦難的年代，許多風雨總不計時辰的淋瀝？諸如幼時的貧困，年少的失調，以及後來的家園四散，還不够刻骨滄桑麼？如今再荷負一種堅忍屈辱的憂患，不知「守得雲開見明月」算不算一則神話？

這麼輕輕洗刷，卻刷出一口的血水。

有人說：生命原本該是開啟，拓殖或創造一些什麼。我把寒澈骨的隔夜水一枸枸自頭上淋下，只聽見，這一季長長風雨，仍不肯放棄綿長的呼號。

○ 乍 別 ○

——發航於茫茫人海，
歷經千劫，驀回首，
熨平我情感皺紋的
原來是你涓涓的友誼。——

驀地你要走了，彷彿一切淚影笑顏都僵死在潮濕的空氣中。這世間，真的留不住類似候鳥般的情懷嗎？看你疲憊的神情溢着欣喜，我只有一派肅然。或許，我早該把激越的情調抑伏下來，就讓過去如塵烟流水般溜逝，那麼毫無踪跡可尋，更無褶痕。

你是決計不回顧了，這千頃烟波。這萬里游雲，你還會回眸嗎？去去去吧！反正你我之間的距離本來就是一堵海洋的割據。而這一程，這個陌生的宿站，即成你我折柳相送的界綫了。從此，形影已渺。今後，各自海角天涯。

揮手之際，我不禁沉吟起來，是不再了。我一定要學好胸懷落拓。一定。

那首「你是我所有的回憶」你還哼不？還唱着嗎？這一座斑駁的港灣，將守候一個遺棄者的回航。

歲歲、年年……。

○ 不再唱悲歌 ○

——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終於明白，傷懷不是所有的風景。在全心全意把自己投入童稚的世界後，才知曉施愛的過程是一條甘美而憂鬱的路途。

流光

• 林夏濃

"Old paint on canvas, as it ages, sometimes becomes transparent. When that happens it is possible, in some pictures, to see the original lines: a tree will show through a woman's dress, a child makes way for a dog, a large boat is no longer on an open sea..... The paint has aged now and I wanted to see what was there for me once, what is there for me now."

Lillian Hellman: *Pentimento*

時間真的是一回事。

很多年以前看「藍騎士」，一直不能明了電影里的人性掙扎，只是為那一段情而感到淒愴。劇終時，甘蒂絲褒瑾站在滿山遍野的塚土上，看着無數的十字架豎立在灰濛的天色中，心里隱約感到一股重壓似的沉痛，沒來由的，也說不出所以然，心底深處那條最纖弱的弦彷彿被輕輕撥動。望着荒涼的畫面，只覺得一陣茫然，廣海里空蕩蕩的，什麼都沒有。

那時正在唸中四，年輕得痴狂無知，第一次在銀幕上接觸到愛與死的問題，也第一次開始為人性的矛盾無奈而感到惘然。

離開校門之後，踏入社會，這些年來，隨着工作性質浮沉不定，涉足的地方龍蛇混雜，漂蕩在城市文明與原始蠻荒的邊緣上，震懾於生存方式的巨大差異外，也開始覺得生命的渺小和自然的浩瀚。各階層的面貌看得多了，心中那股感覺逐漸麻木，彷彿一切因由，皆是理所當然。慢慢失去了少年時的狂熱，那股「抱天下不平事為己任」的憤世嫉俗，也隨時光緩緩褪卻。

前些日子看「茱莉亞」，當年那股沉痛的感覺倏然又浮升上來，窒息感越發濃重。看着雲妮莎烈格芙的大眼睛閃着眩人但倦乏的光采，珍芳達的憔悴與那縷縷的鼻烟，一股辛酸直逼心扉。銀幕上時間和空間的飄動，兩個女人彼此執着於各自的信念；而當友情已不再是什麼時，莉莉蓮仍冒着戰火赴柏林會茱莉亞。車站小店的重逢，在動蕩的空氣中兩人微微牽動的脣角，那輕泛又收斂得不能自己的笑，蘊滿着數不清的滄桑，令人不禁屏住呼吸，悵然良久。什麼時候，那些童稚的歡樂都遠去了？正如莉莉蓮最後承認自己是固執的，依然迷信於友情的不朽，但經過多少時空的轉變，她開始說：「時間久了，帆布上的舊油畫開始泛白……」，間中的蒼涼惆悵又有誰能真個明了？這開場的一段話，一句接一句的又牽動了內心里的那條弦。

真的，時間久了，什麼事都慢慢淡去，沒入記憶中，新的事物新的生活悄悄滲進日子裡。如今，自己已不再像年少時那般容易動情，一切都歸於平淡。這些年來，我錯過了齊菲里尼的「耶穌傳」，片中有美麗的奧莉亞荷茜，又漏了黛敦奧尼爾的「玉女良駒」，沒有當年大考期間仍夾着課本去趕「聖保羅炮艦」日場的那份熱忱，漸漸地寂寥下來。

一夜在燈下整理舊書，偶而聽到電台播唐希爾的「SOMETIMES WHEN WE TOUCH」，聽他唱：「有

時我想我了解你，有時我想我們都在隨波逐流，尋找着一個朋友，兄弟或姐妹……」，才一陣恍然，原來我們一直都在隨波逐流，原來時光流得這樣快，不在意間，離開學校已經快十年了。

老同學和朋友一個一個越漸疏遠，一切事物彷彿都披上一層歲月的塵埃。眼里望去，前面伸延的路灰濛不清，走過的足跡卻清晰地背後映現。站在生命旅程的半途中，回望或前瞻，有種「驀然回首，燈火闌珊」的惘然，感覺上宛若張愛玲「傾城之戀」里的胡琴，咿咿啞啞地拉來拉去，在一個清冷的夜晚，拉着的是一首說不盡的滄桑的故事……。

也許，時間本來就是那麼一回事。



青天有月來幾時

· 林夏濃

夜里在房間收拾着舊報紙，雙手翻得一片烏黑，走出屋外舒展坐久了麻痺的雙腿，忽然瞥見天空那一輪漸圓的月，黃澄澄地懸在黝藍無雲的天際，空蕩蕩地亮着，像一個透明的乳黃色玉盤，貼在透明的藍玻璃上，看久了溶入夜色中，存在又似乎不存在着。

總是有這樣的感覺，每當為生活中一些瑣事波折弄得焦頭爛額，不知身在何處時，這一輪清月便會驀然在眼前湧現，予人一種莫名的震撼，也喚醒內心深處日漸麻木的純真。

又近中秋了，如今的節日給人的感覺是一片商業趨向，年年公式化的社團公會聚餐，月餅廣告打得滿街響，在一片「飲勝」聲中，有許多人仍保持着良知上的清醒和真摯呢？在城市社會高度發展的洪流中，每個人都成了機器，不知所以地日復日活着，天天複印同樣的生活程式，誰還會有這種閑情去追望那一輪圓月呢？

我想起了「齊伐哥醫生」，電影中齊伐哥搭火車逃亡，在廣闊的西伯利亞雪地上看到那一輪皓月若有若無

地懸在高空，那一瞬間，他的國仇家恨，他的憂民傷懷都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那種平和安祥而又滿足的感受，這滿足中又帶着許多無奈的蒼涼，人類要到那一天才能真正和平共處，舉世無爭，永不興戰呢？

夜涼如水，有時我倒覺得月色似水，灑落在屋瓦道路路面上，在林梢葉間映着螢光，整個夜晚的屋宇被淹沒在海水般的月色中，出奇的寧靜。皎月當空，萬里無雲，在即臨的中秋，有多少地方的人，能真正的領略到這輪明月所帶來的訊息？



寫在八月

· 林 陽

為什麼要有雨季

雨開始落得殷勤了。天空像極了飽受委屈的怨婦，動不動直在流淚。

為什麼要有雨季呢？這般的撲朔迷離，是否在淺吟未竟歲月的淒迷？

每每一翻開報章，心中的清涼頓時匿跡，取而代之的是潼潼高漲的熱焰。

是呵，掛在島上的積雲，彷彿在醞釀着大風暴。而我們那痛楚曲扭的心情，誰知道呢？有人說，這已經是個瘋狂的年代。是非黑白，都可以是假象。

我突然記起一位朋友的嘆謂，他說——我們只是一棵扎根而不被林中樹木認同的樹。於是我不斷回想，在這風雨飄搖的季節里，我們失望了多少回？退縮了多少步？受傷了多少次？憤懣了多少遍？

為什麼要有雨季呢？是否風暴過後，才有雨過天晴，

也才有暖陽普照？

却鮮少有人仔細思索，為什麼我們的聲音不曾一致，步伐也總是零亂。為什麼？在據理力爭的背後，有獻媚奉承，在申張正義的同時，有折腰求全。為什麼？

我望向窗外，雨正滂沱。或許，一切的聲音語言，都要叫雨水給掩蓋了……。

為妳唱一首老歌

冷不？此刻底妳。

聽得見嗎？拉讓江淒切的水聲。

有沒有收到，那卷錄着我深深思念的聲帶？

還看不看星星？我這裡的最亮。

一天去開幾次信箱？風雨不改？

兩百多個日子不見，還哭不哭？

那本日記簿，記滿了沒有？

那些詩抄，懂了沒有？

那些夢，圓了沒有？

都沒有？沒關係。

我來唱支歌給妳聽，為妳，為妳唱一首老歌——

「花非花，霧非霧，

夜半來，天明去。」

天明去，天明就去。我……

那夜半妳來不來？來不來？

為妳唱一首老歌，那怕多了一道南中國海的距離。

再來一遍——花非花，霧非霧……。

永不倦。直到歲歲、年年。

星城一片寧靜

星很稀，城——很靜。月亮，貼在空中。街燈，睡在巷口。一切樹，一切風，彷彿都不再動了。

星城一片寧靜，一片寧靜。

我踩着自己的黑影，突地想起很久很久，不曾如斯清醒了。這些日子來，渾渾噩噩地，不知擷取了什麼，失去了什麼。

於是我便很容易地憶起K在信里跟我說的話。也不曉得算第幾回了，他總好言相勸，讀書在少年啊！我知我知，我當初的夢也不外擠進那扇窄門。唯在一番忙碌奔波以後，我只想歇息。大概在K眼中，我只要肯苦捱一把日子，夢兒將成真。那麼未來的日子會較充裕。

我明白那叫關心。但經歷過幾許風濤之後，我對自己才算有了較深的認識。夢，是延續是破碎都沒什麼不好。重要的是擁抱幾許寧靜平穩，在心胸。

平伏的思緒不同於消極，我如斯做了註腳。對於生活里的一些瑣屑得失，我何須斤斤計較？不是說過隨緣且喜麼？

是啊！隨緣且喜。

今夜，星城一片寧靜。時過九時，街道經已沉寂。我聆聽着自個孤單的跫音，涌進心底的，竟不是慣有的失落。

此際的心緒，一如月亮的澄明，一如星空的寧靜。這種感覺好柔美，好踏實。

偌大的夜，偌大的城，我走着。一個人，原來可以是不寂寞渾沌的。

紅塵散記

· 林 陽

○ 長長風雨 ○

睡夢一早即被殷勤的風雨敲碎了。我擁着被窩的餘溫，讓窗外那唏哩嘩啦的旋律輕輕扣咬我的心弦。聽到這溫柔的嗚咽，總會聯想起前塵舊夢，以及茫茫的未來。如今人離鄉離得遠遠的，許多的想望遂成遙不可及。日子恍惚得十分不實在。究竟，究竟將如何緊握這段年青的生命呢？

在洗臉盆刷牙的時候，一陣陣寒冽在我背後偷襲。噢，是否這就是多苦難的年代，許多風雨總不計時辰的淋瀝？諸如幼時的貧困，年少的失調，以及後來的家園四散，還不够刻骨滄桑麼？如今再荷負一種堅忍屈辱的憂患，不知「守得雲開見明月」算不算一則神話？

這麼輕輕洗刷，卻刷出一口的血水。

有人說：生命原本該是開啟，拓殖或創造一些什麼。我把寒澈骨的隔夜水一枸枸自頭上淋下，只聽見，這一季長長風雨，仍不肯放棄綿長的呼號。

○ 乍 別 ○

——發航於茫茫人海，
歷經千劫，驀回首，
熨平我情感皺紋的
原來是你涓涓的友誼。——

驀地你要走了，彷彿一切淚影笑顏都僵死在潮濕的空氣中。這世間，真的留不住類似候鳥般的情懷嗎？看你疲憊的神情溢着欣喜，我只有一派肅然。或許，我早該把激越的情調抑伏下來，就讓過去如塵烟流水般溜逝，那麼毫無踪跡可尋，更無褶痕。

你是決計不回顧了，這千頃烟波。這萬里游雲，你還會回眸嗎？去去去吧！反正你我之間的距離本來就是一堵海洋的割據。而這一程，這個陌生的宿站，即成你我折柳相送的界綫了。從此，形影已渺。今後，各自海角天涯。

揮手之際，我不禁沉吟起來，是不再了。我一定要學好胸懷落拓。一定。

那首「你是我所有的回憶」你還哼不？還唱着嗎？這一座斑駁的港灣，將守候一個遺棄者的回航。

歲歲、年年……。

○ 不再唱悲歌 ○

——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終於明白，傷懷不是所有的風景。在全心全意把自己投入童稚的世界後，才知曉施愛的過程是一條甘美而憂樂的路途。

朋友說，我們已肩負起教育的重任，心智的成熟使我們懂得沉穩，並奉獻，以及容納了水的包容和精深。

我本以為，事業的挫折足以令人渙散。如今握着一箋滿滿的砥礪，反而平靜澄明。是呵，把愛奉獻出去，將使生命的火花永鑠長存。縱然我欠缺足夠的經驗，也沒有廣博如海的學識，但是卻孕育着無限的真誠。我喜歡，孩子們的慧黠和純真，還有那濃郁的鄉土氣息。

悲歌，我不再唱了。過去的渾沌，就讓它化為輕煙一縷，在這滾滾紅塵飄然遠離吧！

而今在更多的分秒里，孩子們啟迪了我早已喪失的奮起精神。從他們懇切的言語里，我學到了自己所缺漏的樸實和仁愛。

孩子，不只是接受教育的一群，他們也是我的良師益友，叫我懂得在適當的時候停止吟唱無謂的悲歌。

生命是美麗的，如果自己擁抱着信心。

這是怎樣的一種心情？

· 梁展翹

已經是九月了。雨水悄悄地飄下來，撒落一天一地，像是急不及待地在說它今年早來了。

今年的雨季確實來得早。有一日在試驗室里作了兩個試驗，完了才發覺還有半個鐘頭才可以離開，突然從忙碌中閑下來，竟有一剎那的空虛。室內靜悄悄的，每個人都默默地檢查自己的答案，我只好低下頭，心里卻惦着小米，今日是否會收到伊的來信呢？

時間往往是這樣的，等待的時候顯得特別漫長，有些同學開始東張西望，目光停留在窗外的花的草的樹的雲的房屋景色中，我只是輕輕地瞥了一眼。從前，從前不是這樣的。那時候上一堂課總有半節時間把心留在窗外，想着如果我是雲我要飄往那兒那兒，又想放學後是否要同小米一塊兒逛一逛才回家呢，那年我才十六。

如今，已經沒有那種閑情了。老師一聲可以離開便頭也不回地取了書包就走，走了好幾步突然驚覺雨原來已經下了許久，這陣子越發恍惚了，天色暗了下來居然也會不曉得。撐起傘，嘴角笑出一個苦澀來。

兩年前也是雨季的時候，最愛與小米披件夾克冒着雨四處亂跑，兩個從不撐傘的人從一座車站跑向另一座車站，青春是用來浪擲的。

後來，我們的路在後頭謝了，伊的路和我的路在前頭開着，漸行漸遠。如今伊在另一座城，而我也有了第一把傘，下雨時不大肯再加一件衣，心里想感冒了也好，難得糊塗幾日。

雨下得不大，腳底踩着的柏油路只是微微地有點濕，我想，到家後我該寫一封信給小米，告訴伊我已經習慣這種撐傘的日子，只是，越來越想念伊了。

12.9.1988



花之系列

• 陳 蝶

其一：花襲人

古時候，有個對人生有特別感觸的人仰天嘆道：「天者不生人，萬古常如夜」。

這固然是對的，但如今把這句話改成「生若無花草，人世何枯燥」也正合時宜呢。

而人生在世，誰跟花沒有一點淵源呢？

尤其是現代人，不知為什麼特別愛花，嬰兒一來到世上，尚未嗅到奶香，花香先飄滿產房，來不及打一個噴嚏，染了花香的賀卡已陸續送到。回到家來，香香的裹身粉又撲了一身，剛剛清靜無為地睡了一夜，醒來一張開眼，還沒弄清楚人間何世，玫瑰花牌的玫瑰花露洗口劑便軟軟地經棉花團塞進嘴來兜一個轉。

下來無論毛巾或是衣褲裙子，除了甲蟲小貓，總有朵朵小花印在上面。及後稍長，逃不掉給大人抓去做花童，懂了人事，每到母親節就有精明的商人鼓吹買花送

給母親聊表寸心。

當男童到了弱冠女童長到及笄，遂開始了思春時代。而春，乃花之季也，自然離不開「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的情懷矣。

少年少女到了這個階段也特別含有花的氣息，女的含情脈脈如閉月羞花，男的多自比那憐花惜玉的阿當了。

而每到陽曆二月十四日，張三李四王五，都忽然浪漫起來，對着情人大送其花，彷彿一年到頭單單這一天的花才堪以採摘呢。

好了，千辛萬苦戀愛成功，人與花的關係更進一步。大喜之日怎麼可以沒有一束嫣紅姹紫握在手中冠在頭頂，別在襟上？新生活於焉開始，滿眼皆是花的顏色。

成家以後的人生進入另一層次，此時正是花的大盛時期，趁凋落之前沒有不想大大幹他一番的。

在這花花世界里，逢年過節要用到花，觀音座前須要花，耶穌架下豈可無花？迎賓開幕幾時短缺少了花？鋼骨水泥牆內，盆盆吐艷的好花分分鐘伴着那接待小姐的如花笑靨，庭前後院有空地的人家，又怎會忘了種上玲瓏秀麗的鮮花？即使你生來對花那麼厭惡反感，對花一再迴避，繞道而行，可是一抬頭，驀然見到那些一叢一把一綑綑七顏八色的絹花紙花塑膠花麵包花瓷花緞花乾花，怕也要登時氣餒，而順從民意愛起花來吧？

當人到中年，百事皆哀，意興闌珊之際，不免興起「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之嘆，而人到中年，彷彿花之大盛後期，無可奈何向荼蘼了。

走入老年，以為萬事皆休，從此與花絕緣了，然而并不，此時黃昏日落，最是淒涼。撤退江湖之後一縷幽

思欲寄何從寄？罷罷罷，唯有對月共花咏懷了。或有南山間菊的，或有自比那不染之蓮的，此時或醒世或遁世，在在透着瓣瓣無力向黃昏的蕭條矣。

人生至此，便已有心効落紅，化作春泥更護花了。且慢，化作春泥之前，此人還得躺在靈柩里，接受那生命里最後一串花圈的拜祭呵！

各位，你道不是花氣襲我一生人麼？

其二：蝶戀花

我跟花的因緣須從玫瑰說起。

幼兒時期，尚未知人事，便先嗅到玫瑰的香氣。這並不是說我是那種在產房里便受到花束祝福的幸運嬰兒，而是因為我們除了自家在升旗山後一個山頭擁有一座玫瑰園之外，一門子母系親屬都差不多是全是玫瑰人——種大量玫瑰花賣以維生的人。

試想，一大早家人從山上的園里剪回滿籃滿筐的玫瑰，有單朵的，有連莖的，有一莖四五隻花球的，有含苞的，有半開的，有盛放的，全給倒在洋灰地上散開以便計算朵數，是多麼叫人興奮的事！

因清早剪花，花瓣上還盛着粒粒靈珠，只是剪花人無暇欣賞，用手一甩，水滴便四下墮落。如遇雨後清晨，倒出來的是滿地亮晶的絕艷，裝在竹籃里挑到街市去，花瓣化作鹽油米哩！

因着我稍長後的就學問題，父母決定搬到山下一個小鎮阿逸依淡去，開始一段無花的不快樂童年。

幾經輾轉，我們又終於回到山上，這次是在升旗山

山腰上一處廟宇附近，開闢了第二度的玫瑰園。

從鎮里搬到山上的時候，但見野藤雜草老樹殘枝佔滿了四野，只有一間嶄新的屋子，拔立在山腰上。

付出了開天闢地的精神之後，終於我們的約二畝地的玫瑰園從地上崛起。花畦間的空隙還種滿了玉簪花、劍蘭、非洲菊和綉球花。這些都是賣錢的花，賣不到錢的花則有那經常怒放的各色九重葛，淡美的芙蓉，小巧的薔薇和簇簇紫薇。其他梯田式的空地都給種上香蕉、波羅密和香茅。

在那山上我度過了美麗而哀愁的少年時光。美麗，是因為人在花間，無數夜里星空下，山上蟲聲花語若有若無，讀書山間花畔，何等風流。

哀愁麼，自會尋覓佳句，愁便侵來。

今日多情為我到，每年無故為誰開？

細雨春波愁素女，輕風明月泣湘妃。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來，綠水人家繞……

在玫瑰花園旁邊有一個小鋅板寮，十尺開外有株前人種下的黃肉乾包榴槤樹。我時常躺在寮里的麻袋吊床上守榴槤，看花，溫習功課，盼望將來。

我的志向很小，只盼常守花開，而春花能不老。

我守着花園的願望並沒有實現，升大學的機會更成了泡影，卻神差鬼使得到一份終日看書的職業。如此我離開滿山爛漫春花，到人海去做一個小泡沫。

逝者如斯，我離開升旗山竟已十四年餘了。那片玫瑰花地不知已翻種了多少次，而父母也不知多少回無奈

玩味這首愁人的詩句：「牽蘿已補床頭漏，扁豆猶開屋角花，舊衣布裳新米粥，為誰留滯在天涯？」

古人說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怎麼不是呢？置身花海與人海之間分別誠然那麼巨大，前者清而後者累。

然而，什麼時候我才放棄一切回到山上呢？



The Way We Were.....

· 黃澤榮

（她是隻摺起雙翼的蝶，期待天亮時展翅往向陽的那端飛去。可是黑夜過了還是黑夜——而阿麗不會知道，當我要告訴她天已經亮時，她已不在我身邊……。）

當我的血在他的體內凝固時，拉頭便永遠離去了。那個晚上我在宿舍喝下了好幾瓶的大瓶黑啤酒，空瓶子都是從我二樓宿舍的窗口丟下去，感覺還能聽到幾響遠處清脆的破裂聲擊出莫名的快感。這快感是很難去言喻的，就像被抓破的肌膚淌出一點點的血那樣的感受，帶着滿足與刺激。那個晚上我跟阿麗進行過十多分鐘的談判。阿麗撥電話給我，要我在八時許去面對她，說出我心中的話。我跟阿麗的姐姐說我已經不能夠接受阿麗了，我們已經不可能像以往那樣相處了。阿麗之所以要我面對她說出我心中的話是因為她姐姐告訴她我已下定決心分手。面對阿麗我實在沒有把握說得出口，我始終是愛着阿麗的，我真的不能夠見到阿麗面對面聽我講出這句話的悲愴及心碎的樣子。但是那一晚，我沒有選擇的餘地。時間、地點阿麗都定好了，那是靠近艾貝爾路的一處地方。那天傍晚放工後我便到一間咖啡店喝酒，時間

到才一步一步若無其事走去。雖然阿麗站的地方有點陰暗，我還能夠看得清楚，因為不遠的地方有盞路燈，我跟阿麗有五年的時間，我不會看不出阿麗就要整個崩潰下去的樣子，她在自我掙扎。阿麗連我走路的声音都能夠分辨，我不知道我在她眼中的神情是什麼樣子。她的作法真的殘酷，她竟要我當着她對我倆五年的情緣宣判，她要我成為殘酷的判官，冷血的劊子手，她要我永久內疚，要我永遠自認傷害她而抱歉，雖然她也曾經向我說愛是永遠別對我說道歉。我不太肯定我當晚跟阿麗怎樣說，不過我確有告訴她說：「我們之間真的完了……。」

拉頭就是在那個晚上死的。我在他體內留下我的殷紅鮮血。當我的血在他的體內凝固時，他便永遠離去了。我在阿麗的體內也留下了一些東西。

阿麗那晚在接受分手的事實時竟表現出我所不能想像到的鎮定。我不敢正視她的眼睛，我想她的眼眶不會沒有淚水。我不敢正視她的眼睛是因為我真的愛她。阿麗說，原來她姐姐所說的是事實。她掉頭奔跑着離去。她最後留下一句話：「有一天你會發覺今生沒有人比我更愛你。」阿麗走了，感覺我已整個死去，整個貓城死去了，我廿一至廿六歲跟阿麗在一起渡過的五年突然間沒有了，一切也不再存在不再實際了。阿麗一開始就在德洛邦冬海邊的岩石上依偎在我懷中說過：「認識你已經很痛苦，愛你就更為痛苦了。」我不否認，阿麗懂得怎麼愛我。我後來走過留台同學會會所及匯豐銀行的那個地方轉入浮羅岸店屋區。後來又在一間咖啡店買了很多瓶黑狗啤回到宿舍去。阿麗不會知道我那晚是怎麼痛苦，我想她永遠不會知道的，也不會有誰知道。

拉頭就是在那一晚死的。阿麗她不會知道，拉頭彷彿是因為我們的分手而遠遠離去。那晚家鄉朋友打來的

電話我拿起來後並沒有聽就蓋下去，我當時還有將它丟出窗口的衝動。我的酒量很好，要完全癱瘓地醉下去絕對不容易，所以我第二天並沒趕回去送殯。後來聽說他很安祥，像是一朵酣睡的蓮花。

我記得那晚的前五天我還到中央醫院去輸血給拉頭。我和三個家鄉的朋友輪流輸血。我最後一次看到拉頭時他正躺在中央醫院緊急病房中昏迷不醒，整個頭裹在紗布中，用風扇吹着。醫生說他頭腦內發炎，熱度很高。拉頭是在騎單車時撞上巴士車的，人命竟脆弱得不堪一擊。在家鄉一群朋友中，拉頭是最常說我跟阿麗最相配的一個，他最羨慕我跟阿麗，很常痴望着我跟阿麗的背影。其實朋友們都將阿麗當作是完美的小仙子，他們因而遠遠避開，因為阿麗的完美令他們感到自穢。

對我，阿麗是一隻屬於我的蝴蝶。我答應過她，當天亮時我會帶她走向我們的新天地。所以阿麗常問我：「天什麼時候才亮？」阿麗也答應過我，她是隻摺去雙翼的蝶，她不會飛走，她會一分一秒算着時間等我。我必須承認，我跟阿麗相愛得很痛苦，相處的五年是在黑夜中期待，期待天亮時將愛情展翅高飛，似蝶翩翩往向陽的那端飛去，可是黑夜過了還是黑夜。不知多少次，阿麗在半夜醒來時總是輕聲問道：「天什麼時候才亮？」。

我至今還不知道那年我出外回來時阿麗竟突然離去，我打聽到她去一個好遠的國家，準備在異城定居。她從諾言中飛走了，她已不是我的蝴蝶。

阿麗也不會知道我那幾個月是怎麼渡過的。我像是神燈里的巨人向自己許諾：「如果她這個月內回來，我一定比以前更愛她……」，一個月後，我又向自己重復同樣的許諾，直到有一天，我向自己宣佈道：「如果她回來，我再也不能接受她了」。阿麗不會知道，當我

要告訴她天已經亮時她竟不在我身邊……。

後來阿麗真的回來了，可是她已經不再是我的阿麗，
不再是我的蝴蝶，可是我的阿麗我的蝴蝶却是我永遠的
情人，我們的情人節永遠是在七月四日。



西 風

· 楊 熾

（那時大伙兒一塊盪鞦韆捉小魚的記憶已漸去漸遠，漸遠漸模糊，唯一清晰可辨的只是我們依然叫你西風。是的，西風是你的名字，現在我還是這樣叫着你。那段日子很濕很冷，很像現在雨水綿綿無絕期一樣。其實，自你離去後，日子就一直都是濕濕冷冷的，有一股發霉的味道。還記得傑嗎？他說叫你西風一點也不壞，因為想你時就可聽西風的話，那首久遠前的童年常唱的歌。而剛剛保就在我這裡，把潘越雲的西風的話播了又播，於是我把你想了又想。那個傑，他前些日子也走了，和你一樣殘忍，飛機選一個落雨的時間起飛，讓我的髮我的衣滿滿地沾滿了水珠，還有我的情緒也不經意地濕濕搭搭起來，充滿雨水，充滿惆悵。西風，多簡單，是嗎？多年前一架飛機，現在又一架飛機，就把童年一塊兒長大的伙伴給撕得各散西東。只是傑還會甜言蜜語地許下諾言放假時一定回來，而你呢？你卻什麼也不會說，你其實根本就不是西風，一年也不回來一次，雖然我們年年照樣添購貴貴的新衣袍。西風總是冷的吧！你留給我們的回憶是否也是冷的？算了，你來或不來，你想或不

想，你懷念或不懷念故鄉，都一樣了。那些盪鞦韆捉小魚的日子畢竟已漸遠漸淡漸模糊，我記得的只是你後來不想在這裡唸書，不想唸馬來文，不想唸獨中，什麼都不想，於是那段冷冷濕濕的日子我們爭執得很厲害，然後你就走了，飛機飛進雨中，飛向另一個國度，把我的思念弄得潮濕一片。想你，西風，別浪費我太多的時間好嗎？以後一年想你一次總够了吧！在年終雨絲最紛飛最恍惚的剎那間想你，總够了吧？）

（現在保離去了，剩下一屋冰冷寂靜，窗外的滴滴答答是不是雨打芭蕉的浪漫也跟我無關。我只是一個人，在翻着新日曆，我只是一個人在展讀1988的日子。多快，一年又過去了。西風，一年里，你有想我嗎？）



夢中人

· 筱雅

這些日子來，她睡得極不安穩，稍為一點動靜，她即驚醒，往往就此輾轉到天明。此刻，許是剛剛刮起的一陣風雨教她醒來，凌晨時分，週遭寧靜，傾聽風雨飄動聲，感覺格外孤寂。抑是她做的一場夢？這一場夢模糊不清，她僅記得接近尾聲的一小段情節。

她躊躇不安，不知身置何方，眼前仿佛一團迷霧般。視線逐漸清晰起來時，就見他擠過層層人影走過來。光綫微暗，他臉上的神色一時看不清，近乎一片空白，她倏然驚疑自己近視眼的度數又再加深了。直到他近在眼前，她也僅能看見他牽動的嘴唇，卻聽不到他的說話。是一場默劇罷！她猜思着，心頭即浮現他的名字，轟地一種震撼的感覺，她未及開口就不寒而栗醒過來了。

她凝望着頂上的白天花板，心里掠過一片惘然蒼茫，室內唯一顯眼的紅玫瑰，在梳妝台前，幾片花瓣凋落了。她閑時愛剪剪貼貼，中學時期曾經自舊報堆里，驚見他美麗的詩文，愛戀地收集着，幾年下來竟剪貼成一大本，偶而翻閱亦如老友般親近。她後來屢次在街上走過，朋

友指點給她看，噢，那修長的身影，配合着亮亮的古銅膚色，豁然好像敷上一層陽光，他灑脫的風采如斯脫穎而出，她時常遙遠觀望。雖然後來曾經獨自見到他，但從沒有夢里一般接近，且俱有震撼性的。

她在書店遇見他時，他在選擇着書本，她一時高興上前去搭訕，他略略頷首，嘴邊泛起一抹燦然的笑容，一頭黑澤澤的濃髮，額前傾落一綫，輕柔貼服。據說他在年多前出了一場車禍，左腳險些跛了。提起自身的遭遇，他眼底不見一絲荒涼。

最後見到他的一次是傍晚，她因一時忍受不了窒息的悶熱，套上運動裝，在運動場上還未跑幾步時，一聲嘯聲，她一回頭，見他掛着笑臉趕上來，她後來就沉默地慢跑回家去。現時一分迷惑取代她當時意外的驚喜，他健朗的形象，竟入夢里來？

床頭書架里依然擺放着那詩本子，裡頭攏夾着他留下的名片，想起他遞來名片的左手，無名指套着閃閃的金戒，光芒彷彿流星劃落她編織未完成的夢呵！

還君明珠淚雙垂。

燈盞微弱，她僅能瞧見昨晚夜讀後攤在床前的書頁。

恨不相逢君未娶。

她淡然笑話自己。一陣冷冽此時打從腳尖升起，拉著被褥她往床裡頭蜷縮，玻璃窗微微泛白，風雨似乎較前時更加淋漓。

叙

· 遲 菊

這一日，我守住電話，心里千百遍送你，送你在風雨之夜。

許多話抵不住疲乏。我沉沉讓自己睡去，睡在倒流時光里，在昏黃的燈光下，舊有的自我漸漸釋出，我看到自己曾有的活力與理想，再次的咀嚼你每一句話，漸漸的把自己扔回故園，我只能說：這一刻我好愛你。

在電話里，我凝住一湖止水，靜靜的把泛黃的記憶，呈現在一綫聲音里，讓你明白年少時含蓄往往就把歷史改變了，把許多的情緒收在行李里，收在你我的不歡而散里。（即使四年後，你說並沒有不高興，我仍覺得我們像兩隻刺猬。）

也許在你積極而理性的國度里，並沒有我呼吸的空氣，我自小放任自己奔馳在自由而情緒的空間里，你有這一份耐性來等待一隻跑累的野馬嗎？你有時間等待一隻想飛躍的心嗎？也許你已看出，在感性與知性中，我的茁壯是不斷的放棄，放棄許多女子夢寐以求的日子，拋掉女子的幻夢，丟掉世俗的評價，才換來這一身智慧，

換來寧靜與豐富的胸襟。

往往我也會自問：為什麼？我要這些作什麼？我漸漸失去女人應有的日子，漸漸放掉女子原有的軟弱與不濟，難道我不想有一個依靠，不想活在幸福美滿里？我心里存疑。直到你告訴我，我不是那種堅強的女人，我應該是溫柔的小女人，我直接的凝住了嘴角的笑意。也許我又錯了，錯在讓你看透，看穿我原來不外是穿了鐵甲，內里却不堪一擊。

所有的話都是為了讓你相信我快樂而美滿，讓你相信我的抉擇不會錯……夜里，却一直問自己：錯了嗎？錯了嗎？

一次又一次撥了電話，却又讓它中斷，四年前不曾放任自己，四年後却又何必放任自己困撓你，這一生要走的路，依然是孤獨的，不曾再邀任何人同行。相聚時，或說重逢，也只是為一段歷史作一個句點，好讓你我安心。

那一句話在電話里，沒有說出來，也許是另一次重逢的延續。在這裡只想告訴你，我不想作好任何角色，但我會演好我自己，我只相信今生，相信自己才能掌握住自己的快樂與路程。也許這一生再不要一個扶持的伙伴，但若有緣再見，我會說：謝謝，謝謝你重新燃起我心扉一角的慾望，重新出發，重新為自己而活。

那年在 SEDAYA

——給我摯誠的朋友

· 醉蝶

是這樣的雨季，那年的雨蒼白。

那年我背着深綠色的布書包，走上濕漉的碼頭，走過灑滿相思葉的拱門，然後爬上二樓教堂，在一角落把緊閉的嘴唇付予那叫叛逆的東西。

那年，數學老師高高興興的身子擋在黑板前，黑板上記着一大堆的公式和一大堆的1 2 3 4 5 6 7 8 9 0，我看着看着，眼睛有些慵倦。

小學初中的我對算術十拿九穩，領着批改後的考卷，同學們的眼光總擠滿羨慕，可那年我竟如隻厭倦的青鳥，對這些數字討厭了。

我說不選那第十課，什麼擁有第幾百個又幾分幾的機會，人生又擁有多少個機會呢？我懊惱那叫腦筋痛着的第十課。

數學老師在叫我的名字，在這除了他聲音外便是沉默的課室內，我的名字竟然非常響亮好聽。

他奇怪我怎對他的講解無動於衷，他好心的再講一

次（我在心里偷笑，他竟以為我沒聽到）。

我仍然吊兒郎當的坐着，一個女仔的吊兒郎當是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呢？（他又在叫我的名了）唉呀！我的無動於衷是不是一種殘忍呢？他看看我，我平靜的表面叫他看不出什麼，但他該領教過我的古怪的。

他好脾氣的再重覆，平時他挺會對我們吼，說了一大堆傷我們自尊的話，我好像有些感動他的重覆了，可他是說過我們有權利不選不喜歡的两課的。

終於，最後一次叫我名時，我蒼白的笑了，像早晨那隻飛過草場的白鳥，那麼的一種白。他彷彿看透我一些什麼的，放過了我。

那年在化學物理試驗室內，我站在一旁看同學們興高采烈的把陽光玩弄着，我仍是塊不起眼的石，不知在雨季里吸取了多少的晦氣。又硬又臭。

我該跑去隔壁班聽那歷史的演變，看那王朝的起落，畫一些人頭像，來一些鉛筆素描的。這里沒我的興趣，這所謂的「好班」，叫我不以為然，老師們眼中的一些壓力，一些嘲笑，一些諷刺，可是同學們怎接受得彷彿理所當然？不懂不懂。

我想飛去我的朝代，戰爭和平，文化和圖畫，水彩和素描，可大半個學期了，時間的緊促叫我恐懼做一個重大的決定。怎麼驕傲又軟弱？那年的雨季着實蒼白。

逃課，也不陌生了，又刺激又表白着我的叛逆。我樂於表現我潛意識里的英雄本色，把一些虛榮心填得滿滿的，老在志同道合大伙兒起哄的不把校規放在眼里時刻，收拾書本，拾起寂寞的書包，走過雙雙錯愕的眼神，賣去碼頭等渡船。

在等着渡船的無聊時間內，常坐在石階上把手指甲弄得凹凸不平，對面的逸鎮彷彿陌生又彷彿熟悉。

瘦瘦的身子常倚在船頭上迎着風，濤濤的藍裙常飛揚得直把書包緊靠住才不那麼放肆，陽光有時叫眼睛不自禁的眯起像綫縫。

這一駛，駛向那？眼神中帶着的是那時代的迷惘和無知。前途？是書包內重得連肩膀都垂着的書本所能給予的答案嗎？

跳下碼頭，一縷藍白的魂摔着一路的書包，在懶洋洋的街道上流過，一排排的店，一個個的人，人看我，我看人，他是誰？誰又是我？

成績單內赤字笑得刺眼刺耳，我想到原是隻自信的青鳥飛進這隔一水的象牙塔後，竟是隻受困，致有些倦累的青鳥。（陽光照到，身上的青色該更深色了吧？）

那年的豆芽不知發得好嗎？我常在後排角落里，當着深褐色沉默的桌椅對一個早上的話。然後思緒頑皮的竄出，暢遊得自由。

外面的陽光多麼好呢，一切事物鮮明得耀眼，你看有隻牛張着一雙美麗的大眼咬嚼着青草，牛的眼睛叫我想到了靈性的眼淚呢！那藍空，浮雲，喲！眼簾不勝收呢！有時雨絲頑皮的紛飛進來，把書桌上的理科書的白紙黑字印模糊起來，我想到瀉開的墨荷。

級任老師的嘴一開一張的說着什麼呢？老師也是人呢，她為什麼要把青春耗在黑板前粉筆墨中！她甘願嗎？

老師彷彿有點老了，同學們說她三十餘了，（那時三十在年齡中是個老的數目，現在不覺得了，是年齡做的把戲吧！）他們說把她和男老師撮合吧，這樣的話題

是有些無聊，可我們仗着有的是年輕。

老大老二都是理科的人材，怎我這一向成績不俗的老四竟是跟理科不上道呢？從高材生淪落到中學生，哈哈，多麼難堪呵！

後來雨季不知不覺過去，我終於飛出受困的樊籬，向另一座象牙塔飛去，啃着拿破侖，希特勒，鴉片戰爭，畫着不像樣的人頭像，塗着我的幻想。

那年我十七和十八歲，在SEDAYA。



小說卷



小鑑



一九八七年第七屆文學獎小說組得獎作品

奴英的抉擇

• 黃澤榮

天，已經不是以前的天。自從堤壩築起來後，它有時明明是空空蕩蕩的，卻也莫名地在痙攣抽動。潺潺湖水一邊摺着詭譎波紋，還一邊鄰鄰眨眼，就是不肯放棄地猛吮着空蕩的天空。

他知道，自從堤壩築起來後，這一帶的天地間就仰臥着一頭妖異怪誕的巨魔，把一切不能追溯的，在湮久年代已經有了的平衡全都搞亂了。他祖先的骨骸首先就跟其他很多族人祖先的骨骸被淹沒在湖里一座最翠綠的山崗上。

這截日子以來，左鄰右舍的整三十戶人家個個都變得陰沉怪異，除了孩子們外。鄰居的人已分辨不出他們到底在做什麼，即使長廊上的笑談也詭譎得令他迷亂，人人兩眼眩混。他寧可在入夜後就躺在房間的地板上，就是不走到長廊去在暈黃的電燈泡下跟大家談笑。

有一晚，他聽見自己剛懷孕的妻子在外面跟人小聲說道：「奴英最近變了……」，他嘿嘿笑不出聲來。真的，祇有地板清滑的竹片貼在背脊的沁涼感受，還是一

樣的恬爽。此外，再也沒有什麼是一樣的了，連天氣都變得完全陌生。他的妻子是一個多月前堤壩被宣佈啟用的那天晚上告訴他有關懷孕的消息，他記得那天還帶着妻子跟全部鄰居的人去觀看堤壩啟用的儀式。晚飯後，妻子告訴他那消息。後來的一連幾個晚上，整座長屋的人都開始討論堤壩的事，像着魔似的，在新裝置的電燈泡下。

●
從胳膊以下的雙臂最近一直麻痺，有時候帶點微疼，臀部的地方也是一樣，他十四歲那年，父親殺了一隻白雞祭神靈，然後親自為他紋身，就一針針紋在手臂及臀部的地方。十四歲的孩子，他哭都沒哭出聲，左鄰右舍的人沒有一個不讚許他。除了英勇外，大家都說他將來必能出人頭地。死去的父親當時也沒有說什麼，祇告訴他身上的東西可以辟邪。它們就這樣陪着他十四年，直到最近突然又麻痺又帶着微疼，彷彿和血肉不再相連，非要他將皮撕揭不可。奴英知道，有事情就要發生了，這跟那堤壩，那巨湖有關係，奴英也知道，那堤壩和巨湖其實就是一頭龐碩的妖魔，他不斷地喃喃悲咒。好幾個晚上，他從夢魘中驚醒過來，看見妻子抽搐般在咽泣。

●
自山林中揹回的獵物越來越少，屋長召集過好幾回的集會，最後眾人決定結夥到堤壩的對岸山林打獵。堤壩啟用的最初一個月，河水泛濫成巨湖，湖水一直傳來死屍的惡臭。有人說，附近的野獸都被淹死了，也有人說，野獸都走光了，長屋的爭辯永遠還是莫衷一是。過去的許多山巒幽谷的確都沉浸在湖里，許多孩提嬉逐的涓涓細流也受吞沒無踪。多少世代已經有的在幌然間失去了許多，多少世代不曾有的也驟然接踵而至。懨懨的日子帶給奴英很多的憤懣，他憎恨那座堤壩和巨湖使到

踏在草尖上的腳

· 鞠藥如

● 章1

(當衆水淹進他的耳孔時，他才發現原來背部那股拉扯的力道有多強勁。)

● 章2

才走到課室附近，他就知道自己又是遲到了。把左手的袋子交在右手後，他敲了敲門，說老師早安才踏進去。

老師坐在椅子上，並沒有回頭看他。同學們安靜的坐着抄寫，也有幾個轉睛看他。他繞過排在桌椅前端的那幾排椅子，走到自己的座位。跟他同座的許會山，已經寫了半面字。他把袋里裝着的水壺，雨傘和飯盒放在椅子上，才出力的把書包從背後拿下來，舒了一口氣。坐下時看老師，只見老師的兩粒大眼圓澄澄的看着他，嚴肅的臉上找不出一點笑容，他忙把目光移到壁上的點鐘，才七點五個字。

說過幾次要你早點來了，你有聽到沒有？怎麼樣，還坐啊？

他的屁股緩緩的離開長椅，膝蓋慢慢的觸到硬冷的洋灰地上，細細的沙冷冷的貼着他的皮膚。

昨天老師要你做的作業做好了沒有？拿出來。

作業？什麼作業？他忙轉身翻書包，從前翻到後，從後翻到前，什麼作業，想不起來了。

翻翻翻。

老師尖利的聲音在偌大的課室里很輕易的刺進每一個人的心臟，從耳道里進來。

我也說過多少次，沒有就是沒有，你就是把書包翻破了，翻死了也是沒有。俞加希，簿子又沒帶來了，是不？

他低着頭，輕輕的點一下。

是嗎？

是。

嗯哼，好，很好。要不要老師到你家去改簿子呀？什麼作業都不做，你想功課會好？昨天的道德教育練習題沒做的舉手。

老師是真生氣了。小手舉了起來。

胡里清，又是你，真要變狐狸精了是嗎？紅組的喲，廖慧恩，每天玩，真舒服哦。都過來，讓老師告訴你們不做作業的結果。

他沒動，低着頭看桌面上的書，老師若是要處罰他，

不是這個時候。沒做作業的同學都上去排隊，拍拍拍，雞毛帚在每一個手掌上敲十響。

他偷偷的看一眼自己的手掌，薄薄的肉在皮底下輕輕的跳着。

阿媽，我不要去讀書了。

打死你了。

我真不去。

做什麼啦？

老師會打的？

很好呀，你頑皮她就打了。

不是的，她說我遲到，功課又沒有做。

那你跟她說你走很遠才到學校咯。

老師不信的。老師說我起得太遲。

俞加希，把你的寫字簿拿上來。

他緩緩的抬起頭，茫然的看着老師。

快一點，你的寫字簿，聽到沒有？

他轉身，翻書包。寫字簿，這一本就是了，但不能交上去，都沒有寫。再翻，又是沒有寫完。他有幾本寫字簿，書包里一定準備了一本新的，老師說交上來改時，要是沒有寫完，就說忘記帶來，老師說真的嗎？點頭說真的。但今天不能說「忘記了」，因為老師有講過她不聽這句話。

他拉起藍色皮的格子簿，翻進去一看，有兩面寫滿

了單子「學」和「育」，老師的紅筆畫了一個勾，第三面寫着「糖」，一、二、三、四才寫四個字。

他用手撐着椅面，慢慢的把發痛的雙膝支離地面，摩摩膝頭兼掃掉沙粒，他雙眼直望着老師，老師也直望着他，彷彿是雙眼在行走似的，他涼叟叟的站在老師的桌前。

老師的眼光從他臉上移到他攤在手上的簿子，眼皮又很快的讓瞳孔包裹住他。

他有着兩道玉郎漫畫里出現的，專向好人施拳頭亮刀子的劍眉，劍眉底下的劍眼，現出司空見慣的無奈和少許的驚慌，然而最令她不自在的是他那翹着上唇的嘴巴，微張着，一幅「怎麼辦，怎麼辦」的可憐相。恨。

她緊閉雙眼，深吸口氣後重重的從鼻孔里噴出來。

不是老師要故意打你，俞加希，你自己說說看，到底為什麼你連字都不寫？

你說呀，讓老師知道你到底有什麼不對。打也打了，罵也罵了，關學也關了，你還想怎樣呢？嗯，說呀，說！

（老師突高的音量震得他那片厚唇跌了下來）。

不會寫。

什麼？大聲點，老師聽不到。

不會寫。

不會寫。不會寫？這個字你不會寫？不要騙我呀，騙我的後果你是知道的。

（她突然想起這個從巫語班轉來的男孩未曾上過基本筆劃與筆順，因為那是一年級時所注重的）。

去拿筆來。

她直視着他仿似一步一拖的走回座位，心里沉重的像灌了鐵花，再掃視全班，都安靜的看書預備上正課。她低下頭來，非常憂傷的把額伏在手背上，恨恨的嘆氣。

（說過多少次說過多少次，作業一定要做，書一定要讀，字一定要寫，你的責任就是讀書讀書讀書！別的事可不用你管。）

（你是知道後果的，是不？外面的陽光正強得很呢，好不好出去把淚水曬乾？）

（不是老師要打你們，你們也要想想，該做的事不做，就是不負責任，就是要處罰，你還想怎樣，親你呀？）

（滾上來！二十下，沒有再留情了。）

（真是好羞耻的呀，三年級了還被老師打。）

她出力將椅子提開一點後才站起來，正眼也沒看的走向另一邊門口，大步跨了出去。

橡樹枝桠間的晨陽才開始炒熱，耀眼的黃葉綠葉襯着灰白的幹枝，她心底的鐵花成形成形，真要死了。她沿着走廊走去，才是早晨哪，就氣成這樣。她低着頭看擺在走廊邊的幾盆綠葉植物，蹲下去憤憤的把野草拔起後用力的拋到坡下。

我氣得要死，我真氣。

做什麼？

作業都沒有做。

打咯，四十下。

有用嗎？哼，要是不會做就是不會做，打死了也是沒有用。

那你還氣？

那是會的幾個呀。我要去洗臉，我氣死了，全身發熱。

她腳上的BATA涼鞋的後跟帶子沒有扣住雙腳，一路噠噠噠的拾梯直上，辦公室在另一座建築物里，她直走到安裝在角落里的洗臉盆，水龍頭一轉，沒有水，然後很意外的波一聲，水衝了出來，她反倒嚇了一跳。

掬把水洗臉，臉燒燒的紅着，毛巾揩干水珠後，才又像一個人。

她稍為收拾一下桌面，有削水果刀、教科書、空漿糊罐、水壺水杯、詞卡、字典、長尺、短刀、斷的鉛筆和紙張。拿起字典和鉛筆包兼教員記錄冊，她順手倒一杯開水後才噠噠噠的走回課室。走廊里有幾個二年級生跟她說老師早安，老師早安，她側一側頭，早安，早安，聲音輕柔得自己也吃驚。

起立。

她走到書桌前。

行禮。

她掃視全班。行禮，也有的互相行禮。

老師早安。

早安。

老師早安。

坐下。

她也坐下。

都來了嗎？

都來了。

很好。

點名冊打開，她在二十五那行整齊的畫/。藍色的/，三月份幾乎全滿。她滿意的淺笑，在結束的一欄註上全到人數十六，總數十六。正要合起來時再在十六號俞加希那欄寫「行為不佳」才站起來將點名冊掛在牆上，木板牆。

拿起放在黑板溝的長尺，學生也已陸續走前來坐在排好的長椅上，一排下去三張第二排二張，坐好後，胡里清矮矮的個子又站了起來，她靠到黑板邊，默默的看着每一張臉，和每一張臉上的神情。

都抄好了嗎？

抄好了。

會嗎？

會。

班長謝頌仁匆忙的站了起來，走向前。她轉身走向鋪滿陽光的窗子，在低首與抹去淌在鼻尖의汗珠間，髮垂了下來。轉身，她的椅子正安放在黑板前。

拼一次。

Lu 驢，Lu 旅，Lu 律。

Luan 卵，Luan 亂。

Lue 掠。

L 什麼? L ue Lue 掠。

Lue 掠!

Lun 淪, Lun 論。

Luo 羅。

錯, Luo 羅, 第一聲 uo, Luo 羅, 羅唆的羅, Luo 羅, Luo 螺, Luo 裸, Luo 落。

好, 都會拼了嗎?

會, 我在家有拼。

有啊, 很好。那如果誰還不會的, 要多學, 再不會可以問老師, 老師是給你們問的, 天天上聲母節, 還是不會拼, 我也沒法了。不過, 我告訴你, 評審不全對我會處罰你很痛的。O.K. 看這些字詞, 我解釋一遍。

她的長尺指向黑板, 白色的粉筆字填滿綠色的板。逐字拼, 逐字講, 一些普通的字好象 LU 旅, 她跳過不說, 但今天的音節比較難, 她利用故事來解釋「考慮」「法律」「卵」「忽略」「掠奪」「淪落」。

L UO 螺, 陀螺。我記得我有講過陀螺, 有人還寫陀螺是可吃的。馬來話叫什麼?

GASING。

GASING, 對了, 陀螺就是 GASING, 會吃的嗎?

我爸爸有吃。

有吃? 怎樣吃?

洗一下, 切一下, 煮來吃。

那是陀螺，是不是螺？

她在黑板上畫一只螺。

不是，不是這樣的。

她忍住不大聲。

章淑才，說清楚點，到底是什麼東西。會說嗎？好，用福州話講。

說呀，說呀，是什麼東西會吃的？老師，他不說。

我要你說，是什麼？

老師問你呀？還不說，是什麼東西？

不肯說，你們看，這樣子的行為對嗎？

不對？

老師要你說的時候，你就要說。不說，你說話的技能就達不到，零蛋。好，陀螺是一種玩具，拿起來，丟在地上它就會不停的轉。馬來人最會玩。你們有玩過嗎？

哥哥有。

沒有。

有見過陀螺嗎？也沒有？國語不是學過嗎？

書里還有圖片。

啊，還有圖片，那你找出來看一看就明白了。章淑才，不管你爸爸吃的那個洗一洗切一切煮一煮的是什麼東西，那一定不是陀螺。森林里沒有，大海里也沒有，我們要動手做才能有的玩。O.K. 嗎？你們。

O.K.

Luo，還有姓羅的羅，蘿蔔，鑼鼓，籬子，大都是用竹片做成，圓圓的，家里有嗎？拿來裝胡椒，裝可可。

很胖的，我有。

很大，不說胖。我們說人很胖，豬很胖，羊很胖，俞加希很胖，籬子不胖。很大。俞加希，懂了嗎？

懂。

Luo 裸，這是新的字，Luo 裸，就是，唔，媽媽跟弟弟冲涼時，弟弟什麼也沒有穿，衣服也沒有，褲子也沒有，就叫做裸。會嗎？身上什麼都沒有穿，Luo 裸。

Luo 落，駱駝的駱，聯絡的絡，可以了嗎？好，再重新拼一次。

她在童音里放下長尺，走向書桌，拿起杯子喝了一口，鈴聲從六年級的課室里傳了下來。她看一眼章淑才，心里很不舒服。

趕快拿出造句簿，做造句。

(一)旅行； (二)法律； (三)淪落； (四)忽略； (五)陀螺。能够造嗎？明天交簿子。

她踏出課室時，差點跟鄧群富相撞。在轉角處她清楚的聽到 PADAMKAN PAPAN HITAM, CEPAT。腳步停止，她的心也猛的跳速。那語氣重得粗得仿佛是責備她超時而不離課室。她不禁吸了一口氣。

●章3

讀一遍給我聽呀。

不要。

做什麼呢？

你說我唱歌。

你是在唱歌呀。我國由十三個州組成，施行君主立憲政體。

姑姑你很壞的。

單晚螢躺在床上開心得哈哈大笑。她翻個身，抱着大狗熊咧嘴眯眼，單之銘非常無奈的瞪着清澄的雙眼靠前接近她。

我們對看。

好呀？

單晚螢先溜溜雙大眼才認真的迎接姪女稚氣的雙眸。直視的目光流露出戲弄與平和，她只感覺到寧靜祥和。單之銘承續了單家的大眼，眉毛濃密，剪着短髮和微紅的雙唇。她忍住不發出笑聲，單之銘也盡量不眨雙眼，雖然姑姑紅嫩的雙頰，細長的睫毛和俊秀的鼻子直在她的瞳仁里停步。

單晚螢的眼皮越來越沉重，但拒絕眨眼的意念控制着她的行動。她輕輕的，慢慢的移動眼球，不再直望進單之銘的瞳仁里。在那兒是一團黑，望不進底的靈魂巢居。她嘆口氣，情緒遽然滑落到底點。

我看見你，但我看不透你。

啊哈，姑姑你又輸了。

才不呢，我只可憐你的眼睛要痛許久呢。

單之銘高興得很，跑着出去找婆婆要報告好消息，單晚螢順手開了收音機，音樂里猛然跳出了麥克傑遜的

BAD。她就沉溺在歌者的傾訴里，悄然低嘆。

我突然發覺，我們做老師的情緒波動很利害。

怎麼說呢？

你不覺得嗎？我就有這樣的感想。學校就好像戰場一樣，轟轟烈烈的大吵大鬧，有多少時候是開心的呢？總是罵罵罵。

我也是這樣想，走出這個課室又走進另一個課室，心情都不一樣。

你 GURU B 還有機會換班，我這樣 GURU A 每天整天都是那一個班，有時氣都氣到半死。

何必認真呢？

單晚螢拉起大紅毛毯將長腿蓋住。在清涼的晨光里，風吹來夾着些許的涼意和熟悉的鄉間空氣。在外的日子常將她的心牽絆着屬於「家」的人與事，而每星期一次的夜宿常彌補了一些受創的觸角。

之銘，替我拿杯開水來。

無綫電里傳出了濃重的男人口音，正介紹着歌者與歌及DAMAI BEACH 的 HOLIDAY INN。她將音量轉小，再叫之銘之銘。

單之銘放下了鉛筆，跳下椅子跑到茶杯間找了一個漂亮的紫杯子，洗乾淨後倒了滿滿的一杯。

謝謝你呀之銘。

單之銘臉紅了，在轉身出去之前忍不住站住。教我馬來文姑姑。

現在？我想睡，等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你又要走了。

不會啦，你再跟我說。

單之銘很失望的走出房間，又埋首在華語造句里。五年級了，作文還不會寫，而所謂最重要的科目，國語和英語，有許多都不知道新來的臨時老師教些什麼。

阿婆，姑姑幾時回？

我不知道的。

我馬來文不會做，英文也說要打。阿婆，姑姑幾時回？

唉喲！你哭什麼，不會就不會囉，還哭什麼？

單之銘放下練習簿，想起數學還有五題未做，忙翻書包把厚厚重重的課本拿出來，把未完成的華語成語練習題丟下了。

姑姑呢？

睡覺。

又說要她教，晚螢，昨晚睡够了，出來教一教她吧，也只有幾題而已。

唉！真討厭。

單晚螢氣鼓鼓的下了床，滿腹不高興的走出來。

每次回來都纏着人家教，你老師不是有教過嗎？我就不信他不曾把答案給你們。就是不專心。

單之銘習慣了姑姑火爆脾氣，是一陣子之後就必烟消雲散天下太平了。她忙丟開數學課本和練習簿，把厚重的國語拿了出來。

像你們這些懶惰鬼呀，該打二十大板，我的同事說打四十下。

不要這麼壞啦。

什麼壞，叫你回家做作業你就要做。玩耍，嘿。

可能是不會做呢？我就是只有幾題不會。

怎麼不會，考書都會拿第二名，我就是打，打到哭。殘忍。

你敢這樣說我？那是該死，明年申請回來這兒教，打到你扁。

哦！千萬不要。

單晚螢拿起單之銘傳來的課本，看了一眼書上的字。

要死了這樣的題目都不會，連綫呀，把A組的配上B組的就好了。

我不會連。

找出他的意思不就可以了，像這題，AMAN 連 KEADAAN YANG TENTERAM，GOTONG-ROYONG 連 BEKERJASAMA，我就不信老師會沒解釋。

老師都是講國語，我有時不會聽。

問咯，不會。

不敢呀，我們都很怕的。

不問是你笨，不是怕。快點，我只解釋一遍，你自己做。

還有英文。

我讀書啊？

英文最難嘛，我們一個禮拜才上三節，都不會的。

多讀咯。

不會怎麼讀？

單晚螢沉默了下來，她想起班上幾位成績頑劣的學生，是真懶惰還是不會讀而失去求學的興趣。也許是自己太心急了，總希望大家都能接受與吸收所教導的。

就只有你們二個了，許會山和俞加希，害得我們沒有更高的巴仙率。當然藍組的也有幾個很壞，如果繼續這樣下去，這一班就完蛋了。

單晚螢放下課本時已是近午時分，門外的陽光燒燒的蓋着洋灰地，風卻有一把沒一把的鼓着。

改次不要再叫我教了，每次罵你一句就哭。你知道嗎，我多愛打你了，講了又講還是不懂，也不知道心放在哪里。

單之銘紅着雙眼靜靜的收拾書本，作業是做完了，改天回學校不必抄別人的也不怕老師的竹片。她吸吸鼻子，眼淚還是不規則的滑了下來，滑下來。

去洗個臉！

單晚螢跳下椅子後回到房間，一頭栽進枕頭里，心里沉重得幾乎喘不過氣來。每次心焦急別人不符合自己的要求，每次憤恨，不知因何事的憤恨；她的感覺就受創而需要一點時間回復平靜。她夾緊玩具熊，很熱烈的感到臉正燒得猛。

不用這樣嘛，不會就慢慢來咯。

她伸手按下收音機的制，立刻鑽出了一位唱着華語歌曲的男音，把母親的聲音淹住了。她心里正難受得很，之銘也不好受吧。她翻身下床，拉了毛巾衝進浴室，水冷冷的沖下來時才舒服點。

做什麼要罵人呢，之銘又不是真的不會，是自己太心急了，見鬼，我這樣的死人。

她猛力潑水，過肩的髮濕成一束黑，眉毛睫毛順着水勢下垂。

痛。她想大叫幾聲來發洩心頭的氣，撇不住，她舉起紅色的塑膠桶，對着桶口狠狠的喊幾聲，音從桶里悶悶的飄出來。

她跌坐在地上，背靠着冷牆，把臉夾在雙腿間，把這些日子以來的憂傷與憤怒與難過與失望全哭了出來，她可以摸觸到胸口的那股痛。

人家教了就要死死的記住，不然怎麼能够學到東西呢？現在不學，將來是沒有機會的。

我心痛什麼呢？笨？

單晚蜚雙手按着濕濡濡的地，慢慢的爬了起來，她對着鏡子照，只看到憤恨里的傷痛，手一潑，鏡子就糊了。

我真寂寞。

我是寂寞。

為什麼你這樣說？

你的思想太遠了。

她淺笑，俞利莎，你知道我在心燙之餘還淺笑不曉

得又要怎樣說了吧。

好了嗎？姑姑，吃飯了還不出來？

● 章4

老師明天不來了，好不好？

好。

為什麼你們都說好呢？謝頌仁。

希望老師在家休養，病快快的好。

都是這樣想？

是。

單晚螢笑了，臉半點半點的紅了起來，喉頭又開始發癢，她用手掌掩着嘴巴，快步走到門外狠命的咳，連淚水都拼了出來。

看你個子這麼大，身體卻這麼糟。

你不知道呀俞利莎，我這是空罐子吧。

這麼常感冒，要多吃VITAMIN C的食物。

她死命的咳咳咳，所幸剛剛上過洗手間而不是坐在椅子上，不然真連膀胱都擠乾了。

她將痰，稀痰，吐在草叢間，矮矮的爬地青青，滿了整個山坡。她清清喉頭，喉間依然有一大團的阻塞。

老師今天做啞巴了。

不要看老師做啞巴罵不了人哦，老師的雞毛帚有嘴巴會咬人哪。

嘩！

她側一側頭，長髮就掠了下來。在炎熱的午後，冒出來的汗珠匿在肌膚上是不自在的冷。她拉開抽屜，抽屜滿了，有一本風采放在最上面，一抽，拿了一根綁髮的黃膠布圈，頭一揚，馬尾就吊在肩上。

她環視全班，大家都在專心的讀着考卷，只有許會山和俞加希。

皺着眉頭，她踱到他們的背後。

讀呀！先讀才做，如果不會讀，看下面的選擇題，只能選一個答案，知道嗎？如果這題是A 就圈A，別的不可以圈，知道嗎？

俞加希的考卷滿了鉛筆痕，圈了A又圈B又圈C，5題都是這個模樣。氣，沖上單晚螢的腦門，手一扭，狠狠的捏了一下他的臉頰。

老師講了又講還是不聽，只能圈一個答案。如果是A 就圈 A，B，C 都不可以圈，會明白嗎？

她真氣，但依然控制着自己不要發出太響的聲音。每一個踱步里都沉澱着欲裂的傷痛，她踱到門外，仰首看校門外的那棵細瘦無葉的紫傘花樹。

3M好嗎？

你是指教學進展還是學業報告？

照你所知的。

根據教育部長的巴仙率來統計，這樣的實驗時期所獲得的成果是可以誇口與放心的。照我的體驗與觀察，十分加上一個零就及格了。

我不明白。

我明白。

董事長聳聳寬厚的肩膀，一幅無法理喻的樣子。單晚螢依然記得他那抹唇角下的笑。

吃了沒？

俞利莎的高音嚇了她一跳。

唏……………怎樣吃？

還上？

評審呀，沒時間，只好現在考了。

餓死你。

還好我的胃跟我的精神一樣堅強。

她笑。陽光在室外濃濃的鋪蓋，眯着眼，她直望着俞利莎疲倦的容顏和有孕的身材。

唉……………真苦。

俞利莎摩摩肚皮，笑，疲倦的笑。

到你時就知道了，

還早得很哪。

還早，噯，你跟鄧到底有什麼？

有什麼？

誰知道你們？

單晚螢側一側頭，這是她的小習慣，以詢問的目光直視俞利莎的小眼睛。

講給你聽不可以大生氣。

俞利莎踏前一步，壓低聲音。

不用神秘啦，我當它死的，做什麼氣？

是呀。我一直聽她 COMPLAIN，說沒有時間給學生多上課啦，說課室里的書桌都放滿東西啦，什麼什麼的。

還敢這樣，說呀。

單晚螢以輕視的口吻掩飾怒意。

校長本來排她一星期多兩節增廣活動，是她自己推掉的。現在看我每天多上課就不甘心啦。可以呀，要用功是不怕沒時間的。

就是嘛，有人就是不甘願。

你知道嗎？我在這兒本來是最快樂的，自她調來後，我的快樂就向我告別了。

我也是這樣說，這個矮女人搞得我們分幾派，真可恨。

她針對我，又不見她告到校長面前去。

她敢？校長一句話就哭倒教育廳了。

所以我當她死的，反正我來學校是教書，不是搞幫派，那樣卑劣的人在我眼前是什麼？土。

單晚螢轉身往課室走。她不是氣，然而難堪是有一點。同事之間有誤會是難免的，可是當這個誤會特意加以渲染時它的後果又是很大的。

我已經跟她解釋過，我根本沒有在學生面前指責她，是她自己多心了。如果還是這樣，嘿，我靠她吃飯咩，

氣！

俞利莎跟進課室，鴉雀無聲的課室里飄散着午後的庸懶和悶熱，低矮的天花板圍困着一室的氣，空氣。

單晚螢靜坐在書桌前的椅子上，眼睛雖望前端，但俞利莎知道在她的眼光并未停留在任何一點。

她是明白她的。單晚螢有時天真得似個小孩子，有時卻驕傲得恨不得推倒她；然而她的驕傲是常擺在她的外表上。

她坐在黑板前的長椅上，也沉默着打量課室，寬闊的牆貼滿了風景畫和水墨畫、教具、美術和手工。

那些花好漂亮。誰做的？

學生。

你教的？

我看到之銘做，就教他們了。

我明年真的走了。

又是這句話。

是呀！你不知道，我的壓力有多大，家長都是COMPLAIN 為什麼我的孩子華語會及格，就是英文與馬來文不及格，我聽都聽到不要聽了。

那你去哪里還不是一樣？

管它呢，我在這邊五年了，一定要走。

說來說去還是那句話，我告訴你，任何一間華校的情形都是這樣的。

我可以請去馬來學校

會准？你以為沒有馬來人老師嗎？

我不管，我一定要設法離開這裡。每次考馬來文和英文，最多五個及格，我都教到怕了。

華文也是難教。

至少多很多節，像我們，一個禮拜一班才那麼幾節馬來文和英文，學生怎麼會？

俞利莎說得激動，伸出手指算給單晚螢看。她的鼻尖，額頭淌着汗，完全不理會課室里的幾雙小眼睛好奇的看着。

以前誰講得，3M好，讀多多華語，那現在真得好呀，你一班有多少個及格？

工作調查？還是能力調查？

單晚螢輕冷的回答，她已失去交談的興緻。在炎熱的午後談厚硬的課題是會令她爆炸的，而她正學習不去點燃爆炸的引子；因為一切都是空談，在缺乏實際行動的支持。

老師，廖慧恩的抽屜有書。

是嗎？廖慧恩，把書全部帶回家。

俞加希的抽屜也有書。

俞加希，不要把書留在學校。

很重啲老師。

你們的書包會重嗎？

重。

單晚螢一幅無奈的表情，俞加希祇好把書硬硬的塞進够重的書包里。下了課，她抱着考卷和記錄簿和評審成績冊回到空無一人的辦公室。

她沒有立刻改考卷。有時看到簡單的試題會做錯時真真痛惜。回到住處時已是午後三時許，她沐浴後草草的吃了一包 MAGGIE 咖厘麵才跳到床上睡。

瑪法達說了句好話，如果活得長就是活得好，我情願不活。

誰是瑪法達？

去死吧。

我是不知誰是瑪法達，為什麼就要去死呢？娃娃看天下，喂這樣的公仔書你也看？多少錢一本？

你有錢也買不到，公仔書！

單晚螢用雙手環抱着大玻璃缸，踢開防蚊紗門走出去，紗門在身後狠命的砰砰，環緊四邊蠻利的缸，手腕手掌至手指都傳來輕微的疼痛。

放了吧？還養！

辜梅跟了出來，單晚螢轉頭看她一眼。

天天這樣抱出來換水？又要去買菜，真麻煩。

你有聽過龜兔賽跑這老掉牙的故事嗎？我倒要看看我的老祖宗怎麼會敗在這些傢伙身上。

我真不敢想象你還會養什麼。

單晚螢將缸里的小龜逐只逐只的放進洗碗盤，放水，

再將缸里剩餘的薤菜莖拿起來，她抱起缸，倒出髒水，再用水沖洗淨缸。

給你養也不要養這麼多，十一只。

辜梅靠近門邊，用手指快快的觸一下小龜，又快快的縮手。

怕死，不咬你的。

才不呢，聽說咬到時要等打雷才放，幾時才等到打雷。

水魚咬到不放，不是這種，這是金錢龜，很善良的。

單晚螢把小龜放在水籠頭下，用力揉龜背上的黏漬。

可惜死了一只，不然更好玩。

還養死了，哎，聽我話，放了吧。

辜梅托一托近視眼鏡，仍然感興趣的看着單晚螢把玩着手上的小龜。

我的龜兒子們都已嬌生慣養了，你叫牠怎樣到外面污濁的世界里尋生活？我只要想想牠們柔軟的肢體在污泥爛芭里爬呀鑽呀的我的心就鬆了。

單晚螢沖洗淨龜背後，又逐只逐只小心翼翼的放回缸里，將菜莖洗淨後，丟回缸，再倒水。

說真的，我倒很想知道你還想養什麼。

單晚螢挑一下眉毛，大眼轉一轉。

什麼？

辜梅含笑，點頭。

唔。

熊。

熊貓？—— 哈哈，我以為你會說眼鏡蛇。

北極熊。小姐。

呵……………。

單晚螢矮一矮身，將玻璃缸抱在懷里，笑盈盈的回頭望一眼辜梅。辜梅不可理喻的搖一搖頭。

她將缸放回架子上，又去拿水壺澆放在房角的幾盆綠葉

辜梅將自己深埋進藤椅子里，沉默的看着搖曳生姿的黃棕。

又想了。

單晚螢同情的望着她，水壺的水灑，灑濕了綠葉，濕了皮蛋缸，濕了磚地。

辜梅抬頭看她，如果戀愛會叫人愁，那是快樂的憂鬱。若那是單程車道的戀曲叫人愁，那是悲哀的憂鬱。

說吧，又怎樣了？

單晚螢跳回床上，抱過長枕，柔聲問。

我收到信了。

那好呀。信呢？

燒了。

笨，真該死，做什麼燒掉？

單晚螢拋掉長枕。

他說我會錯意呀，他說我對他是個 TOTAL STRANGER。

辜梅也伸伸直腰。

又說不知道有我這個人，叫我不再寫信，因為他已經是個MARRIED MAN。

GOD!

單晚螢抓過長枕，把棉被蓋住露在短褲下的長腿。

那也不需要燒掉呀，可能是他會錯意了。

這麼傷我的心，我還留着做什麼？我真後悔寫了這麼多信給他。

辜梅抓緊拳頭敲自己的胖腿。

是我錯。

是你錯。

單晚螢捏實被角。

第一，你不可以寫信。我是說不可以寫這麼流露自己的信；第二，沒有跟我商量過該寫什麼，不該寫什麼。照你講給我聽的那些，是我都會嚇到死。

我怎麼知道。

不知道！不當我是朋友才真。

不是的。

辜梅急辯。

我那時實在是太混亂了，別人說什麼我就做什麼，

根本沒有想到其他的。

單晚螢吸了一口氣。

算了，那你還寫了些什麼？

辜梅低下頭來玩弄着積克上的鈕扣。

說給我聽呀，還有什麼可怕的？寫給他看都不怕了還怕說給我聽。

辜梅抬頭，紅了眼。

我說，如果你願意，我肯嫁給你。

啊……哈哈！你要死了辜梅。

單晚螢毫不顧慮的笑不可支，一伸手，將棉被掀開，辜梅則呆呆的看着她。

你幾歲？

女人的秘密。

呵，我懂，三張沒得找了。辜梅辜梅，你太令我吃驚了。

單晚螢取過書櫥上的杯子，大大的喝一口。咕，再一口。

我有你暗戀的勇氣，但我沒有你行動的膽量。

單晚螢一飲而盡，舉高杯子，晃一晃。

我跟校長請假，校長不高興。

做什麼？

我跑去教育廳找CIKGU BAWANG，我說我要去

MEDICAL CHECK UP, 他准了。

做什麼？……去找他呀？

單晚瑩提高音量，並將頭略微伸向前。

是。

WHAT FOR?

跟他解釋我根本不是欺騙他。

辜梅。

單晚瑩艱難的嚥一口水。

他對你真的這麼重要嗎？

辜梅再度低下頭來。

現在已不了。

那你打算跟他說些什麼？說SORRY，我不是有意的，請原諒我。是嗎？

辜梅輕輕的點頭。

錯！如果你這樣說，就證明你寫得信都是假情假意的。愛本身沒有錯，什麼要說SORRY？

那要說什麼？

真要知道？好，你說，我很抱歉寫了這些坦誠的信給你，我也很抱歉，若是這些信帶給你困擾，但有一件事我絕不抱歉的是我對感情的看法與執着。我很感謝你，讓我曉得還有值得我有重視的人，而我對於自己所做的永不後悔。

啊！太可怕了，我說不來。

那你要說什麼？記住我的話，講 SORRY，就是證明自己已抱着玩弄的心理。要是我呀，我還會說，HAI，真想不到我會為一個不曾交談過的你失去我高貴的理智。你知道我為什麼要趕幾百公里的路來這小地方找你嗎？因為……

單晚蜚頓一頓，托着腮，受傷的眼神幽幽的望着天花板，然後，放開雙手，伸出來。

我愛你·曾經。

辜梅痴痴的看着她的雙手緩緩的收回，臉上含着的是一股哀怨和傷感。

你跟我走，我說不來。

想！

●
向晚的風在遼闊的田徑場上疾行。

單晚蜚伸出手，一跳，就抓下了一把跑道外風景樹的圓葉。

請問，你是他的妻嗎？

是的。

啊，謝謝你。打擾了。

喂！

葉子一個公分一個公分的撕碎，飛在漲滿晚風的體育館外，跌下，躺在寬闊的跑道上。

（若你願意，我肯嫁給你。）（這是一句勇敢的話）

（啊哈。）（果真）

單晚螢禁不住淺笑。但也止於淺薄的一個牽嘴角，她的雙腳不停的往先走，跑道上的許多慢跑者都越過她。

我失去你了。J. C.

單晚螢起步跑。

我失去你了。

她的長髮在風中飛起一圈影。

整個天空就壓在肩頭，她的背影融入暮色中。

● 章5

抓緊一點，要下嶺了。

電單車在可可園中的小路上跳上跳下的猛衝。有些枝葉長得伸了出來，老師的身體和頭就矮一矮。

他不敢抱老師的腰，老師的積克很闊，他抓緊老師腰間的積克。左手緊緊的握着裝水壺的袋子。肩膀很痛，但不敢動一動肩上書包的帶子。

那一條路？

前面的。

好難走的呀！俞加希，走這麼遠才到學校，就應該讀書才對呀。不然走了幾年，什麼也沒學到，是多可惜啊。

老師的話在風里飄過來，聽着，那聲音跟課室里的又不一樣。柔柔的，細細的，真不相信就是剛剛才在下

課時對他吼的老師。

他沒有應，老師的長髮有點開叉了。

你的媽媽會在家嗎？

會。

這條路又是去那里？

四年級的郭文全家。

你就是常去他家了，是嗎？不要去，多留在家里讀書，這條路呢？

去巴刹。

去巴刹？好，我等下就走這條路，走錯了明天要找你哦。

老師的電單車轉入小馬路，小石頭和沙伏得人很不舒服，道路兩旁的胡椒園和可可園死死的佇立，連風吹過也不晃一晃，只有幾片油綠的葉子擺一擺。

到了嗎？

要到了。

這麼遠。前面那個人是誰？

我媽媽。

哦。

老師把車子停在大樹下，他趕緊滑下車子。

謝謝老師。

好，俞加希，你媽媽會講華語嗎？

會。媽，老師來了。

單晚螢擦擦鼻尖上的汗，走這樣的山路，不僅機器辛苦，人也是苦。

她微笑地望住站在樹陰下的婦女，戴着一頂發黑的褐色草帽，鬆鬆的穿着一件暗紅色的短袖上衣，褲襠裂了。她忙把目光移開。

是俞加希的媽媽？

是。是老師。

她站着，沒有走前來。

我載他回來，沒什麼，只是想來看看。

哦

她仍舊站着，單晚螢突然想起她是個跛腳的失婚婦女。

真尷尬，單晚螢轉一轉油門，踏下控制器，烟噴了出來。

我可以上去你家嗎？

可以的。上去呀。

她忙放了控制器，車子就轉彎，冲上斜道的小木屋旁，停在番石榴下。單晚螢下了車，除了頭盔，脫了手套，脫積克，拿出梳子梳一下頭。故意不去看俞加希的媽走路的樣子。

你養雞？

沒有了。

幾只狗呢？

三只，養不大的狗。

也可以了。是瘦了點。

不吠人的，雞給人抓了還不知道。

哦，前面的地方很大呢，誰的？

別人的，要種胡椒，樹膠都砍完了，現在的樹膠又很貴了。

砍掉，怎麼有的割呢？

不知道別人，我還有幾棵呀。

單晚瑩看她無意叫她上屋的樣子，她就先沿着小路上木屋，俞加希的媽也跟來了。

地方很亂，很小。

不要緊。有地方住就很好了。

她踏進屋子，一眼看去就認出是廚房。

東西，放滿的都是各種大小不一的東西。

俞加希已脫下校服，赤着上身，留下發黃的四角內褲，單晚瑩一眼就看見他肩膀上的兩道紅痕，心底不禁冷縮一下。

老師坐呀。

俞加希一句話都沒說，俞加希的媽拉過一張四腳無靠背的高木凳，又去拿杯子盛水。

不用了，一用了，我不渴。

要的要的。

她拿起水壺倒水，壺屁股向上，杯子仍舊不滿。單

晚螢看着她掀開放在桌子旁的一個餅干丁，杯子向下一舀，水來了。

老師喝杯水。

呵我不渴。

單晚螢接過了杯子，小小的厨房里沒地方走動，但她依然來回走了幾步。

我不渴，剛剛才喝完瓶里的水。

她緊握杯子，沒有放下，但坐下了。

俞加希靜靜的拿了碟子和湯匙去竈上的鍋子盛飯。她看着他愕然的放回鍋蓋，轉頭四處張望，仍然後走向牆壁邊，伸手把掛在鐵釘上的小飯鍋拿下來。單晚螢突然緊張起來。

你割膠嗎？

是呀，我有割膠，加希就跟我啰，不然他就不去上學了。

為什麼呢？

一個人不敢走。我割膠那邊走上山，又比較快到學校，可是要過河。

單晚螢看着牆角下的小燈綁在無邊的帽沿上，膠絲散散的躺在地上。她抬頭，柱子掛在頭頂上，垂着許多片樹膠。

你一天能割幾片呢？

三片，少少了。

單晚螢轉頭，俞加希的碟子里鬆鬆的幾團飯和面前

的一碟要乾了的香菇肉醬，她認得那是香菇肉醬。

吃這麼少。要多吃點，少出去玩。

這個人不聽話的。

唔。媽媽的話都不聽。

叫他不要去玩，又去。下雨還去，那天就生病了。

是，有二天沒來上課，有一天還說割傷腳。

就是了，叫他不要去文全的家，就是要去。

怎麼會割到呢？

他說是文全把刀放在地上，他不小心踏下去。

沒穿鞋嗎？……不要去玩，天氣又熱。吃飽寫字就好了。

不會的，這個人很懶，又不聽我的話。

打了。俞加希，連媽媽的話都不聽哦。

俞加希把飯扒進口里，沒有聲音。單晚蜷緊緊的握着杯子，然後慢慢放鬆。

你割膠，還做別的嗎？

種一點胡椒。我弟弟的地，他住巴剎，這間屋子也是他的。

你以前也是住巴剎？

以前跟人家洗衣，很難呀，錢都不够，加希讀書的那間學校又很花錢，想想就回來了。

那你以前以前是這裏的？

是呀，我家屋子就在學校旁，後來被燒了。

燒了？怎麼呢？

我也不知道。早上去割膠，剛好加希哭，就背他去，割好回來就看到大火了。

沒得救？

都要燒完了。

那家希有多大？

才會走路。

單晚螢很同情的望着俞加希的媽。她坐在泥地上的木椅子上，臉是歲月的花雕，髮是日子的漂白。

俞加希已吃完了飯，收拾乾淨走開了。陽光射進廚房里，慘淡的黃着。

我每天都是七點就上課了。要抄聲母，不然就沒有時間了。剛才關學，所以到現在。

加希有說過。

我希望你能幫幫忙，要他多讀書，不然是真的很慘。

這個孩子哪里聽人的？說極了都不聽。我又不認識子，園口又多工，他肯去上學我就很高興了。

就是這樣才更要硬管，你現在都很辛苦了，難道還要孩子以後像你一樣辛苦？讀書是很重要的。

單晚螢坐不住了，只覺得小木屋里浮着燥熱的氣，她放下杯子後就離開了。

陽光照下來只感到肌膚的暖，她的心涼涼的趕路。

（緊張什麼呢？我。天天打人，天天罵人，是可為？非可為？教不嚴師之過。）

她轉大油門，HONDA 70 CC 的指針衝上五十，極限。灰塵在身後滾起一綫浪。當幾只小黑豬從路旁閃出來時，她的心差點跟着閃出來，一抬頭，小坵上橫着一間陳舊的長屋，她轉大油門。

● 章6

之銘，來拿走你的書包。

之銘！你的書包。總是放在我的床上，我要跟你丟掉。

不來拿是嗎？

砰！

哎喲，痛死我了。啊……。

單晚螢蹲下，推開書包，左腳拇指痛到心肺。指甲與肉間滴出血，轉眼就紅黑了。

死書包，臭書包。指甲要脫掉了。

你又不小心點。

老媽子呀，你知道這書包有多重嗎？

單晚螢的淚水在大轉，臉色也變了。母親忙忙的拿來紅花油棉花替她揩血，單之銘聞聲才趕來，靜靜的收拾散在地上的書本簿子。

你搞什麼鬼？這麼重的都有。

是這樣的呀，我有的書還放在抽屜里，老師沒有檢

查時才敢放。

要死了。

單晚螢吸吸鼻子，鼻涕唏唏的響，她用手背擦乾淚水，坐回床上。

叫爸爸來秤一下你的書包。

神經啦！

哎哟媽，你會看秤的，是不？來來來，之銘，把你所有的書拿出來。

單晚螢一步一跳的拖着痛腳走出來。

做什麼你？

書包咯。

父親看着她的腳，搖搖頭。

之銘，再去拿你的水壺雨傘食物盒，全部放上去。

秤子是老式的一根木，一個秤砣。那個圓盆放着雨傘食物盒水壺，鈎子則鈎着褐色的硬皮書包。

拿不起。去拿條棍子來抬。

之銘，掃把拿來。

老哥扛着一邊，她的肩膀也重重的扛着一邊，母親則移好砣子看杆上的秤星。

都傻了。

老爸你知道嗎，我的學生個個喊重，我倒要看下有多重。

說着單晚螢移一下掃把柄。

一斤，五斤，十斤，十五斤，剛好十五斤。

公斤是多少呀老哥？

六百克一斤。十五斤，唔，九公斤。

呵！不重才怪，九公斤，到底是什麼這麼厲害。之銘，去拿張紙來，寫下每一本書的名字和頁數，我替你算共有多少頁。

以前不是說3M不用書包嗎？

老哥你懂什麼？——HAI，別又來跟我提那一套，我看破看漏了，免談！

單之銘頗有趣的看着可愛的姑姑可笑的吩咐。但還是乖乖的撕下一張紙，一本本的把書名和頁數抄下。

書名	頁數
(1) KBSR 樂理練習	48
(2) ENGLISH 5A	70
(3) 道德教育	172
(4) ENGLISH LANGUAGE YEAR FIVE	255
(5) BAHASA MALAYSIA	70
(6) 數學	273
(7) 人文與環境	276
(8) TULISAN KURSIF	24
(9) PELAJARAN MUZIK TAHUN LIMA	190
(10) 華語字匯	60
(11) 華語	252
(12) 人文與環境填圖練習	47
(13) BAHASA MALAYSIA	66
(14) PELAJARAN BAHASA MALAYSIA TAHUN LIMA	235

05 造句三百個	39
06 華語註釋	59
07 造句三百個	40
08 人文與環境的活頁	5
09 KARANGAN	20

抄好了。

多少本？十九本。嘩，你的ENGLISH 和華語這麼厚啊！我唸FORM 5 還沒有這麼厚的書呢。了不起。

最重的也是這二本。

還有的練習簿呢？也去算一下多少本。

單晚螢就在紙上做草算，越算越驚。

是不是天天帶這麼多書去？

只有一、二本沒有。其他的都要帶的。

只有你這麼多？別人也是這樣？

是啊，有的人不怕老師，就是放在學校。

2176+25，2201。2201頁，還不算封面和封底也。
幾本練習簿？

二十八本。

一本幾面的？看一下。

有厚有薄。

哎。我的頭都痛死了。不算了，越算越心寒。

讀什麼鬼書。

單晚螢手掌一揉，紙就成一個圈，丟在桌下，她一

句話也不說的又拖着痛腳回到床上。

陽光已經移到向西的窗外，壁上的老叫鐘依然一個滴搭滴搭的響過。

● 章7

你的腳這麼了？

書包壓傷的。

真是假？

珍珠都沒這麼真。——喂，你去到怎樣了？看來精神蠻好的嘛。

別說了。我們很奇怪，是嗎？沒有講過話也會爭吵。

我不明白你。喂，把當時的情形說給我聽呀！你怎樣跟他說的？

辜梅老手勢，托一托眼鏡。她最近胖得真是恐怖。女人的煩惱又多加一項。

快說！

你這麼緊張做什麼？我說。

辜梅擺一擺手，單晚蜚洗耳恭聽。

我說，FORGET IT, AND LET US BE FRIEND AGAIN。我就是這樣。

辜梅把手輕輕的掃下來。

碰一下他的手，就走了。

然後呢？

沒有然後了。

—— GO TO HELL, YOU!

不然怎樣呢？他剛去打球回來，媽媽和弟弟又站在旁邊，我都不想再有誤會。

單晚螢氣得無話可說，她站起身來把積克揚一揚。

你真真令我失望。

我對男人完全沒有信心了，為什麼會這樣的？如果不是在學院里用那種眼神看我，跟我，我是不會這樣做的。

也許是真的是 Cheated By Your Own Feelings。
辜梅，我看你還是快快找人嫁掉算了。

我要嫁早就嫁了。

還嘴硬。

單晚螢很用力的蓋上眼皮。再張開。

你聽着，從今天起我再也不要聽你講你的故事，我聽都聽到會背了。如果你再說，我就會趕你走。

真有這麼嚴重啊？

騙你咩？我真想去看看那個男子。

去咯，很高大的。

又來了，喂！

單晚螢的音量果真提高，她的同情已滅絕，當失望攀上尖頂時。

好。不說了。說學校的事可以吧？

你那個校長，有什麼好說的？——你說吧，反正累的不是我。

辜梅縮回椅子上，卻又沉默下來。

怎麼不說了。

好像你聽過了。

說說看。

我學校的西馬老師真倒霉，校長很明顯的不喜歡他。唔？

總是找他麻煩呀！看了可憐他。

那你就該多安慰他了。

說的也是，為什麼派這麼多西馬老師過來。政府又要多付津貼給他們。

單晚螢很不以為然的看她一眼。

我們這邊都有很多人申請師訓都不會中，他們又過來，真是不公平。

辜梅一向來表現的不平神色出現了。

又怎樣？

臨教明年都沒有書教了，真可憐他們。

你的同情心真偉大。

單晚螢站着揮起她的手。

可是，除了妥協，你能怎樣？我最恨你們講這些。

因為不關心時事與政治。

錯！

單晚蜚頓腳。

你的嘴巴說到破了，不平的氣燒起了，又有什麼用？——我的觀念是，你一旦無法改變事實，你就得接受他。因為沒有人有犧牲的精神。說真的，我就沒有，因為我不做孤獨大俠。

單晚蜚。

辜梅也提高音量。

你是個頂自私的人。

是咩？小姐，別忘了，我雖然自私，但我可不把自私消化成不必要的煩惱。如果你不同意，O.K. 你去煩好了，看有那一個社團頒你代尤獎。

你幹嘛這麼大聲？

你不懂我。

是。

哼。

● 章8

看誰沒來了？

俞加希。

希望不是怕今天分考卷。

他一定怕打了。

單晚蜚揚一揚手上的考卷。

考得不合我的理想。華人哦，考華語都會考不及格，非打死不可。

她坐下。斜一斜頭瞄一眼小瓜們，臉上都是不自然的緊。

今天不打人。有三個一百，紅組有一個不上八十五分，藍組有二個不及格。

怎麼樣？考得還是不好哦。廖惠恩，四十五分而已，許會山二十二分。

嘩。

你知道這最後一張是多少嗎？

俞加希，五分！

五分哦，老師也沒話說了。——昨天下雨了嗎？課室那邊都是水。

昨晚下很大。

下課用抹布吸一下，知道嗎？這課室真糟，一下雨就進水了。

單晚螢開始講解試卷，她的目光停留在章淑才的臉上。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是我說了又再說的。章淑才，給大家看你的考卷。

唔，寫的字這麼糊塗。

是的，字寫得十分潦草。你們要謹慎一點，不要貪快，三十分鐘還不到就安安的坐在那邊說做好了，看看自己寫的字，像什麼鬼。我扣五分。

章淑才！給我坐好，衣領弄好，衣服塞好，你的人就像你的字一樣糟糕。一件事都做不好，還能做什麼事？——我說了要照顧自己，總是沒有做到，真氣死我。

跪！

● 章9

他喝下了第三口水時，急流將他冲下一個彎。書包已脫離了肩膀，沉下去了。

密集的樹和倒下的一棵樹的枝阻擋着他往下冲，在慌亂和極度的恐懼里，他揪緊一條伸出來的枝。

冷。

冷到手抖。

怕。

怕到一股水柱燒燒的瀉出來。

他握緊枝桠，一點一點的圈緊樹幹，爬上去，騎着，喘一口大氣。

水流得湍急，他已想不起是怎樣從窄窄的木橋上摔下來。河道雖然不闊，但在漲潮與下過雨之後就會形成一片的迷茫。

倒下的樹身滑滑的不好抓。他不敢看那打得樹身隨着水勢而搖動的濁水，他伏下身去，環緊樹身，爬，爬，爬回到岸邊。

這是一條陰森的小路，同學們都不走這一條，平日里有媽媽帶着，今早樹膠樹都濕了，他貪快而敢敢的自己走。

坐在岸邊，他驚得心頭是一片空白，衣服髒濕，緊緊的貼着身體，難受得緊。他坐着沒動，許久才明白過來是發生了什麼事，眼眶不禁發熱。他咬緊牙根，牙齒開始格格響。淚水涌下來的同時，他的哭聲淹住了沖激的河水聲。

老師，老師！

做什麼？

看俞加希！

做什麼？嚇死人了，這樣叫。

看俞加希！身體都濕了！

俞加希，哎喲，做什麼了你？

是跌下河嗎？

單晚螢急奔出去，將站在門外的俞加希拉進來，她抓住他的手，是一條冰棒般的冷。

是跌下河嗎？做什麼了？不會說話啦？

俞加希的嘴唇緊閉，只是干瞪着單晚螢。

說話呀！是冷壞了。你們誰有多餘衣服給他穿嗎？反正今天有體育。

老師，我有。

老師，我有。

一件就够了，快脫下濕衣。俞加希，是跌下河嗎？

俞加希動動嘴唇，握緊拳頭，十分困難的，十分僵硬的點一下頭。

真要命。做什麼這麼不小心？

她替他開了鈕扣，幫着他套上章淑才拿過來的衣服，皺着眉頭看着他。

俞加希本是黝黑的臉是一盤的灰白，髮根依然滴着水。

你們安靜點，老師上去跟校長講。俞加希，你坐下，老師等一下送你回。

單晚螢三級一步的奔上樓梯，鼻子里隱匿着唏唏的鼻涕，髮掠下眼眉，她乘機擦一下雙眼。

你的書包呢？

回到學校的途中，她才想起忘記了問俞加希。

微哀記

· 曾麗心

一向不守時的巴士忽然守時了。這麼早到校反而不知所措。教室里的同學寥寥無幾，三三兩兩的在談天。

佳雲打開書包，抽出歷史參考書。一個月前就說要考了，她遲至上個週末才開始溫習。一本馬來西亞歷史，由小學至中三至中五還是唸着，不膩也煩死人了。

「咦？這麼用功？真是天大的意外！」五月在她身旁坐下。

「反正閑着沒事。」。

「不是吧？你對老師的態度改變了呢！以前一提到江念青你就現白眼。怎麼？她教華文教得這麼好？把你的人也教好了？」

她臉上一紅，把歷史參考書合上了。

「我還是不喜歡她。管學生管得這麼嚴幹什麼？上課動都不許動一下！」五月說。

「她私底下對學生很好。」她分辯。

「得了！你以前罵她罵得最多！」五月不想跟她分辯，使出殺手鐮。

「英文報紙買了沒有？」她翻了翻五月放在桌上的文件夾。

「買了。忘了買還得了？那個老古董可不是好惹的！花了我四十五分，心疼死了！看又沒興趣看，真是白花錢了！只為了不被罰站！中五了呀！還罰人家站！真是把我們當成小學生！」

「你今天這麼多嘍囉。」她一隻手支着額，一隻手在桌面上畫着。畫來畫去都是一個字，中。

「我忘了你小姐改邪歸正了！」五月嘻嘻的一笑，離開位子找別人談天去了。

她重新打開歷史參考書，大略翻了翻。定下心想把獨立前的史實逐一拼成一個概念，一個完整的系統，卻發覺腦子一片空白。她上次辛苦得來的五十分看來是不保了。唸了一年多，那還是第一次及格。

有個人影掠過她身旁，走向後面的座位上去。

「仰中，借借你的歷史筆記！」她的聲音迫在他身後，急急的，像是他這一去就會跑了十萬八千里，聽也聽不到。

仰中點了點頭，把軟皮筆記簿丟給她。他是班上唯一不用硬皮練習簿的。

她剛要打開筆記簿，五月又旋風似的坐回她身旁。望着走出教室的仰中，神秘兮兮的低聲說：

「仰中真的和艾比走在一起呢！」

翻着筆記本的手停住了，掀開的封面從手指縫間滑了下去，筆記本合上了。她轉過頭，盯着五月那雙愛笑的眼睛，想從她的笑意中尋求真假。

「誰說的？」

「真的！剛剛還看見兩人有說有笑的走進校門」。

她聳了下肩，靠進椅背。忽然覺得五月太吱喳了。

第一節是英文課，班上圖書節。大家各自抽出帶來的報紙與雜誌閱讀。

她攤開五月幫她買的英文報，心不在焉的讀着。那英文字母扭曲成了阿拉伯文，費盡心機也看不懂。不過，她倒是靜靜的坐在那兒，沒有偷講話、偷遞紙條、偷做功課。

老古董走近來時，她挺直了腰，兩隻手按在報章上，十分努力的去讀那變了形的文字。他一走開，五月用手肘輕輕推了她一下，瞪得一聲輕笑，她引不起共鳴，頭也不回一下。

第二節是歷史。江念青還未踏入教室時，她把筆記本還給仰中。白借了。

「準備得怎樣？」仰中笑吟吟的問，一縷不聽話的頭髮垂在額角。

「這一次沒指望了！」她笑了，心情極之輕鬆。

沒時間再讓他說第二句話了，江念青已傲然的站在課室前。同學們都畢直的站了起來，說了聲早安。起立早安這一回事是視老師而定，能免的則免，不能免的則勉強，無法勉強的則乖乖就範。

起立早安過後，江念青開始在黑板上抄題目。總共只有一題題目而已。江念青這個人，套一句廣東人說的，唔得傾。

她屏住氣息的注視着黑板。題目終於出來了。是略述馬來亞由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七年的獨立程序。她傻住了。這麼大這麼廣的一個題目，叫她怎麼回答？苦思了一會，也不管那麼多了，一邊想一邊寫吧。能寫多少就寫多少，管它離題不離題。

先從日本人投降開始寫起吧。社會紛亂，英軍成立一個政府。什麼政府？哎，不管它，繼續寫下去。一九四六年，是的，一九四六年成立 MALAYAN UNION。性質呢？忘了，不寫。MALAYAN UNION 遭受拿督翁為首的馬來人反對。為什麼反對？對了，因為它剝削了馬來人的土著權利。然後呢？是巫統、馬華公會、印度國大黨的成立。什麼時候成立？記不起了。然後是一九五七年，東姑阿都拉曼到倫敦去和談。於是馬來亞爭取了獨立。

全文只寫了未滿一張的 FOOLSCALP 紙。洩氣！都說沒指望的了！

她偷偷的瞧了江念青一眼，她正靜靜的盯着自己。她心虛的垂下頭，裝着很用心的再把全文細讀一遍。

下課鈴聲一響，大家爭先恐後的交了卷子，一窩蜂的跑光了。她交上卷子時，江念青遞還給她週記本子。江念青改週記，每次總有一兩句評語，她急於知道江念青批了什麼評語，沒跟五月到食堂去。

攤開週記本，掠在眼前的是一行行紅色的字體，十分端正。

「在你現在的年級，無心向學的原因卻有二。一是功課上的耽憂，一是感情上的困擾。」

先說功課吧。你心慌，因為你已荒廢了一年半的學業。你荒廢學業，因為你好玩。從你的週記本里我知道你花了太多時間去點唱、交筆友、逛百貨公司、追看電視連續劇。如果你仍想把 SPM 考好，現在就得停止你所有的活動，專心唸書，並且上課多聽書，少講話。

再說感情方面吧。你說你上有父母疼愛，下與兄弟姐妹相處融洽。那麼家庭方面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唯一的問題是你在感情上自惹麻煩。」

她悚然一驚，汪念青怎麼知道：這是她心中的秘密，連五月都不知道。她覺得兩頰被火燙着了似的發燒。

「你沒有時間再在這上面自找煩惱了。接下來的半年，你必須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功課上。相戀並不費神，唯有單戀才令人魂不守舍。」

她「叭」的一聲合上週記本子，塞進書包里。江念青那可惡的老女人！難怪卅多歲了還嫁不出去！她根本不懂得什麼叫愛情！



江念青在表格上填下「未婚」兩個字時，茱莉湊過頭來看了一下：

「申請調職？」

「是呀！我大把青春都給了這間學校，還不走？七年了呀！總該讓我回到城里呼吸一下擁擠繁忙氣息！」她笑着說。「再不走，我可真要變成老姑婆了。」

「誰叫你眼界這麼高？」茱莉數落她，太熟悉了才

念青回頭看了下阿旺的背影，還是很熟悉，卻不真實。那兩年教了他許多中文字，全白費了，只記得一二三。說沒喜歡過阿旺是假的，但婚姻更現實。婚姻又不是把兩個相戀的人拴在一起就算大功告成了。

「尊如何？那天我看見他在翻你的漢語拼音字典，他懂不懂中文？」

「懂一點點，東拼西湊學來的。他可沒如何，你明白文化背景不同一向不在我考慮之中，所以少在同事之間興風作浪。」

佳雲蹲在地上，拿着圖書記錄簿，核對書架上的圖書。圖書上面大都堆積了一層薄薄的塵埃。她用手划了划，依稀留下淡淡的手指印。

「我打賭這些書買來後就沒有學生借過。」仰中說。他負責查核另一個書架上的現代文學書本。

佳雲隨手抽出書架上的一本「紅樓夢」，翻到最後一頁。果然借書日期頁上是一片空白。

「我沒說錯吧？」仰中湊過頭來，得意的一笑。「你讀了嗎？」

佳雲不自在的把書放回架子上，站了起來。她盯着也站了起來的仰中，挑戰的問：

「你為什麼不唸華文？小學時你華文比我好。」

「唸來幹什麼？我又不靠它吃飯。你看，中一時華文與圖畫選。圖畫又不用多學，而且可以輕易及格及考到好的學分。華文能嗎？就算及格，也只考到一個六、七或八。那可是花了三年的心血去苦讀文言文才換來的

啊！」

「江念青說文言文那一段佔總分數的極少部份吧了。」

「是啊，可是學校一年到頭都在唸文言文！」

「那是以前，我們現在可沒總是唸文言文。」

「好吧。不過，我還是覺得不值得。一個星期要花兩個下午到校唸華文，考試時要比別人多考一張。計在文憑里也不足輕重。何苦呢？」

「那你為什麼還跑來編書卡？」

「江念青叫的，沒有辦法。她說我字體漂亮。天知道她怎麼曉得我中文字寫得怎麼樣！」

佳雲在長桌的一角坐下，面對整排關緊了的玻璃窗。下午的陽光都被擋在玻璃外，感覺不到它的熾熱。她胸口有點發悶，掏出收在衣袋里的酸梅，放一粒進嘴里。待看仰中時，他已開始在一張書卡上龍飛鳳舞的寫了起來。

圖書室內另有幾個土著學生在編着國語與英語圖書的書卡。耳邊只有冷氣機一成不變的低吟聲。

她望着面前低頭的仰中。她和仰中雖然同學了這麼多年，卻只限於遠遠的觀望的交情。還是升上中五後，才有略略的交談。這個愛穿牛仔褲的男孩子可是因為他那瀟灑有型的身影而深深的吸引了她？昨天放學時，五月還對她說：

「仰中真是在追艾比！在鎮上常看到兩人坐在咖啡店裡。」

艾比的媽媽是伊班人。她只講伊班話，不會講客家

話。

但這又怎樣？用馬來話交談啊！愛情是沒有語言界限的。

她又沒有氣質。

她漂亮啊！一雙大眼睛水汪汪的。很少看到友族女孩這麼文靜的。

佳雲收回視線，專心在書卡上寫了起來。嘴里的酸梅好像特別酸。



清晨下了陣雨，空氣仍是悶悶濕濕的，透過雲層層的陽光微弱的展示它的魄力。

念青叫了盤炒粿條後，便坐下來，打開帶來的週記本子批改起來。一個人來食堂就有這個方便。等那馬來婦女炒粿條是謀殺時間。她寧願帶幾本作業簿來批改。

不想她剛批了半頁，程森也來了，他叫了盤炒麵。

「這麼努力啊？」一坐下來，他就侃侃的說。「什麼作業？」

「是週記。」她收起簿子。

「嘩，還寫週記？」他不以為意。「教華文可不簡單。」

「也沒什麼。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順便聯絡師生感情。」

「一班幾個學生？」

「沒超過廿位就是了。」

「其實唸華文有什麼用？當華文教師還得每天下午回校教書。會講會寫就可以了。」

粿條炒好了，端了上來。她加了點胡椒粉，拌勻。

「你會講，會寫嗎？」她問。程森年初才調來的，念青對他的情形不太了解。

「華文字太難寫了。這麼多筆劃，記都記不來。」

她低頭吃了幾口粿條，索然無味。

「有申請教育系嗎？」她問。程森教了幾年還是臨教一名。

「沒有馬來文優等，申請了也是白申請。」

「那還不趕快考？」她透露了一絲關心。

「以前一聽到要唸馬來文就逃到外國去。那里知道在外面轉了一趟回來，還是要面對這個問題。」他已吃完炒麵，把盤子一推，攤了攤手。

她聽了微微一笑。這是他講得最中聽的一句話。

「你以前在紐西蘭是唸那一系的？」

「會計。」

「現在居然教起地理來！」她笑，也推開盤子。

他做了無奈的表情，搶先付了賬。她也沒堅持。下次有機會可以請回他。

休息時間，茱莉伸長脖子湊過頭來，神秘兮兮的說：

「嗯，那個新來的教師原來也不老實。」

「誰？」她白了茱莉一眼。茱莉嘴邊的新聞從不中

斷。

「那個姓程的啊！」

她原本在喝茶，杯子停在嘴唇邊，下意識的掉過頭去望了眼坐在最後一排的程森。他正與身旁的一位年輕女教師談天。那女教師剛來代課一星期，好像叫什麼諾利達的。

「原來他常常到附近的長屋去。」茉莉眼底有抹輕蔑與笑意。或許她當成笑話講的成份多一點。

「是嗎？不可能吧？」以他的條件不怕找不到女朋友。她想。

「我也是聽老羅說的。兩人住在一起，應該不會造他的謠。」

她把杯子蓋回熱水瓶上，沒有了喝茶的興緻。整個人覺得有點慵懶。教書，有時真還覺得煩。

「老師。」

抬起頭來，是佳云站在她身後。稚氣的臉上掛滿了不安。

「這是我的週記。」

「我還以為你不交了！偷懶了一個月！」她兇了起來。

「對不起，老師。」

一溜烟的跑了。被說多一句，她眼角好像紅紅的。

念青把簿子摔在桌上。

「有交就是了，逼也沒用。」她想。

打開佳云的週記本，翻到她寫的最後一頁。上面簡短而端正的寫着：

「老師，我會好好唸書的。」

她頓時感到一股暖流流遍了全身。

辦公室里仍是那兩把上了年紀的風扇有氣沒力打着轉兒。但她已不再乎風扇的風打不到她身上來。



附 錄



附錄一

第七屆

組別

詩

散文

小說

第八屆

組別

詩

散文

小說

附錄一：得獎作品與評審員一覽表

第七屆（一九八七年）砂勝越星座常年文學獎

組 別	得獎作品	作 者	評 審 員
詩	山，他們俯耳說些什麼？	謝永就	蔡洪鐘、呂朝景 雷光中、陳 蝶
散文	我想寫篇童話	勉 之	李崗嶠、劉貴德 沈樹德、陳從耀
小說	奴英的抉擇	黃澤榮	葉 誰、何月雲 陳玉盛、許則文

第八屆（一九八八年）砂勝越星座常年文學獎

組 別	得獎作品	作 者	評 審 員
詩	水之七變	李 笙	蔡洪鐘、陳碧原 雷光中
散文	四月	梁 放	李崗嶠、沈觀仰 陳從耀
小說	踏在草尖上的腳	鞠藥如	葉 誰、黃澤榮 韓國華

附錄二：作品評語選輯

詩卷

作品

■ 山，他們俯耳說些什麼？

評語

- 詩人以旁觀的筆調，將濃烈的詩懷揉出這首詩。最後的漸入，「國事滿懷的」磅薄氣勢，是全詩的巨大震撼力。「這麼一樓風聲」，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這詩不只抒發私情，也激出了對國情的關懷。

（呂朝景）

- 詩中感嘆國勢，在滿佈謠言，愚昧烟燻中，唯「未破戒撒謊的山」有真摯的見證。

（雷光中）

- 雖不知這詩說些什麼，卻自然有些動人，晦澀得也頗莊嚴，教人似有所悟。（陳蝶）

■ 寺鐘曳鳴

- 有說禪的誠意，而沒有理出禪意的清明。（陳蝶）

■ 水之七變

- 水，在作者腦海千般激盪而成詩，寫出音階似的七音“騷動”，綿綿不斷，成為無止境之宏構。是水，終究非水，卻似在蠢蠢欲動，敢與一切搏鬥，而產生迥異的音響。

（蔡洪鐘）

- 難以連篇，令人思維凌亂。

（雷光中）

■ 我善飲酒的朋友

- 有一氣呵成之慨。

（雷光中）

■ 門前組音

- 有如四節音符般，響起樂聲，可令人感到其美，因此我說，每個組音均有詩人的巧思。

（呂朝景）

- 這就是所謂反樸歸真吧？殊不知此單調無創意的詩，實有一句可取：「樹下的一片心事」，扭轉了乾坤。（陳蝶）

■ 我將會漸漸失去呼吸

- 沉重的傷情，在詩人正確有力的借喻下，揭示出使人感受得出濃鬱流暢之傷情，是一種美麗的哀愁凝成的詩篇。

（呂朝景）

- 詩中遍佈出外人成長歲月的執著與迷亂，母親洗的被單竟嫌不乾淨，乃因歲月的洗禮。

（雷光中）

- 讀之，令人難以呼吸，不清不

楚要表達什麼呢？（陳蝶）

■ 鄉思

- 雖然還是和許多千篇一律引用些「舊」句的詩一樣，造作地以「古典況味」來入詩，但這首可以被原諒，偷竊了「古意」之後能够消化成自己的語言！（陳蝶）

■ 這島上的風雨早已歇了

- 這詩作內容既是紀實，字行間也喻示他的憤怒和隱痛，與平鋪直叙或憑想像堆疊美句之作不同，而格調用句仍保持現代詩的技巧。島上可有許多與他同遭遇者，不知有無同感，「把憤怒與不滿釘在臉上」，或者麻木至失去「人」的良知和感覺呢。（蔡洪鐘）

■ 魂語

- 讀之不禁生幽冥之感，幸在一道陽光之前中斷。魂兮歸來，仍在活着的身上「延續」一種悲劇。（蔡洪鐘）

■ 回家的路上

- 內容方面，「回家的路上」一篇較佳，唯用字遣詞未臻佳境。（雷光中）

■ 愛情：給斯

- 「一輩子的風濕」，妙哉斯言，卻嫌格局過於窄小。（陳蝶）

■ 伊甸新事

- 要表達人類的覺悟呢，這堪稱大手筆。雖然充滿詛咒和私慾

，充滿 blood pleasure，卻有著純潔的悔悟。題目已獲分數的一半。（陳蝶）

■我昨夜夢見

- 前兩段具音樂感，第三段則愈來愈趨平淡。（雷光中）

散文卷

■我想寫篇童話

- 善於以一枝靈動的筆寫物，出現筆下的小鳥，小獸……，皆是醞了情感和墨筆畫出，使人生出似曾相識的親切之感，引發我們思憶。題目尤引人入勝。（李崗嶠）

傳神：順暢，引人不捨中斷。
技巧：首段即破俗套，不用標點符號，以達到小孩叙說事件時，句子首尾難分的語氣。在諸篇入選作品中，不乏敘述年華易逝，理想難成的作品，惟有此篇不露痕跡，鉤劃出留念童真，捕捉理想的萬般無奈。
佳構：不直接說理，但「理」卻從字裡直逼讀者。世界果是無瑕美好的嗎？只有篇篇的童話！（劉貴德）。

■左手，右手

- 隱喻是該文優點，描繪人性劣根是該文重點。左右手都是長在自己身上，擯棄彼此的詐、斗、坦誠才是快樂，應是意旨

■ 四月

。段落分明，叙說達意，為文如此，已屬難求。（劉貴德）

- 感情成熟，內容鮮明，填的「死」與花草的「生」對照好，用「蘭子」來帶動開章的拓荒，有連貫性，有潛能！
（沈觀仰）

- 無矯揉造作，刻意修飾之弊病，順暢，清新。（李崗嶠）

■ 這種日子

- 篇中無閑句，句中少閑字，使讀者感覺意到筆不到的有餘不盡之味。（李崗嶠）

- 在瀟灑中道盡困境。不平鋪，不落巢臼，有別於一般的「寫實」規格，寓辛酸於灑脫文字，非高手難為，可以再讀。簡潔。（劉貴德）

■ 伊爹

- 行文流暢，內容充滿真摯的親情，深深感染讀者。
（沈樹德）

■ 心雲，答答出岫的……

- 將大地景象收諸懷抱。「抒寫暢心意，滂沛吐新詞」，清新可喜。（李崗嶠）

■ 紅塵散記

- 對人生際遇體驗描繪相當感人，遣詞用字頗見功力，可喜。
（李崗嶠）

■ 花之系列

- 文字比「四月」尤勝，對主題

有認識，讀來生動，以「人生」與「時空」來做背景，主角「花」反而成了配角。本來該取最高分，可惜結構不够簡練。（沈觀仰）

- 花襲人及蝶戀花，形容恰如其份，閱題知文，文如其題。意境超俗，恬淡出塵。（李崗嶠）

小說卷

■ 奴英的抉擇

- 時代的進展與傳統生活的衝突在作者筆下以悲劇收場。像奴英這樣果敢的勇士在現實生活中已不多見了。所以時代的進展是不是妖魔，奴英是不是有抉擇的必要都不復重要。作者構思謹嚴，用字嫺熟，使本文在幾篇小說中脫穎而出。

（葉誰）

- 是篇極有深度的作品。作者把時局融入小說中是時下潮流。全篇瀟灑著陰鬱的氣氛，採用「消極」作為一種「抗議」，有逼真的時局氣息。篇幅雖短，但不平鋪；結局不言明，但實已了然，讀後令人悽然，但針砭時局，意味深長，令人低徊。（何月雲）

■ 踏在草尖上的腳

- 這是一篇近似日記的小說。把一個鄉區女教師的日常生活呈現在讀者的眼前。作者對女主

角在工作與感情方面，以及人物行為的細膩描寫，只能用「栩栩如生」來形容。更重要的是作者始終沒有介入文中人物的思想。這是非常艱難的寫作技巧，結果是一篇罕見的寫實小說。（葉誰）

- 這應是篇好小說，枝節的紛雜粗糙和許多沒必要的贅言卻給人破懷感。它是篇被寫壞的作品，可惜！（黃澤榮）

■ 微哀記

- 同樣是以學校為背景，本文的重點是在教學，尤其是華文科目。文中主角女教師對教學工作的執着與熱愛躍然紙上。作者也以學生的立場對一些教育現象提出質問，言之有物。（葉誰）

附錄三： 星座常年文學獎簡章

- (一) 名稱：砂勝越星座詩社星座常年文學獎。
- (二) 宗旨：促進本地文化，鼓勵寫作人參與本州華文創作事業，提高本州華文寫作水準。
- (三) 獎金：總獎金一千元，分為下列四項：
 - (1) 詩 獎：獎金三百元及紀念盾一座。
 - (2) 散文獎：獎金三百元及紀念盾一座。
 - (3) 小說獎：獎金三百元及紀念盾一座。
 - (4) 踴躍獎：獎金一百元及紀念盾一座。
- (四) 參賽資格：
 - (1) 凡於每一年內發表於「星座詩社」所主持之文藝副刊的作品，為該年文學獎之當然參賽作品。
 - (2) 一名作者不能同時享有一項以上之獎金，不過，曾經獲得星座常年文學獎的作者，每年仍有資格參賽。
 - (3) 於該年內創作最熱忱及有一定水準者，將被推薦為「寫作踴躍獎」之得獎人。

- (4) 為保持一定之水準，在「寧缺勿濫」之原則下，本社有權懸缺文學獎中的任何項目。
- (5) 評選委員之作品，不得參選。
- (6) 星座詩社編輯與出版小組將負責從參賽作品中，錄取入選作品。凡作品入選之作者，本社將贈送紀念品一份，於文學獎頒獎禮上頒發。
- (7) 所有參賽作品之版權歸砂勝越星座詩社所有。
- (6) 評選：本社將特約專人進行評選工作。評選團評定為最後之評定。
- (6) 頒獎日期、時間、地點：將通過報章及專函另行通知。
- (7) 本簡章若有未盡善之處，本社得以增刪之。

文學的、藝術的、思想的



小熊星座是在馬來西亞的天空可以望見的星座之一。其尾端最燦爛的一顆星就是北斗星。

砂勝越星座詩社即以小熊星座為社徽的圖案設計，祈望這顆千百年來為迷途者指引方向的北斗星，能同樣的為在黑夜沙漠中探討摸索的文學寫作者，牽引出自己的道路。

1971年，砂勝越星座詩社在成立慶典上舉辦本州歷史性的現代詩展，把現代詩特有的意境與內涵訴諸於視覺。

1979年，再次主辦現代詩展，進一步尋求現代詩在本州的價值與認同。

1981年，我們設立了本州的第一個文學獎，鞏固了現代文學的價值觀。

1986年，砂勝越星座詩社肩負在詩的長途上探尋了十五年的重任，配合詩社禧年，以「走進穆思的心靈」為主題，主辦本州首次現代詩公開朗誦賽，打破了長久以來現代詩被指為晦澀與不能吟誦的玻璃框子，將現代詩的晶鑽抖出，訴諸於聽覺。

1989年，星座詩社舉行了一項題為「詩的演繹」的綜合性朗誦表演，以舞蹈、音樂、歌唱、圖畫、書法配合現代詩朗誦，進一步把文學立體化。

1991年，星座詩社為慶祝成立二十週年紀念，特別在十二月間推出「文學激盪」系列，期盼能激盪出更蓬勃的文學景象。

除此，砂勝越星座詩社也在1974及1981年主辦了全州性徵詩文賽、1981年籌辦古晉歷史性的文學週、1984年主辦盛大盆栽會，把「立體的畫，無字的詩」這棵中華藝術介紹及推廣到各階層。

砂勝越星座詩社先後在本州各報章負責主編的文藝副刊計有：前鋒日報的「星座」、世界早報的「創世紀」、「田」、砂勝越晚報的「協奏曲」、「魔笛」及「星座」等。

目前尚繼續刊行的有詩華週刊的「煙火」雙週刊及砂勝越晚報的「星座」雙週刊。每一年內發表於這兩個副刊的作品皆自動成為星座常年文學獎的參賽作品。每兩年的文學獎作品皆被編選成冊出版。



叢書

- 1 • 星座紀念刊 1
- 2 • 砂勝越現代詩選 • 李木香主編
- 3 • 星座紀念刊 2
- 4 • 悲喜劇 • 謝永就詩集 1
- 5 • 葉味 • 星座文學獎作品選集
• 陳碧原主編
- 6 • 站卡 • 謝永就詩集 2
- 7 • 遲水 • 星座文學獎作品選集
• 陳碧原主編
- 8 • 星籟 • 星座文學獎作品選集
• 林武聰主編
- 9 • 貓戀 • 鞠藥如小說集
- 10 • 塑像集 • 洪鐘詩集 II
- 11 • 石在 • 星座文學獎作品選集 4
• 林武聰主編



第一輯 叢書 11

石在

主編：林武聰

執行編輯：林國水

封面照片與設計：林國水

貼版：田惠蘭

出版：砂勝越星座詩社

The Sarawak Constellation
Poetical Society.

P. O. Box 1280,
93726 Kuching.

印刷：佳印

Best Press

43A, Central Road East, 93300 Kuching.

初版：一九九三年七月

版權所有